

第一天

秋高气爽，在宜人的山谷里树叶变成了各种颜色。小小的矿泉疗养镇看上去象是被裹在火焰里了。女人们在疗养地的林荫道上散步，她们停停走走，俯在水花四溅的喷泉边上。这是些没有孩子的女人，来这儿的目的是，希望能获得生育力。

这些病人中，也有少数男人，因为除了妇科的奇迹外，矿泉疗养地的治疗对于各种精神病症看来也是有益的。尽管如此，女人仍然要比男人多出九倍——对于象茹泽娜这样一个年轻的护士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恼怒的比例，意味着整天都得照料那些没有生育力的妇女们。

茹泽娜的故乡在这儿，在这儿的有好父母，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从这个尽是妇女的巢穴中逃出去。

星期一下午，快要轮到她下班的时候，还剩下要给最后几个肥胖的女病人裹上被子，并要微笑着让她们在床上躺下来。

“打个电话给他，怎么样？”茹泽娜的同事一齐鼓动她，一个大约三十五岁，长得很胖，另一个稍微年轻和消瘦些。

“唔，那倒是。”茹泽娜回答。

“不用担心。”年长点的护士再一次鼓劲她，并朝茹泽娜背后的更衣室瞅了一眼，那儿有职工们的存衣柜，小桌和电话。

“你打电话到他家里。”瘦点的护士刻薄地说，她们三人一齐笑起来。

一切宁静后，茹泽娜说：“我知道他那个排练场的号码，我往那儿给他打。”

这是一场令人心悸的谈话。当他一听出她的声音时，他就十分惊慌。

他一直害怕女人，但当他这样告诉她们时，她们却从不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信，宁愿认为，他的表白是一种骑士风度的幽默。

“你好吗？”他问。

“不太好。”

“怎么啦？”

“我们应该沟通一下。”她很忧伤地说。

这正是他预感到的那种悲哀的声调，很久以来，他一直对这类事情感到恐惧。

“好吧。”他轻轻地说说。

她又说了一遍，“我真的必须和你谈谈。”

“发生什么了？”

“我有了。”

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下，他虚弱地说：“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已经有六个星期了。”

他试图控制自己，“那种事有时是会有有的，不是因为我。”

“不，这次是真的。”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无论如何，这不是我的原因，肯定不是！”

她顿时火了，“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天哪！”

他怕她，怕使她发怒，“你听我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伤害你，为什么我要伤害你呢？我只是想说，这也许不是我的原因，因为我没有那样做，你用不着担心，这在生理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她轻描淡写地说，“原谅我打扰了你。”

“噢，不！”他赶忙说，生怕她会挂上电话，“你给我打电话是很对的！我自然乐意帮助你。当然，可以从长计议。”

“你说‘安排’是什么意思？”

为了告别的聚会

他顿时语塞，不敢说出它的真正含义，“哦，就是这个意思，安排！”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我决不会做那样的事，除非先把我杀掉。”

恐惧又攫住了他，但他立即设法反驳：“如果你不想听我的意见，干吗打电话给我？你是想同我商量一下这事呢？还是你已经下了决心？”

“我有事和你商量。”

“那么，好吧，我可以见你。”

“什么时候？”

“到时就知道了。”

“好吧。”

“现在，请保重。”

“你也保重。”

他挂上电话，回到舞台上，他的乐队正等着他回来重新排练。“先生们，到此为止。”他说。

她放下话筒，脸气得通红，克利马对这事反应刺痛了她，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如此忿恨了。

他们早在两个月前认识了，当时这位著名的小号手和他的乐队正在矿泉疗养地演出。音乐会后，人们特地为这些音乐家们举行了一场舞会，她也应邀参加了，在舞台上所有的女人中，小号手对她最表好感，一起共度了一夜。

那以后她再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她给他寄去两张明信片，亲热地向他问候，他却杳无音信。一次，她去首都参观时，往他的排练场打电话，一个男人接了，问了她的姓名，说他就去找克利马，几分钟后，他出现了，告诉她排练已经结束，小号手也走了。

她怀疑他是想躲避她，随着她逐渐察觉自己已经怀孕，她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越忿恨。

“他说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你能反驳他吗？生理上不可能！当这个孩子生出来时，我倒想知道他会说什么！”

她们赞同了。同那位著名的音乐家度过了一个难以言传的夜晚之后，第二天早晨，她把这事全都告诉了她的同事，这件事随即在水汽迷蒙的治疗室里传开来。从此以后，这个小号手就成了全体护士们的共同财富。他的肖像被张贴在集体宿舍的墙上，每当他的名字出现时，她们都要暗暗抿着嘴笑，仿佛他是一个知交。当这些护士们得知茹泽娜怀孕时，她们的内心都充满一种奇妙的快意，因为现在她们同他之间已有了一种有形的、持久的纽带，这种保证物已深深植入了茹泽娜的肚子里。

年长的护士拍拍茹泽娜的背，“喏，现在，夫人，镇静点。我给你看样东西。”她很快地翻动一期带有插图的杂志，“瞧，这儿！”在折好的一页上是一个年轻迷人、皮肤浅黑的女人照片，她舞姿翩，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

茹泽娜凝视着这张照片，试图从这张长方形的光滑的纸上看出她的命运。“她比我想象的年轻。”她悻悻地说。

“得了吧！”她的中年女友笑了，“这张照片是十年前照的！你知道，他俩岁数一样大，她比你老多了！”

在电话里同茹泽娜交谈时，克利马渐渐意识到她的话里有着多年来他一直害怕的那种厄运的声音。这倒不是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个倒楣的夜晚，他果真使茹泽娜怀了孕（相反，他肯定她的指控是假的），而是在他认识茹泽娜之前许多年，他等了好久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一个迷恋他的金发碧眼姑娘就曾经假装怀孕，想迫使他同她结婚。那天太可怕，最后他得了胃部痉挛症，整个人都萎了。打那以后，他明白了怀孕是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奏效的打击，是一种任何避雷针都无法躲避的雷电。电话里某种悲哀的声调预兆着风暴的来临（可不，当年那个坏消息也是首先

为了告别的聚会

在电话里打击了他)，自年轻时那场经历以来，虽然他在同女人们发生关系时并不缺乏热情，但随之而来的总是忧虑之感，每次发生了这样的关系后，他总是恐惧地等待着不幸的后果。理智一点，他想到由于他那近乎病态的小心，他便差堪自慰，灾难的可能性几乎是千分之一。但是，这种千分之一的偶然仍旧使他吓得够呛。

一次，他发现有个可供自由支配的晚上，便给一个已有两个月未见面的姑娘打电话。当她一听出他的声音，她就叫起来：“亲爱的，是你！我一直在盼望你来电话！你听我说！”她是那样迫切，喘不过气来。那种熟悉的、令人焦虑的阵痛又充塞了他的胸腔，他甚至从内心深处感到他的厄运已定。

不过，他还是迫切想弄清原委，于是冲口而出：“你干吗用这样悲惨的声调说话？”

“昨天我母亲去世了。”她回答说。

他松了口气，但他知道，这种可怕的时刻迟早还是会来临的。

“那好，快说！怎么了？”鼓手一个劲地询问终于使克利马清醒过来，他看着乐师们着急的面孔，于是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些小伙子们放下乐器，聚拢在他们的头儿周围。

十八岁的吉他手首先提出的建议较为激进，那种女人必须让她放乖一点，“让他去死吧，那不是你的孩子，你别扔他。无论如何，只要验一次血就足以马上证明那是谁的孩子。”

克利马反对说，验血无法证明，到最后那个女人的指控仍然站得住脚。

吉他手反驳道，实际上并非真要验什么血；对待那种姑娘，只要态度强硬，她就会识相，不再啰里啰嗦。一旦她知道被控的男人不是一个懦夫，她会自己花钱把那玩意儿弄掉的。“总之，如果她一意孤行，生下孩子，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誓同她睡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觉，那时，让他们去猜测到底谁是真正的父亲吧！”

但是克利马说：“我知道，你们会帮我，可到那时我早已急得要命了，遇到这种事，我就是世界上最胆小的人，我得尽快做到心中有数。”

众人都赞成。吉他手的办法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它显然不适于那种神经衰弱的男人，也不适于那种被女人死死缠住的名人。总而言之，大家都觉得还是不直接对抗好，说服这姑娘去堕胎最为明智。但应当用什么理由呢？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方案：

首先利用女人的同情心。按照这个方案，克利马要把她看作是最亲密的朋友，向她畅开心扉，倾诉衷肠，告诉她他的妻子患有重病，如果她知道另一个女人同她丈夫有了孩子，她的身心准会崩溃。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心理上，克利马都不能承受这样的灾难，他想获得护士的怜悯。

但是，有人对这点提出一条根本的反对意见：把这一策略完全建立在那个姑娘可能会有的软心肠上面，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它未经检验，毫无把握。如果她恰巧没有同情心，她将会以此作为武器，反过来对付他。由于让另一个女人知道了她极力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个父亲，这种屈辱会使她更加冷酷地继续干下去。

其次是有意抓住这姑娘的正常心理：克利马应当向她解释，他不能肯定这孩子确实是他的，这种怀疑将常驻心中，毕竟他与这个护士在一起只度过一个夜晚，他一点也不了解她，他一点也不知道她可能还有其他男朋友，诚然，他不会指责她的行为是蓄意欺骗，但是她肯定不能保证他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男人！即使她坚持这样说，克利马又怎么能相信无疑呢？有了后代，他的父亲老是疑惑是不是自己的，这难道是明智的吗？难道能期望克利马为了一个甚至不能确定是自己的孩子而抛弃他的妻子吗？没爹的孩子她是不会要的。

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种办法也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大提琴手（乐队里年龄最大的人）指出，指望一个姑娘的正常心理甚至比指望她的同情心还要愚蠢。合乎逻辑的说服在这里肯定达不到目的，而姑娘的心一定会因她的情人不信任而受到伤害。这只会增强她那哭哭啼啼的执拗，让她更加放肆。

第三个可行的计策是：克利马可以向怀孕的姑娘保证，他过去爱她，现在仍然爱她。他非但不能责备她存心欺骗，而且还要给予她大量信任和温存。他将答应一切，先离婚，向她暗示出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为了这个未来，他将要求她终止怀孕。他将解释说这不是他们生孩子的最佳时机，过早做父母将使他们失去婚姻幸福的最初几个美好年头。

这个方案缺乏前两条所具有的一个性质：理性。假若克利马这样迷恋那个护士，他为什么在过去两个月里完全不理她？但是，大提琴手坚持说，逻辑和爱情是两回事，当然，克利马要作出一些说得过去的解释。最后，大家都同意第三种方案可能一是最佳方案，因为它利用了整个风流韵事中唯一合理的一种因素——姑娘的爱情。

大家在剧院外面分手，吉他手一直陪着克利马回家，他是唯一反对采用这项方案的人。在他看来，这方案与乐队的头儿——他心中的英雄和偶像的身份太不相符。

“‘出去野混吧，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他引了一句尼采的话。他对这位哲学家的其它言论毫无所知。

“我的朋友，”克利马叹道，“十分不幸，手中有鞭子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女人。”

吉他手于是提出由他开车去疗养地，护士被骗到公路上，然后用车将她碾死。“没有人能证明这不是一次交通事故。”他说。

吉他手是乐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热爱克利马，克利马为他的话所感动，对他说：“你真可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吉他手越发热情地阐述他的计划，他的脸颊发红了。

“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这是行不通的。”克利马插了一句。

“别犹豫了。她不过是条母狗！”

“不行。你人很好，谢谢你。但是这是行不通的。”克利马说，于是告辞离去。

当他独处时，他默想着那个年轻人的计划和他拒绝的理由。倒不是因为他比吉他手更道德，而是因为他更胆怯。他惧怕被控是一个凶手，就象他惧怕被控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想象一辆汽车从茹泽娜身上碾过的情景。她躺在路上，血肉模糊。他感到一阵极度的轻松，但他意识到靠这种美妙的幻想来安慰自己是无济于事的，无论如何，他面临着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明天是他妻子的生日！

快六点了，商店正准备打烊。他冲进最近的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玫瑰花。他想到明天准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他必须装做同妻子心心相印，好好伺候她，陪着她笑，使她高兴，而实际上他却得老想着远处一个陌生女人隆起的肚子。他将谈笑风生，但是，他的心却会溜向远方，禁锢在另一个女人体内的黑暗深处。

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忍受在家中和妻子共度生日，他要提早见茹泽娜。

当然，这趟旅行不会是令人兴奋的，一想到遥远的疗养地，就好象有一种枯燥乏味的沙漠气息扑来，只有美国人在那，他在那儿不认识任何人。这个美国人给人留下一个蜗居乡间的富裕地主的印象。在那次倒楣的音乐会后，他在家接待他，盛宴款待他们。把所有漂亮的护士介绍给他们，因此，他对克利马和茹泽娜之间的关系也负有间接的责任。噢，真想再看到他，他曾如此热忱地款待过他！克利马抱着这个幻想，仿佛他的得救就全靠它了。处在象他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中，没有比另一个男人的深切理

解更令人镇静的了。

他回到排练厅，让看门人给茹泽娜挂通长途电话。很快地，他听到了她的声音。他告诉她将在明天去她那儿，他丝毫没有谈及她先前提到的那事。他的语气，就象他们是两个完全无忧无虑的情人。

他漫不经心地问道：“顺便问问，那个美国富翁还在那儿吗？”

“是的，他没走。”茹泽娜说。

他感到一阵宽慰，用更愉快的口气说他多么盼望见到她。“告诉我，你现在穿的什么衣服？”他问。

“干嘛？”

这是他的惯招，多年来他一直很成功地运用了它。“我想知道你的穿着打扮，好让你的形象浮现在我心里。”

“我的衣服是红色的。”

“我敢说红色对你很合适。”

“我也这样想。”

“那么，里面穿的是什么呢？”

她笑了。她们听到这个总会笑起来。

“你的内裤什么颜色？”

“也是红的。”

“我真想早点看见穿着这身衣服的你。”

他挂上电话。看来他已找到一种合适的语气跟她谈话。马上，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不能从心中抹掉茹泽娜这个问题，要企图保持和妻子只谈琐事，将可能使他感到非常紧张。他路过影剧院时，在售票窗口停下来，买了两张美国西部的电影票。

克利马夫人外表迷人，然而虚弱多病。她那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她不再唱歌，正是这种经历使她投入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怀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生病后，这个年轻美丽、习惯于被人崇拜的女人，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毫无乐趣，与世隔绝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她已经失去了的那个光辉的舞台世界有着天壤之别。

克利马同情她，看着她那悲伤的面容，他的心都碎了。他试图从自己那个迷醉的世界中走出来（穿过那些想象中的天壤距离），十分同情她。凯米蕾不久就发现她的悲伤具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打动人的力量。她默默地开始利用这一偶然发现的优势（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很频繁），总而言之，只有看到他在注视着她那痛苦的面容时，她才会有理由相信他的心不在其他女人身上。

这个美丽的妇人十分害怕其他女人，总是感到她们无处不在。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当克利马在门口问候她时，她知道怎样从他的声调中，甚至从他衣服的气味中察觉出她们。近来她在他书桌上发现一份撕坏的报纸，上面他用笔草草记下一个日期。自然，这可能包括各种约会，比如一次乐队排练，或同代理人的一次会晤。但是整整一个月，她除了在想那一天同克利马幽会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外，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整整一个月她都未曾睡过一次好觉。

倘若她对不可靠的女人世界如此恐惧，她难道不能在男人的世界中得到安慰吗？

这没有可能。嫉妒往往会使女人把狭窄的聚光投到一个男人身上，而所有其他男人都消失在漆黑一团的背景中，克利马夫人陶醉在这种痛苦的聚光中，她对世上所有男人都视而不见，只除了一个人：她的丈夫。

她听见钥匙在门上转动的声音，接着她丈夫出现在门口，拿了一束玫瑰在手里。

她起初感到一阵快活，但是立刻就产生了怀疑：他干吗现在就带花束来，明天不才是她的生日吗？发生了什么事？

为了告别的聚会

“你明天没空吗？”她问他。

当然，他在她生日前夕献玫瑰花，并非一定意味着他明天不回家，但是她太敏感，长期的警惕，无穷的猜忌，使她总能预先察觉丈夫的隐秘。每当克利马感觉到这种可怕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在暗中窥伺他，把他透视，他就觉得被一种无法抗拒的疲劳抓住。他恨这种眼光，他认为，如果他的婚姻受到什么威胁，那便是这种该死的、捉摸不定的眼光。他总是认为（怀着一种问心无愧的对立情绪），这是善意的谎言，那也是出于想爱护她，使她免受无谓的烦恼。他确信她是在自寻烦恼。

他看了一眼妻子，她脸上露出猜忌、忧郁和不祥的神情。他很想把花束往地上一扔，他忍耐着。他知道在未来的几天里，他的自制力还将经受更严峻的考验。

“你不介意我的花献早一点了吧？”他说。妻子注意到他语气里的怒气，她摇摇头，在花瓶里添水。

“该死的社会主义。”克利马说。

“你说什么？”

“我受不了，他们指望我们义务开音乐会，一点报酬都没有。每天都带来一些新的借口，今天是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明天是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后天又是庆祝某个要人的生日。如果我想把乐队维持住，就得虚与委曲。你不知道他们今天又给我套上了什么？”

“什么？”她无精打采地问。

“一个地方委员会的女人在排练时跑来，然后教训我们，什么是允许演奏的，什么是不允许演奏的，最后还想骗我们为共青团义务开音乐会。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明天，我还得去开一整天愚蠢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将喋喋不休地大谈音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一整天都泡汤了，当然，你的生日也被他们剥夺了！”

“我不相信他们会要你在那儿呆到晚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我想不会。但是你能想象我回家时会是什么心情。所以，我想让我们今天晚上，提前庆祝吧。”他握住妻子的手说。

“你真好。”克利马夫人说。克利马从她的嗓音里察觉到她压根儿不相信明天开会的故事。她没有勇气去查，因为她知道她的疑心会激怒他。但是，克利马早已不再相信她那做出来的深信不疑，无论他说谎还是讲真话，她疑神疑鬼，对此他无可奈何，他喃喃自语，仿佛他完全相信她信任他。而她（带着一种悲哀、恍惚的神情）也问一些关于明天开会的事，想证明，她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然后，她走进厨房，去准备晚餐。她把盐放多了。她喜欢烹饪，而且精于此道（生活还没有完全摧毁她，也没有使她放弃家庭主妇的责任）。克利马知道这顿饭没做好，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她心绪不宁。他似乎看见她的手在神经质地颤抖，他的心都痛了。他每吃一口饭，都象是在品尝她的眼泪和自己的罪孽。他知道凯米蕾正陷在猜忌的痛苦中，无法入睡。他想吻他，爱抚她，安慰她，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没有用处，因为她会察觉出这不是他的温存，而只是他内心有愧。

他们看电影去了。克利马看着银幕上的英雄，他正设法靠镇定自若来逃避各种阴谋。克利马重振信心，他觉得那个斗士就是自己，他感到要说服茹泽娜堕胎，将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战斗，这使他振作起来，他与那个自信的银幕英雄融为一体，由于他的运气和魅力，胜利属于他。

当后来他俩相挨着躺在大床上时，他仔细窥视她，她仰身躺着，头陷进枕头，下巴微侧翘起，发呆看天花板。她的身躯习惯性地绷得紧紧的（她总是使他想起绷紧的琴弦，有一次他对她说，她有一颗小提琴的灵魂）。他突然窥见了她那人的全部底蕴。的确，这种事时有发生（这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时刻）：她的一个简单的动作或姿势往往会忽然向他展露出她的全部外表以及内心

为了告别的聚会

的历史。对于克利马来说，这是一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时刻。这个女人在他还默默无闻时就爱上了他，对他毫无保留。她理解他的内心，他的全部思想，他可以和她谈阿姆斯特朗或者斯特拉夫斯基，谈无关紧要的琐事，或者严肃的问题。天底下，她比任何人都更亲近……他感到自己也不可能再活下去。他知道他愿意终其一生保护她，他可以为她出生入死。

但是，这种无边的爱浪一下子就消退了。因为他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他躺在凯米蕾身边，确信她是自己的最爱，但他却心不在焉，他抚摸着她的脸，却感到他们相隔很远很远。

第二天

已经9点了，一辆的漂亮白色小轿车停靠在疗养镇外的停车场（疗养镇内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门前的大街上，有一条栽着树木的狭长草坪，草坪的人行道铺着细沙，旁边的长椅漆着各种颜色。几幢楼房排在街旁，其中一幢是卡尔·马克思楼，茹泽娜的单身房间就在那里，小号手正是在那个房间度过了倒楣的两小时。在大街的另一边，正对着卡尔·马克思楼，矗立石泉疗养地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建筑的式样具有世纪末的风格，外面是灰色，大门上方镶嵌着一块很大的瓷砖。人们称它为里土满楼，是行政机关中唯一允许保持原名的楼房。

“巴特里弗先生还住在这儿吗？”克利马问看门人。经过同意后，他急忙沿着铺了红地毯的楼梯，上了二楼。一阵敲门。巴特里弗穿着睡衣出来迎接他。克利马有点困窘，他为自己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到来表示抱歉，巴特里弗插言，说：

“我亲爱的朋友，不必客气。在这样早的时刻又看见你，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

他抚着头，继续说：“在这个国家，人们不会欣赏早晨。闹钟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一切成为泡影，就象被斧头砍了一下。他们立刻使自己投入一种毫无乐趣的奔忙之中，请问这样一种不适宜的紧张的早晨，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象样的白天！那些每天早晨伴着他们恰当地称为‘闹钟’的一阵铃声开始生活的人，他们发生了什么呢？他们一天天变得习惯于紧张，不再快活了。相信我，人的性格是由他们的早晨决定的。”

巴特里弗把手放在克利马肩上，示意他坐在扶手椅里，他继续说：“我喜欢早晨那些闲散的时刻，就象一尊矗在桥头的美丽

为了告别的聚会

雕塑，我跨过它，晨昏反复，从梦中慢慢进入现实。在这一刻，我多么盼望一个奇迹！一个小小的奇迹，一次不期而遇。它将使我确信，我夜间的梦并没有随着黎明的到来而结束，睡梦中的冒险和白天的冒险之间无法分清楚。”

小号手瞧着巴特里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用手抚平灰色的头发。听着他那悦耳的嗓音，他辩出巴特里弗有着浓重的美国口音，他选择词有一种好听的、老式的音调，这可以理解，事实上他从未在自己祖辈的故土上生活过。他主要是从他的双亲那里学会他的母语的。

“你会相信吗，我的朋友？”他又说，带着信任的微笑倾向克利马。“在整个这地方，人们不了解我，甚至连那些护士们，她们虽然在其它方面很有礼貌，但是，当我试图说服她们在早餐时同我度过一个愉快的辰光时，她们很凶，以至我不得不把这样的时刻推迟到晚上，可这时我已经有点累了。”

他走到一张小桌旁，上面有一架电话。他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晨，”克利马说，“我坐车来。”

“你一定饿了，”巴特里弗说，他拿起话筒，要了两份早餐：“四个煮鸡蛋，奶酪，卷饼，牛奶，火腿，茶。”

在这同时，克利马打量着房间，一张大圆桌，几把椅子，一张扶手椅，镜子，两张长沙发，一个门通向洗澡间，另一个门通向邻室——他记得这是一间小小的卧室。正是在这儿，舒适而留暖的地方，开始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当这位美国富翁为乐队和护士们举行那场带来灾难的舞会时，他和他那醉醺醺的乐队伙伴们就坐在这儿。

巴特里弗说：“你对面那幅面你以前没见过。”

这时，小号手才注意到那幅画，上面画了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脑后有一个奇特的、淡蓝色的光圈，手中举着一支画笔和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色板。这幅画看上去不很熟练。但是小号手知道，越纯朴的事，实际上都是著名的手笔。

“谁画的？”

“我画的。”巴特里弗回答。

“你没告诉我们是画家。”克利马说。

“我喜欢画画。”

“那人是谁？”克利马继续追问。

“圣拉撒路。”

“可是，拉撒路肯定不是一个画家吧？”

“这不是圣经中的那个拉撒路，而是圣拉撒路，九世纪生活在君士坦丁的一个修道士，他是我的天神。”

“原来是这样。”小号手说。

“他很有个性，他不是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异教徒杀害。而是因为他热爱画画而被坏基督徒杀害的。你也许知道，在八世纪和九世，严厉的禁欲主义者控制了东正教会。他们不愿别人快乐。绘画和雕塑本身被视为有罪的享乐。提阿腓罗皇帝毁掉了成千上万张优美的画，并禁止我所敬仰的拉撒路画画，但是拉撒路明白，绘画是他赞美上帝的方式，因此拒绝服从，他被关进监狱里，严刑拷打，强迫他放弃画笔。但是上帝是仁慈的，他给了拉撒路力量，越打越强。”

“这故事太动人了。”小号手有礼貌地说。

“是的，不过，我相信你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看我的画，而是有更好的原因。”

这时，有人敲门。一个侍者托着一个大盘进来，他把盘子放在桌上，忙着为他们安放早餐的碗碟。

巴特里弗让小号手在桌边坐下，他说：“这早餐还可以，但它不会使我们的谈话分心。告诉我，你心里有什么事！”

于是，小号手一边吃饭，一边讲他的事。巴特里弗总是打断

他，提一些问题。

首先，克利马对茹泽娜的冷淡使巴特里弗感到困惑：为什么他不理会她的明信片，不接她电话，他假装不在那儿，为什么他不能表现出哪怕是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本来会给他们那个短暂的爱之夜，变得更加令人回味。

克利马承认这事他做得既不得体，也不聪明。但是，他一再声称他没有别的办法，和这个姑娘的任何进一步交往都是叫人受不了的。

巴特里弗不满意，“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引诱一个姑娘，那是很容易的，但是知道怎样离开她，那就需要成熟的男人才能做到的。”

“我同意，”小号手懊丧地承认，“但是，我对她的冷淡和难以克服的厌恶，远远超过了我的所有善意。”

“你不会是说，你是一个厌恶女性的人吧！”巴特里弗叫道。

“他们对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但是，你看来不象是这种人，你不象是一个阳痿患者，或是一个同性恋者。”

“的确，我的问题不是阳痿或同性恋，”克利马以一种忧郁的语调说，“我爱我的妻子，那是我性爱的秘密，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这样的表露十分令人感动，他们不再开口。过了一会儿，小号手继续说：“没有人理解这一点，特别是我妻子，她认为男人持久的爱情标志是他对其他女人缺乏兴趣，但那是瞎说，总是有一种什么东西驱使我接近别的女人，但是，只要我拥有她，一种有弹性的力量会突然又把我弹回到凯米蕾身边，有时我感到我追求这些女人，仅仅是为了弹回到妻子身边时那美妙的一瞬（这一瞬充满温柔、渴望和廉卑），随着每一次新的不忠，我反而越来越爱她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此，同茹泽娜发生关系，仅仅更加证明了你对妻子的坚定的爱。”

“确实如此，”小号手说，“令人回味无穷。茹泽娜乍一看很迷人，但她的魅力在两个小时内就完全消失了。一个男人不会被女人长期迷住，这有很大好处，他可以指望得体地离开她，很快回到自己的家中。”

“我亲爱的朋友，你简直是一个滥施爱情，不道德的典型。”

“我认为，对妻子的爱，是不改变的。”

“你错了，你对妻子过分的爱，并不能作为你无情无义的理由，而是你无情无义的根源。由于你的妻子就是你的一切，于是所有别的女人对你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另一方面看来，她们不过是妓女。但是，这是亵渎神明，是极不尊重上帝的造物。我的朋友，这样的爱是异端邪说。”

巴特里弗不喝了，从桌边站起来，走进洗澡间。克利马听见冲水的声音，接着传出巴特里弗的声音：“你们无权扼杀生命。”

克利马又想起那张头顶光圈的圣徒画像。他记得巴特里弗是一个天性快活、吃饭讲究的人，却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美国人也会有宗教信仰。他垂头丧气，担心巴特里弗会来一番说教，担心这块充满敌意的沙漠里，他那唯一的绿洲也会变成沙地。他不安地说道：“你也和那些人一样，把堕胎称为‘谋杀’吗？”

巴特里弗一声不吭，最后他从浴室里出来，换了一身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谋杀’这个词太有刽子手绞索的味道，”他说，“这不是我关心的。你知道，我相信生命是应该绝对承认的，这是十戒中最重要的一条。今天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我们对未来总是一无所知。我想说的是，对生命的绝对承认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承认，而婴儿正是不可预知的事物，这是他的本质，你不知道他会成为什么人，他对你将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你所以必须欢

为了告别的聚会

迎他的原因，否则，你的生命只有一半，就象一个蹩脚的游泳者，在海边的浅水中划水，而真正的大海却是始于深水的地方。”

小号手表示异议，不承认孩子是他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巴特里弗反驳说，“为了讨论起见，先作个假设，但是，你必须诚实地承认，要是你知道这孩子是你的，你仍会尽力去说服茹泽娜堕胎，为了你的妻子，和你那不道德的过分的夫妇之爱，肯定你的反应就是这样。”

“是的，我承认这一点，”小号手回答说，“我无论如何都会劝她去堕胎。”

巴特里弗靠在浴室的门上，笑了，“我理解你，我不打算改变你的意愿。我不再年轻了，不能从事于改变这个世界的工作，我已经对你谈了我的看法，用不着再说了，尽管你不顾我的劝告，我仍然是你的朋友，尽管我不赞成你，我仍将帮助你。”

小号手瞧着巴特里弗，他用一种善良睿智的先知的有力语调说完了最后几句话。他有股魔力。对克利马不言，巴特里弗所说的每句话，都可以用作布道，用作寓言和儆戒，用作某种现代福音书的一个重要章节。对他他是五体投地（我们记得他总是处于紧张的情绪中，而且容易夸大这种情绪）。

“我会尽力帮助你，”巴特里弗又说，“等一会儿，我们就去访问我的老朋友斯克雷托医生，他能解决。告诉我，你打算怎样解决茹泽娜那方面的问题，她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

这是他们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小号手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巴特里弗说：“这使我想起了在我放荡的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在码头上做工，有一个经常给我们送咖啡来的姑娘，她是一个少有的好心肠的姑娘，来者不拒，男人们通常用粗暴而不是用感激来报答这种善心。我是唯一看得起她，待她有礼的人，尽管我也是唯一没有跟她睡过觉的人。我的温文尔雅使她爱上了我，如果我不跟她睡觉，这将会使她感到痛苦的耻辱，我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作了，然而仅此一次。后来我对她解释，我会永远对她有一种精神上的爱，但是再发生肉体关系是不可能的，她忽然流着泪跑开了。当她在街上遇见我，她总是瞧着别处，她对别的男人益发招摇。两个月后，她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

“那么说，你也经历过这个。”

“我的朋友，”巴特里弗说，“难道你不觉得你的经历也是所有男人的经历吗？”

“你怎么办的？”

“我所做的正是你打算要做的，所不同的是，你试图装作爱茹泽娜，而我却对那个姑娘怀有真诚的爱。对我来说，她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姑娘，一个除了我谁都不会起侧隐之心的可怜人儿。她不想失去我，她没有办法，对于出自她那头脑简单的自私来说，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不能因此而对发怒。我这样告诉她：‘我非常清楚是别人使你怀孕的，但是，我知道你出此下策是因为你爱我，我要报答你的爱情，我不在乎这是谁的孩子，如果这是你的愿望，我愿跟你结婚。’”

“你疯了！”

“也许吧，但总比你故意欺骗更有效果。我向她再三保证，我非常喜欢她，对于跟她结婚，对于孩子及其一切，都是认真的。最后，这个小妓女哭了，承认也骗了我。她说，我的善良使她感到她配不上我，她太丑陋了。”

小号手沉默了，巴特里弗又说：“我希望这故事能对你起到一种寓言的目的，不要试图假装爱茹泽娜，而是要真诚地爱她，同情她，甚至在她欺骗你时，也要看到她的骗局乃是她的爱情的手段。我相信她不可能抵御你的善良的力量，她自己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不会伤害你。”

巴特里弗的话给小号手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当他脑海里生动地浮现出茹泽娜的形象时，他认识到巴特里弗所指出的爱的

途径在他是太难了，这是圣徒的道路，普通人没法作。

茹泽娜坐在宽敞的治疗室里的一张桌子后面，那些接受各种疗程的女人们，乘凉休息。她正在查看两个新来病人的治疗卡，在卡上写下当天的日期，发给病人衣帽柜钥匙、毛巾和长长的白被单。然后，看了时间后，朝大厅后部的浴池走去（铺着瓷砖的大厅里蒙着温暖的水汽，她裸着身子，只在外面罩着一件白大褂），二十几个光着身子的女人在用作治疗的浴池中泼起水花。她叫着其中三个人的名字，通知她们，规定的沐浴时间已经结束。女人们顺从地爬出浴池，摇晃着她们沉甸甸、湿漉漉的乳房，跟在茹泽娜后面匆匆离开。她领着她们到前面的治疗室，让她们躺在空床上，一一照顾她们：把被单裹在她们身上，用被单角擦拭病人的眼睛，最后拉过温暖的毯子盖住她们。她们对她笑了一下，但茹泽娜却一点也笑不起来。

生在这样一个小镇里是不幸的，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女人拥进这个小镇，却几乎没有一个年轻的男人光顾。如果一个女人打算一辈子住在这儿，等她 15 岁时，她也许已经完全看清了生活可能展示给她的全部恋爱前景。至于移居别处——茹泽娜工作的疗养地根本不愿放走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她的父母对任何可能迁徙的暗示也都会勃然动怒。因此，即使茹泽娜对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但她对病人恰恰没有多少感情，这情有可原，她的态度出于以下三种原因：

嫉妒：到这个疗养地来的女人们，她们来自丈夫和情人的怀抱，来自一个绚烂多彩的世界。茹泽娜相信这个世界给了人们千百个焕发青春美丽的机会，而她却想都不敢想，尽管她比她的大多数病人有着更好看的胸脯，更修长的腿，和更漂亮的容貌。

除嫉妒外，还有烦躁：那些女人来到这儿，她们都有着丰富多彩过去，而她却困在这里，无过去可言。一年又一年，她的命运毫无变化。在这个一成不变，枯燥无味的小镇里，她将度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的一生，这使她感到恐惧，虽然她还年轻，但她却时常心事重重，想到在她有机会开始生活之前，她的生命也许就已结束。

第三，她对女人成堆的地方本能地感到厌恶，她们在一起会削弱单个女人本身的价值。她周围充斥着过多的令人压抑的女人胸脯，这种充斥甚至使一个象她这样好看的胸脯也失去了价值。

她面带烦恼，照顾完所有的客人，这时，那个瘦精精的同事把头伸进房间来，叫道：“电话！”

她显得异常兴奋，茹泽娜顿时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了，当她拿起话筒时，脸上一阵发红。

克利马向她问候，并且问她什么时候有空。

“我的工作要到三点钟才能做完，”她回答，“我们大约四点钟能见面。”

然后，她们讨论了一下最合适的会面地点，茹泽娜提议在镇上最大的饭馆，那儿整天营业。那个瘦瘦的同事紧挨着茹泽娜，盯着她的嘴巴，赞同地点点头。小号手却说他宁愿在别处与她会面，这样她们可以单独在一起，他提议坐他的车到郊外去。

“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开车到哪儿去呢？”茹泽娜问。

“至少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

“如果你为我感到羞耻，你本来可以待在家里。”茹泽娜说。她的朋友有力地点点头。

“你误会了，”克利马说，“那好吧，四点钟我在饭馆门前等你。”

“好极了，”茹泽娜挂上电话后，那个瘦护士说，“他想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和你会面，你得相反去做。”

茹泽娜对这次会晤感到激动和紧张，她已不大记得克利马的样子了，他会怎样微笑？他的举止又是怎样的？她和他的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邂逅，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回忆。她的同事们热切地向她打听过这位有名的小号手，她们很好奇：他都说了什么

为了告别的聚会

话，他没穿衣服时是什么样子，以及他怎样做爱。但是，她不能确切地告诉她们什么，只是不断地重复说，恍如一场梦。

这倒不是一个陈词滥调，那个同她在床上度过了两个钟头的男人，就象一幅广告上的画忽然有了生命，变成一个有形、有热气、有重量的实体，最后又溶进一幅平面无色的画中，重叠成千百张复制品，越发抽象。

是的，他使她感到困惑。他突然出现，转瞬又消失了，给她留下一个对于他的完美的不自在的感觉。她不能抓住一点具体的细节，使他下降而变得更为亲近。只要他还离得很远，她就充满坚决的决心，然而，由于感到他的临近，她怯场了。

“祝你走运！”瘦护士说，“祝福你！”

克利马与茹泽娜通了电话后，巴特里弗挽着他的胳膊，引他去马克思楼，斯克雷托医生的诊所和住处就在那里。几个女人正坐在候诊室里。巴特里弗径直朝诊疗室走去，在门上短促地敲了四下。过了片刻，一个高高的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出来，他的眼镜架在非常突出的鼻梁上。“请稍候。”他对候诊室的女人们说，然后引着两个客人上楼，到二楼他的住所去。

“你好，我们的艺术家，”安顿好后，那人向小号手问候，“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举办一次音乐会？”

“我不会一这儿再开音乐会了，”克利马回答，“这地方使我倒透了霉。”

巴特里弗向医生讲了小号手的困境。克利马说：“我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首先，我很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怀了孕。也许她的那个只是来迟了一点，要不然，也许她是在作弄我，这种事我以前已遇到过一次，当时也是一个金发姑娘。”

“别黄金发女人。”斯克雷托医生说。

“你说得对，”克利马同意道，“金发女人是我的祸水。斯克雷托医生，你不知道，这是一次恶梦。我一直敦促她去做一次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验，可是，在怀孕的早期阶段，体检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所以我就想要他们做一次妊娠试验，他们把女人尿液注入老鼠体内——”

“而如果这只老鼠的卵巢开始排卵，这位女士就是有了孩子。”斯克雷托突然插话。

“她带上一小瓶晨尿样品，我们一起去，正当我们到了门诊所时，她忽然把瓶子失手落在人行道上，我猛扑向这些玻璃碎片，仿佛它们是圣杯，试图救出几滴珍贵的尿液。她是故意这样做的，她完全明白她没有怀孕，她想刺激我。”

“典型的金发女人的行径。”斯克雷托医生注重实际地说。

“你认为那些金发女人与褐发女人的行径不同吗？”巴特里弗问，他显然对斯克雷托关于女人的看法不同意。

“当然，”斯克雷托回答，“浅色和深色代表两类完全不同性格的人。褐发意味着男人气概，勇敢，直率，主动精神，而金发则象征着女人气质、温柔、服从。一个金发女人实在算得上两个女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公主必须是金发，而女人们——为了媚力无穷——总把她们的头发染成金色，而绝不染成褐色。”

“我倒想知道染料怎样对人的心灵产生影响。”巴特里弗说。

“这与染料无关。一个金发女人，不管那是真的还是染的，都会下意识地使自己的性格与头发相适合。她极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脆弱的人，一个玩偶，一个公主，她需要礼貌、温存、殷勤、赞美，她不能对自己做任何事情，表面上温柔可爱，内心丑陋不堪。如果褐发成为时髦，整个世界将会更加令人愉快，那将是人们曾想得到的最有益的社会改革。”

“那么，我上当了。”克利马说，认为他话里有话。

“不，前天我已对她作过检查，她怀孕是真的。”斯克雷托医生回答。

巴特里弗注意到小号手脸色苍白，便说：“医生，我相信你

是流产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对吗？”

“是的，”斯克雷托说，“在我们的朋友完全垮掉之前，这是不能再拖了。我知道在这个国家，要得到合法的流产是一件麻烦事。”

“相当棘手，”斯克雷托同意，“委员会里有两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她们来自基层，可是她们却很乖戾，她们仇恨所有到我们这儿来的女人。世界上最厌恶女人的是谁？是女人！不是男人——甚至也不是克利马先生，虽然他已经两次遭到要求承认父亲身份的讹诈——就我看来，没有一个男人象女人那样怨恨她们的同胞。你认为她们为什么要追逐我们男人？仅仅是为了伤害和羞辱她们的姐妹。上帝在女人心中播下彼此的厌恶，他想兴风作浪。”

“我要原谅你刚才说的话，但只是因为时间很紧，我们的朋友需要帮助，”巴特里弗说，“就我所知，你在那个委员会里有决定权，那些爱唠叨的女人都听你的话。”

“我可以决定，这是事实，”斯克雷托反驳道，“尽管如此，我还是老早就想甩掉这一切。这简直是浪费时间，而且在这上面挣不到一个钱。告诉我，大艺术家，开一个音乐会能赚多少？”

克利马说出的数字，使医生呆住了，“我常想知道，作为一个业余的音乐家，我是否也能挣一些很容易的外快。你知道，我的鼓很不错。”

“你会敲鼓？”克利马问，很感兴趣。

“可不，在我们的俱乐部里，有一架钢琴和一套鼓，没事儿时我常到那里去练习敲鼓。”

“太出乎意料了！”小号手叫道，很高兴有一个恭维医生的机会。

“问题是这一带没有人能组成一个合作的爵士乐队，只有药剂师的钢琴还弹得可以，我们在一起玩得挺不错。听着，我有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主意！”他顿了一下，“当茹泽娜与委员会约见时……”

“希望她会来！”克利马叹道。

斯克雷托医生摇摇他的胳膊，“别担心，她们都会出场的。不过，委员会也要求父亲到场，这样，你们一块来，但你用不着仅仅为了这种无聊的事再跑一趟，我建议你提前一天来——也就是这个星期四——我们在那天晚上安排一场音乐会，有小号、钢琴和一套鼓，Tresfaciuntorkestrum（拉丁语：三人组成乐队——译者注）。海报上有你的名字，音乐厅里肯定会座无虚席。主意不错吧？”

克利马一直带着近乎狂热的赤诚维护他那演出的专业水平，假若是在前一天，他会否认这一切，然而，他现在除了对某一个护士的生殖器官感兴趣外，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他以一种适度的热情响应了医生的建议：“太棒了！”

“是吗？你真的喜欢这个想法？”

“当然。”

斯克雷托转向巴特里弗，“那么，你认为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只是担心时间的安排——两天不允许你们有充分的准备。”

作为回答，斯克雷托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他拨了一个号码，但是没有人接。“首先要办的事是海报，说干就干，但我们的秘书象是出去吃午饭了，”他说，“借用俱乐部大厅没有问题，公众教育会在星期四要主办一次有关酗酒的讲演，由我的一个同事在那天晚上演说，但他会非常乐意托病取消它。当然，你得在中午前后到达这里，好让我们有时间排练一下，太麻烦了？”

“恰恰相反，”克利马回答，“这主意很好，我们需要一道做点准备。”

“这正是我想的，”斯克雷托说，“让我们准备一场轰动的演出，来几个象‘圣路易的布鲁士’，‘当圣徒们……’这样受欢迎

为了告别的聚会

的节目。我还练习了几道独奏曲，我真希望你会喜欢它们。顺便问问，你今天下午打算做什么？也许我们可以来试奏一下。”“很不凑巧，今天下午我得同茹泽娜谈一次话，说服她堕胎。”

斯克雷托挥挥手臂，“别理她，她会同意的，一切有我在。”

“即便这样，斯克雷托医生，”克利马征求道，“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还是把这事留到星期四再说吧。”

巴特里弗支持克利马：“还是选星期四吧，今天几乎不能指望我们的朋友把他的心放在音乐上。另外，我相信他也没有把乐器带来。”

“你说得对。”斯克雷托附和着。于是领着两个客人到街道对面的一家饭馆去。然而，斯克雷托的护士赶上他们，用一种急迫的声调，要求医生回诊所去。斯克雷托只得道歉，然后让随护士回去，照料他那些不育的病人去了。

茹泽娜大约半年前搬进卡尔·马克思楼，在此之前，他们一家住在小村里。在这六个月里，她渐渐明白，独立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梦寐以求的奇遇和满足。

这会儿，她下班回家，诧异地发现父亲安坐在她起居间的沙发里，这惹火她了。他来的太不是时候，她正急着要把自己尽量打扮得更更有魅力，梳理好头发，选择一件合适的衣服。

“你来有事么？”她烦恼地问。她对看门人很生气，他和她父亲十分亲密，似乎总是在她不在家时让她父亲进来。

“我们有活动，”她的父亲说，“这会儿我先休息一下。”

他是市民文明秩序团的成员，疗养地的医务人员老是嘲笑这些六、七十岁佩带臂章的勇士们，装模作样，爱管闲事。茹泽娜很为她父亲卷进这样的团体活动感去羞耻。

“我不懂你干吗要干这些无聊的事。”她抱怨道。

“你知道吗，你的父亲从来没有虚度过一天，将来也决不会。我们这些老头子仍然能教给你们年轻人一些东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茹泽娜决定随他去唠叨，开始打扮。她打开衣柜。

“是吗？哪些东西呢？”

“你会吓一跳。就拿疗养地来说：它举世闻名，有可能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但瞧瞧它现在又脏又乱的样子！孩子们在草坪上到处乱跑……”

“那又如何？”茹泽娜叹道，继续翻检她的衣服，但没有一件使她满意。

“这些小家伙够坏的了，可那些狗更坏！法律上有一条，应该用皮带把狗拴住，套上口络，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下一次，你好好地瞧一瞧那个公园！实在不象话！”

茹泽娜抽出一件衣裙，开始在半开着的衣柜门背后试换。

“那些杂种狗到处乱撒屎尿！甚至撒在玩具沙箱里面！你想想一个孩子在沙里玩耍，把饼干掉在这样的臭东西上！这儿病菌太多，过来！”茹泽娜的父亲指着窗外，“瞧瞧！我马上就能数出四条狗，在公园里乱跑。”

茹泽娜穿好衣裙，走到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面，仔细审视自己。镜子很小，她只能看到自己的腰部。

“我看你对我讲的不感兴趣。”她的父亲说。

“不，我很感兴趣。”茹泽娜回答，踮着脚从镜子前慢慢后退，以便看到衣裙在她腿上产生的效果。“别生我的气，爸爸，一会儿我得去见一个人，我现在没空。”

“依我看，唯一合法的狗是警犬和猎狗，”她的父亲说，“但我不懂人们干吗总想在家里养一条狗，很快地，女人们就会停止养小孩，而是整天推着装满卷毛狗的婴儿车！”

茹泽娜对镜子里反映出来的形象不满意，她转身回到衣柜前，开始另找一件衣裙。

“我们决定，可以在公寓里养狗，但必须首先在房客会议上

为了告别的聚会

提出来，并且要没有一个房客反对才行。我们也建议要提高养狗执照的手续费。”

“我但愿有你的烦恼。”茹泽娜说。她想到不必再住在家里太好了，从孩提起，她的父亲就用喋喋不休的说教和训诫折磨她的神经。她渴望着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都讲不同的语言。

“用不着说讽刺话。狗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不只是我的看法，也是我们国家一些最高领导人的看法，我想他们是忘了请教你的高见。自然罗，你们教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选择漂亮的衣裙。”他补充说，注意到他的女儿又躲到衣柜背后去换另一件衣服了。

“我的衣服永远是一件。”她锐声说，再一次在镜子前舒展身躯。这一次她仍然不太满意，但是，对自己样子的满意，渐渐变成一种挑衅的心情。想到小号手将看见她穿着一件廉价和不漂亮的衣裙，不管他喜欢与否，这都给了她一种恶意的满足。

“这与卫生有关，”她的父亲继续说，“只要人行道上尽是狗屎，我们的城市决不会清洁，这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人们对一群蠢狗牢骚满腹，正说明这现象是不对的。”

某种茹泽娜没有料到：她的挑衅心情正在微妙而神秘地与父亲的愤慨发生共鸣。她不再对他感到那样强烈的厌恶，刚好截然相及，她下意识地用他的气话来加强自己的挑衅情绪。

“我们家里从来不养狗，所以没料到。”他说。

她继续照镜子，因为怀孕而感到一种新的力量在她的内部生长。即使她不喜欢自己的外貌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是小号手仍然要开车来看她，低声下气地恳求她见面。事实上（她瞧了一下手表）他很有耐心。

“我们会把事情整顿好的，等着瞧吧！”她的父亲笑道。她温和地、差不多带着微笑地回答说：

“上帝保佑，爸爸。不过，我的时间来不及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一道下楼，在卡尔·马克思楼的大门口道了再见。茹泽娜慢慢朝饭馆走去。

克利马一直不能与一个著名的受人欢迎的艺术家的角色完全一致。在他目前的个人烦恼中，他的社会名声尤其显得麻烦。当他一走进饭馆，看见他的画像正从上次音乐会留下的一张海报上朝下凝视，一种说不出的忧虑就攫住了他。他把茹泽娜引进餐室，不安地瞧瞧周围，怕被人认出。他害怕他们的眼光，似乎他在被审查一样，他不能再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姿势。他感到几个好奇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他试图不理睬他们，瞅准了后面的一张桌子走去，那儿有一个大窗子，欣赏风景。

他们一坐下来，他就朝茹泽娜微笑，抚摸她的手臂，并说她的衣裙穿是很合适。她礼貌地谦让，而他则殷勤地坚持，试图延长关于她的魅力的话题。他告诉她，她的容貌让他感到惊奇，这两个月他一直在想她，而他对她外貌的想象远远不如她本人。他说，即使他怀着激情和爱想念她，她十分可爱。

茹泽娜反驳说，小号手在两个月里全然不理睬她，这是非常奇怪的，虽然不是真心话。

他对这种反驳已有充分的准备，他深深地发出一声叹息，告诉这姑娘，她不可能知道这两个月里他遭受了多大的痛苦。她要求他解释，但他说他宁愿不去细述这些伤心的事，只是说他是一次可怕的忘恩负义的受害者，他忽然发现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孤立无援，没有一个朋友。

他担心茹泽娜会逼他进一步细述他的痛苦，而他也许会很容易陷入自己的谎话中纠缠不清。然而，他想太多了，茹泽娜听得很热心，并且很高兴听到了一个对于克利马两个月沉默的解释，但她并不在乎他的“不幸”，他发现，他们都很忧郁。

“我老是想到你，我本来是愿意帮助你的。”她说。

“我是这样厌恶这个世界，我只想与世隔绝。阴郁的人不会

有好交际。”

“我也很孤独、悲伤。”

他抚摸着她的手，“我明白。”

“很久我就知道，我们快要有一个孩子了，你对我不理不睬。我无论如何要生下这个孩子，不管怎样，即使你不来，即使你决不想再看见我。我对自己说，即使我被完全抛弃，至少我还有你的孩子，我决不打掉他，决不……”

克利马顿时十分惊慌。

幸亏，懒散地拖着脚步在桌子之间走的服务员，这时来到跟前。要他们点菜。

“一杯白兰地，”小号手轻声说，随即又改口，“来两杯白兰地。”

没有理他。

茹泽娜压低声音说：“我不堕胎，没有什么能阻拦我。”

他终于恢复了镇静，“不要这样说，你毕竟不是唯一的当事人，孩子不只是女人的事，这是双方的事，我们必须共同处理好这事，否则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他一说完，他就意识到他刚才已经间接承认了，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同茹泽娜的全部谈话都得以这一假定为基础。他依计行事，这是预先反复斟酌过的一个让步，尽管如此，克利马还是被自己的话吓住了。

服务员端着两杯白兰地回来，“您是克利马先生，小号演奏家。”他说。

“是的。”

“你被厨娘们认出了，那海报上是你！”

“是的。”

“我听说，你是所有十二岁到七十岁的姑娘们崇拜的对象，”服务员说，他转向茹泽娜：“那些女人们都嫉妒得要命，他们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扼了你的眼珠！”当他回厨房去时，他几次回过头来，露出粗俗放肆的笑容。

茹泽娜重新说：“我决不会让他们把孩子打掉，总有一天，这孩子也会使你感到幸福的。我不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千万不要以这我会烦扰你，别再担忧了，这是我的事，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完全留给我。”

没有比这种一再保证更令男人紧张的了，克利马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迅速消退，他已完全不抱任何挽回的希望，于是陷入了沉默。茹泽娜最后的话在这沉寂中发出回声，具有讽刺的意味。

然而，他随即想到他的妻子，意识到他决不能投降。他把手滑过大理石桌面，触到茹泽娜的手，他抓住她的手指，说：“我们把这孩子忘掉一会儿吧，不管怎样，这不是主要的事，你认为我们两个没别的事可谈吗？我不单为了孩子？”

茹泽娜耸耸肩膀。

“你不知道我多么想念你。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相识的时间这样短，但是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

他停了一下。茹泽娜说：“整整两个月你没有写一个字来！我给你写了两封信！”

“消消气，亲爱的，”小号手说，“我故意没有给你回信，我害怕我内心风暴般的感情，我极力抗拒爱情的袭来。我想写封长信给你，事实上，我涂了一张又一张纸，但是，后来我把它们都扔掉了。我以前从未像这样爱过，这使我感到恐惧。而且这中间还有其它原因，我干嘛不承认呢？我想要弄清楚我的感情是真实的，而不是中了魔法，它会来得迅速，也去的迅速。我对自己说：如果到月底我仍然这样深深地爱着，那么，我坚信有这回事，而不是幻觉。”

茹泽娜轻声说：“那你现在怎么想？它仅仅是一个幻觉吗？”

茹泽娜刚说完这话，小号手更得寸进尺。于是他继续握住姑

为了告别的聚会

娘的手，越来越放心地说个不停。他说，此刻坐在这儿瞧着她，他觉得没必要再考验他的感情，他心中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了。谈论那孩子毫无意义，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茹泽娜，而不是她的孩子。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只不过是把他召到茹泽娜身边。这就是那孩子的真正意义。的确，她怀的孩子使他来到疗养地，证明他对她的爱，为了这个原因（他举起白兰地酒杯）他现在要为此孩子的健康干杯。

突然，他又感到恐惧不安，由于他措词热情，竟说出这样该死的祝酒辞。然而已经太迟了，才刚说完，茹泽娜就举起她的酒杯，轻声说：“是的——为了我们的孩子！”然后呷了一口白兰地。

小号手试图用滔滔不绝的话掩饰这个不适宜的祝酒，他再次表明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茹泽娜。

她说她相信在那个大城市里，他有很多追求者。

他反驳说他对她们的傲慢和狡狴已经腻了。她们摆臭架子，而茹泽娜才是真正的女神。他不想与她天各一方，难道她不能迁到首都来吗？

她说她是自愿的，但在城里不容易找到工作。

他宽容地笑笑，说他认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把她安置在某个医院或诊所并不困难。

他侃侃而谈，一直握住她的手，没有注意到一个年轻姑娘走近他们的桌子，视若无人似的，活泼地大声叫道：“您是克利马先生！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您，请为我签名。”

克利马的脸红了，意识到众目睽睽的公共场合，他一直捉住茹泽娜的手，向她表白爱情。他感到他好象坐在一个圆形剧院的舞台上，全世界的人都兴致勃勃，幸灾乐祸地瞧着他为了生存而拚命挣扎。

那姑娘把一张纸头给他，克利马恨不得尽快签完名，但是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姑娘身上都没有带笔。

“你有笔吗？”他轻声对茹泽娜说。

茹泽娜摇摇头，那姑娘回到她的桌上，现在她的所有伙伴都借此机会来与一个著名的音乐家见面。她们围着克马利，递给他一支圆珠笔，拿了很多纸。让克利马签名。

根据预定的行动计划，实在完美无缺，目睹他们亲密关系的人愈多，茹泽娜就愈自信她与克利马的恋爱关系更加巩固。但是处在克利马的心境，这种合乎情理的想法却搞得他心乱如麻。他手足无措，他摆脱不了这种念头：茹泽娜和所有这些人勾结，他们都将在一场关于父亲身份的诉讼中作证反对他：“他是，我们看见过他们，他们象一对恋人似的偎在一起，他们互相爱抚着，狂喜地凝视着她的眼睛……”

小号手的虚荣加重了这些忧虑，他并不认为茹泽娜的魅力值得他当众表露爱。然而事实上，实际上她此刻比他想象的漂亮得多，正如爱情会使可爱的女人显得美丽，而烦恼会使可厌的女人的毛病更加夸大……

终于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克利马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们兜风吗，好吗？”

她很想看看他的汽车，就欣然同意了。克利马付了帐后，他们就出去了。饭馆对面是一个小公园，有一条铺着的黄沙小径。十来个人沿着小径排成一行，他们中大多数人上了年纪，在他们打皱的短上衣袖子上，佩戴着戏臂章，每个人手上都举着一根长竿。

克利马非常惊恐，“发生什么事了？”

茹泽娜很快地说：“没事，走吧，让我看看你的汽车。”试图把他拉开。

然而，克利马的目光离不开老头。他完全不理解这些一端装着金属环的长竿的用途。这些人也许是老式路灯的灯人，也许是

为了告别的聚会

飞鱼的猎捕者，也许是用一种秘密武器武装起来的住宅守护者。

在他凝望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好象对他微笑。他吓了一跳，他担心他开始得了幻觉症，怕人看他。他跟着茹泽娜很快地离开这里，朝停车场走去。

“我很想把你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他说，一只手扶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搂着茹泽娜的肩膀，“到南方去。我很想同你沿着公路，一直把车开到大海边。你去过意大利吗？”

“没去过。”

“答应我，你将同我一道去。”

“这样，你不是做得过头一点了吗？”

茹泽娜出于一种稳重这样说，但是，小号手却生怕她所说的“做得过头”是指他所有的花言巧语。

“是的，我是要做得过头，我的想法总是过头，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不象别人，我总想实现我的那些过头的想法。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美梦能够成真的。我希望我的生命正是一个奢侈的梦，我希望我们永远不必回到这个疗养地，我希望我们能驾驶着车一直向前开，直到我们到达海边，我将在某个乐队找到工作，我们将漫游一个个海滨胜地。”

他把车停在一处风景区，两人跨出车门，他提议在树林里散步。他们沿着一条小路走了一会儿，然后在一张木凳上坐下来，这张木凳还是远在人们没有大量使用汽车，乡村郊游更为流行的时代留下来的。他让胳膊一直搂着她，突然用一种悲伤的语调说：

“你知道，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生活是寻欢作乐，这是谬论，相反地我一点也不快乐，不仅仅是最近的几个月，而是有很长的时间的了。”

在她看来，小号手关于去意大利旅游的话是不现实的（她知道很难获准去国外自由旅游），这使她产生一种模糊的不信任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相比之下，现在从他话中透出的悲痛对她却有一种诱人的味道，她品尝着它，想象着烤乳猪。

“你怎么竟然会不幸福呢？”

“是的，我不骗你。”克利马叹道。

“你有名，有车有房，有钱，有一个美丽的妻子……”

“也许她是美丽的……”小号手苦涩地说。

“我知道，”茹泽娜说，“她老了，她和你一样大，对吗？”

小号手知道茹泽娜已经了解了她妻子的情况，这使他感到恼火。然而他忍住不发：“是的，我们年龄相同。”

“噢，在这点上你没有问题，你实在并不老，你看上去几乎是个孩子。”

“但是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克利马说，“尤其是一个艺术家。我需要青春，茹泽娜，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的青春，有时候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获得自由，渴望从头开始。茹泽娜，昨天你打来的电话（它使我寒气彻骨！），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真的吗？”她柔声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马上给你回了个电话？我强烈地感到我不能耽搁，我必须立刻见到你，立刻，立刻……”他顿住了，凝视着她的眼睛，“你爱我吗？”

“是的，你呢？”

“我永远爱你。”他说。

“我也是。”

他俯下身吻她的嘴，这是一个光洁的嘴，年轻的嘴，优美的嘴，有着柔和弯曲的线条和洁白的牙齿，生活让人快乐，毕竟两个月前他就发现这张嘴是完全值得一吻的。然而，恰恰因为它是这样迷人，当时他透过一种朦胧的情欲去感觉它，一点也不知道它的真相：他觉得她热情如火，她的唾液象一剂令人陶醉的麻药。只有对他没有吸引力的嘴巴才是真正的嘴巴，一个吞噬大量

为了告别的聚会

面团、马铃薯和汤汁的繁忙的洞穴，牙齿有斑底和不是麻药而是粘腻唾液的嘴巴。现在塞满小号手嘴巴的便是一块真正的舌头，一块他既不能吞下也不能吐出的令人厌恶的东西。

他们的嘴终于分开了，开始逛街散步。茹泽娜差不多要感到幸福了，但是，她意识到导致她给小号手打电话，促使他来这儿的那个问题，在他们的谈话中奇怪地被回避了。她不想提起这件事，相反，他们此刻的话题似乎更加令人愉快，更加重要。不过，她还是想把这个被忽略的问题提出来，尽管需要谨慎，委婉，有所节制。所以，当克利马向茹泽娜保证——在表露了种种的爱之后——他愿意尽力为她创造一种新生活时，她说：

“你真好，但是你别忘了，我还有你。”

“是的。”克利马说，这是他所担心的，这是他所有花言巧语中最薄弱的一点。

“是的，你说的对，”他又说，“你不再是一个人，但这并不重要，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爱你，并是为了孩子。”

“是的。”茹泽娜叹道。

“两个人仅仅为了他们的一时疏忽，为了生一个儿子而结婚，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其实，亲爱的，说实话——我要你象从前一样，应该只有我们两个人，别让别人打扰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不，那不可能！我不能那样做！我决不会做那样的事。”茹泽娜断然反对。

她的话虽然激烈，但她的抵抗并不太坚决。毕竟，她只是在两天前才进一步证实自己已经怀孕，这件确凿的事过于突然，还不能使她在头脑中产生任何新的行动计划或方案。然而，她已意识到怀孕在她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是一个不会频频再来的机会。她感到自己就象一盘棋中的卒子，一切无着后，变成了一个皇后。她有意外惊喜，她看到她的一个电话使各种各样的事都活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来：著名的小号手离开家，奔向她身边，用他的漂亮的小汽车陪她兜风，两人卿卿我我。显然，在她的怀孕和这种突然的力量之间有一种联系，放弃这个也许就意味着丧失另一个。

小号手只得继续搬弄他的如簧之舌，“亲爱的，我不渴望一个家庭，我渴望爱情。我离不开你，而孩子却会使所有的爱变成一个家庭，变得无趣，烦恼，琐碎，一个可爱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不愿你受苦，你是我心爱的人，我不想同任何人分享你的爱，哪怕是一个孩子。”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茹泽娜听了很高兴，但她还是摇摇头，“不，那太残忍了，这是你的孩子！我怎么能打掉你的孩子？”

他无法创造更好的理由，于是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话，同时担心她会看透他的虚假。

“你已经三十出头了，”她说，“你从来没想过要一个孩子吗？”

事实上他的确从来没有想过，他非常爱凯米蕾，孩子看来是个障碍。当他刚才向茹泽娜表达这个想法时，并非虚情假意，多年来他一直真挚诚恳地对他的妻子说同样的话。

“你结婚六年，还没有孩子，我很高兴能给你生一个儿子。”

他感到事情重又不妙了，他对凯米蕾的挚爱，在茹泽娜看来，却成了凯米蕾没有生育力，这鼓励了他那厚颜无耻的想法。

天气渐渐凉下来了，夕阳垂在地平线上。时间正在消逝，他说了又说，而她则不断地摇头，不，不，我不能。他感到他走在一个死胡同里，不知道从哪条路才能转出去，情况太危险了。他非常紧张，以致忘了抓住她的手，亲吻她，或者用温和的语调说话。他忽然意识到这点，试图使自己振作起来。他停下来，微笑着搂住她。这是一个疲惫的搂抱，他紧紧贴住她，他的面颊触着她的面颊，事实上，他依赖着她，休息，喘气，因为他已精疲力

竭，前面的路又显得太陡峭了。

不过，茹泽娜也是智穷计尽，她也不想再争下去了，她知道一味的反对，只会失去男人的心。

他们的拥抱持续了很久，在克利马把她从胳膊里放开后，她低着头，用一种顺从的声调说：“好吧，你说怎么办？”

克利马不敢相信他的耳朵，它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出乎意外，简直使他惊喜万分，他勉强自持着。他抚摸着姑娘的脸颊说，斯克雷托医生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她需要做的只是出席三天后的一次听证会，他们将一道去那里，毫不担忧。

茹泽娜没有反对，他重新鼓起精神去结束这场战斗，他用胳膊圈住她的肩膀，再次把她拉到身边，吻她（他是那样快活，以致茹泽娜的嘴唇再次蒙上一层薄雾），他一遍双一遍地说，他希望茹泽娜能迁到首都去，他甚至重又说起去南方旅游的话。

这时，夕阳已经沉入地平线，树林里渐渐变得黑暗，月亮正升到树梢。他们步行回到小汽车那儿，当他们到达公路时，忽然发现一束强烈的灯光照着他们。起初，他们以为这是一辆过路汽车的头灯，但接着就变得很明显了，他们被跟踪了，这来自一辆停在公路另一侧的摩托车，一个男人骑在车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来呀，我们走快点。”茹泽娜说。

当他们走近汽车时，那个人下车朝他们走来。小号手只看到摩托车前灯勾出来的一个黑色轮廓。

“等等！”那人奔向茹泽娜，“你听我说！听着！我必须看到你！”他激动地大叫大嚷。

小号手也很紧张、困惑，他火冒三丈，此外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这个年轻姑娘是跟我一块儿的。”他厉声说。

“我也有几句话对你说！”那人冲他嚷道，“你以为仅仅你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名，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惩罚！你以为你能牵着姑娘的鼻子团团转！你以为你是一个大人物，这一切就很容易！”

当摩托车手把注意力暂时转向克利马时，茹泽娜趁机迅速爬进小汽车，她把车窗摇起来，打开收音机，响亮的音乐顿时响彻汽车。小号手也爬进车，使劲把门关上。透过挡风玻璃，他们看着那个高声叫嚷的人的轮廓，和他挥舞着的手臂。

“他总是在追踪我，他疯了，”茹泽娜说，“我们别理他！”

他停放好车，陪着茹泽娜到卡尔·马克思楼，分别时和她亲吻了一下，失去她的影子后，他感到疲倦得象是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已经是深夜了，他肌肠漉漉，他觉得自己甚至没有力气坐在方向盘前开车，他渴望从巴特里弗那里听到一些安慰话，于是开始穿过公园去里斯满楼。

当他到达门口时，他注意到被一盏路灯照着的一张大幅海报。显眼的是他的名字，笨拙的字母写在最上部，下面用较小的字母写着斯克雷托和药剂师的名字。他们用手写的海报，还不太熟练地画了一只金色喇叭，显得非常醒目。

斯克雷托医生这样迅速地组织了对音乐会的宣传，这似乎是个好兆头医生值得信赖。

克利马爬上楼梯，敲着巴特里弗的门。

没有回答。

他再一次敲门，可是还是没有回音。

他来不及细想是否轻率（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人和女人的许多风流韵事），他的手已经转开了门把手。门没有锁，小号手走进去，猛状顿住，吓了一跳。房间里黑咕隆冬，只有一个角落里发出一团光，这团光既不象营光灯的白光，也不象白炽灯的黄光，它是蓝色的，既奇特怪异。

这时候，小号手迟钝的头脑终于醒悟到他的冒失，他想到他未经邀请便闯进别人的房间，为时已晚了，他为自己的冒失感到

为了告别的聚会

羞耻。他走回过道，很快关上身后的门。但是，他很困惑，没有离开，仍然站在门口，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想这个美国人也许一直都躺在紫外线灯下晒黑自己。但是，门突然打开，巴特里弗出来了。他穿着整齐，并且穿着早晨穿过的那件衣服。他朝小号手笑笑，“我很高兴你的来访，请进。”

小号手怀着好奇心走进屋，但他发现房间里只有一盏普通的吊灯亮着。

“很抱歉深夜吵醒你。”小号手说

“没关系，”巴特里弗回答，指着窗子，小号手刚才看见的光亮就是从那个方向发出来的，“只是休息一下，想想，就这样。”

“我刚才进来时——原谅我这样闯进来——有奇特的见在闪动。”

“一团光？”巴特里弗笑笑，“你不要把怀孕的事看得那么重，它使你产生了幻觉。”

“也许我的眼睛还没有适应，光线太差了。”

“也许，”巴特里弗说，“对了，告诉我你同茹泽娜的会面！”

小号手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顿了片刻，巴特里弗打断他：“你一定饿了！”

小号手点点头，巴特里弗打开食橱，拿出一包饼干，一听火腿，立刻着手把它们打开。

克利马继续说话，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餐，一边探询地瞧着巴特里弗。

“车到山前必有路。”巴特里弗让他放心。

“你认为那个骑摩托车的是什么人？”

巴特里弗耸耸肩膀，“我不清楚，但总之，现在这已没有什么关系。”

“这倒是。我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向凯米蕾解释，会议为什么开得这样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经很晚了，小号手恢复了精神，若无其事地，然后爬进他的小汽车，向首都驶去。一轮很大的圆月照着他的道路。

第三天

星期三早晨，疗养地又一次在单调刻板的忙碌中醒来，浴缸的水开始喷身，按摩师们屈曲着胳膊，正在铺着清洁的床单。这时，一辆私人小汽车驶进停车场，这不是以前停放在同地点的那种豪华轿车，而是一辆外表平常的普通轿车。一个约摸四十五岁的男人坐在驾驶盘前面，他独自一人，后座上高高堆着几个小提箱。

那个人走出来，锁上车门，把零钱给了管车钱，然后朝卡尔·马克思楼走去。他拐来拐去穿过走道，来到斯克雷托医生的诊所。他穿过候诊室，敲着诊室的门。护士探头看了看，那人作了自我介绍，过了一会儿，斯克雷托医生出来了。

“雅库布！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就这会儿。”

“好极了！我这还有许多病人要检查……听着，”他想了一下说，“我必须留下来，跟我来，你需要一件白大褂。”

雅库布不是医生，他从未看过妇科医生的诊所内部，但是斯克雷托医生已经抓住他的胳膊，引着他进入一个白色墙壁的房间。一个脱光衣服的妇女大叉着腿，仰躺在那儿。

“把外套给他。”斯克雷托对护士说，她打开衣柜，递给雅库布一件浆得很清爽的白大褂。“到这儿来，”斯克雷托转向雅库布，“我想请你进一步证实我的诊断。那个女人兴致勃勃，又有一个专家来探索她的卵巢的奥妙，尽管费了很大力，它还是不能给她带来一个后代。

斯克雷托医生重新开始检查病人的阴部，口中喃喃自语，雅库布咕哝着同意，然后他问：“你能留几天？”

“一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有一天？真糟糕，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交谈。”

“你这样摸我时有点疼。”那个女人抬着腿说。

“疼是正常的。”雅库布说，跟他的朋友逗趣。

“是的，这个医生说得对，”斯克雷托说，“没什么，很正常，我要给你开一些针剂，以后你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到这儿来，护士会给你注射，你穿好衣物吧。”

“我其实是来和你告别的。”雅库布说。

“你要去哪？”

“我要出国了，他们终于允许我移居国外。”

那个女病人穿好衣服，姗姗离去。

“这真是意想不到！我一点不知道！”斯克雷托叫道，“我打发这些女人走，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在一起了。”

“可是，医生，”护士突然插话，“昨天你也是这样做，到本周末，我们会完不成计划了！”

“好吧，叫下一个病人。”斯克雷托叹道。

护士把下一个病人叫进来，两个男人心神恍惚，注意到她比前一个女人漂亮。斯克雷托问她洗浴是否使她感觉好一点，然后要她脱掉衣服。

“我等了很久，他们才发给我护照只要成功，就准备过两天离开。我甚至不想费事去和任何人道别。”

“你来这儿，我非常高兴。”斯克雷托说，他要那个年轻女人爬上检查桌，他戴上橡皮手套，把手伸进她的阴道。

“我只想见见你和奥尔加，”雅库布说，“上帝保佑她。”

“她很好。”斯克雷托说，但是他的声调显然表明他在机械地回答，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病人身上。“我们得做一点手术，”他说，“放宽心，一点也不疼。”他走到关着的玻璃柜前，取出一只注射器，上面没有针头，只有一只短短的塑料嘴。

“这是什么？”雅库布问。

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些年我到底想出了一个高效的新方法，你也许会认为我有点自私，但是，我不会泄露这个秘密。”

“我真的没问题了吗？”那个女人屈着腿，用一种忸怩甚于害怕的语气问。

“绝对没问题。”斯克雷托医生回答，把注射器的尖端插进一只小心拿着的试管里蘸蘸，然后，他走到病人跟前，把注射器插入她的曲腿之间，慢慢推压针栓。

“这不疼，是吗？”

“是的。”她回答。

“我来，把药片还你。”雅库布说。

斯克雷托医生再次勉强听懂了雅克布的话，病人完全吸引了他。他带着一种严肃、沉思的神情，从头到脚仔细给她作了检查，然后说：“我很同情你，如果没有孩子就实在太遗憾了，你有漂亮的长腿，良好的骨盆，结实的肋架，和可爱的容貌。”

他摆弄着她的下巴，又说：“还有一个漂亮、结实的颌骨，每一个部位造型都很好。”

然后，他抓住她的大腿，“而且你有非常结实的骨头，它们实在完美无瑕。”

他继续欣赏他的病人十分匀称的体型，抚摸她的身躯。她既不反对，也不反抗，因为医生那种感兴趣的严肃样子，让人肃然起敬。

最后，他示意她穿上衣服，转身对着他的朋友：“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

“我来归还你的药片。”

“什么药片？”

病人穿衣服时说：“我还有救吗，医生？”

“我很满意，”斯克雷托医生回答，“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俩——你和我——但愿如愿以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个女人谢过医生后便离开了。雅克布说：“你曾为我搞到一种药，这种药没有人愿意给我，我要出国移居了，我想我再也不需要它了，我应该把它还给你。”

“没关系，你可以保存它，象这样的药，在哪里迟早都有用。”

“不，不。这药实在是这个国家的财产，我不想带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

“下一个病人可以进来？”护士问道。

“打发这些女人回家，”斯克雷托医生说，“我今天已完成了我的工作量，刚才出去的那个病人肯定会有孩子的，我以人格担保，这对一天的工作来说已经足够了，对不对？”

那个护士温和而又坚决地看了斯克雷托医生一眼，医生明白了：“好吧，好吧，让她们留下来，请告诉她们，我半小时后回来。”

“昨天你也是这样说的，后来我不得不出去，在街上抓住你。”

“别担心，我会正好过三十分钟回来。”斯克雷托说，他把朋友的白大褂挂在衣架上，二人一块走了，穿过公园去里士满楼。

他们爬上楼梯，到了二楼，沿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走到过道尽头。斯克雷托医生打开门，走进一间小而舒适的房间。

“你总是善解人意。”

“在过道尽头，他们给我分配了几个房间，为了我的那些重要的病人。隔壁有一套漂亮的房间，过去是实业家和内阁大臣们住的，我把一个重要的病人安置在那里，一个富裕的美国人，他的祖籍原是这个国家。我们情同手足。”

“那奥尔加住在哪儿？”

“象我一样，住在那幢马克思楼，环境悠雅，你放心。”

“我很高兴你给了她许多照顾，她现在怎么样？”

为了告别的聚会

“她具有神经过敏的女人那种通常的毛病。”

“这不奇怪，我给你写信讲过她的生活经历。”

“大多数女人都是为了能生育才到这个地方来的，可你的被监护人没有这些生育问题，境况总是较好。你从来没有看过她的裸体？”

“噢，上帝，没有！”雅库布叫道。

“一会儿去好好瞧一瞧她，她的乳房很小，悬在她的胸部象两个梅脯，简直瘦骨嶙峋。从现在起，你应当更加留心肋骨架，一个好的肋骨架应该是有进取心的，外向的，开朗的，好象它要包容尽可能多的空间。可是，有些肋骨架则是来取守势，它们退出这个世界，它们象紧身衣收得越来越紧，直到使一个人窒息而死。她的肋骨架就象这样，请你仔细瞧瞧。”

“我不做这种事。”

“你担心如果看见了她的胸脯，你不会再要她做你的被监护人。”

“恰恰相反，”雅库布说，“我怕她会伤心。”

“只是随口提提，”斯克雷托说，“那个美国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雅库布问道：“她在哪儿？”

“谁？”

“奥尔加。”

“你现在找不到她，医生在给她治疗。她整个早上都应当在浴池里。”

“我很想看见她，能帮一下忙吗？”

斯克雷托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一边继续跟雅库布谈话：“我介绍你们认识，我想要你帮我分析一下她，你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我和她有一些计划……”

“什么计划？”雅库布问，但是斯克雷托已经在通话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茹泽娜护士吗？你好？……不用挂心，在你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听着，我打电话是找我的病人在不在那里，你认识，那个住在你隔壁的人……她在那儿吗？那么告诉她，有个人在这儿要看她……是的，那很好，12点他会等她”。

斯克雷托挂上电话，“你都听见了，她将在中午和你见面。该死，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

“说那个美国人。”

“哦，对了，”斯克雷托说，“他是一个迷人的家伙，我治疗过他的妻子，她有不育症。”

“他有什么毛病？”

“心脏病。”

“你们计划怎么？”

“这实在是一个耻辱，”斯克雷托忿忿地说，“在这个国家，一个医生为了能过上一个象样的生活，他得经受多少磨难啊！明天，著名的小号手克利马要来，他要我伴奏爵士鼓，正好挣一点零用钱。”

雅库布认为斯克雷托在开玩笑，但他假装把朋友的话当真：“你是什么意思？你演奏鼓？”

“当然，我无法选择？既然我打算有一个家庭。”

“什么？”这一次雅库布大吃一惊，“家庭？你不会是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吧！”

“是的。”

“和科薇德？”

科薇德是疗养地的医生，她和斯克雷托是情投意合，但是，他总是设法逃避结婚。

“是的，和科薇德，”斯克雷托说，“你还记得每逢星期天，她和我总要散步到气象台去吗？”

“那么，你终于还是结成连理。”雅库布惆怅地说。

为了告别的聚会

“每次我们去爬气象台的高塔时，科薇德就试图和我谈起结婚的事，”斯克雷托继续说，“而在爬到塔顶时，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喘个不停，我感到衰老、疲惫，打算还是结婚算了。但是，我总是在关键时刻设法控制住了自己。下来时，我又恢复活力，我很愿意独自一人过下去。可是，在一个倒楣的星期天，科薇德带着我绕了一个圈子上去，我一点也不轻松，结果在我们到达塔顶之前，我就气喘吁吁地同意结婚了。现在，我们正盼着有一个孩子，我不得不考虑到钱。那个美国人会画宗教画，它们能赚来一笔可观的钞票。你觉得怎么样？”

“你相信这儿有宗教画的市场吗？”

“当然！每逢有一次朝圣活动，我们就可以在教堂附近设一个货摊，我们会卖出去上百张画！我们会发财的！我可以做他的代理人，跟他平分利润。”

“他怎么说？”

“那个家伙有许多钱，都不知道怎样花掉它，看来我不能跟他谈起任何生意买卖。”斯克雷托医生说，低声给骂了一句。

奥尔加明明看见茹泽娜在池边朝她招手，但是她继续泡在水中，假装没有注意到她。

这两个女人互相憎恶。斯克雷托医生把奥尔加安置在茹泽娜隔壁，茹泽娜习惯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奥尔加却喜欢安静，有几次她猛敲墙壁，作为回报，这个护士便把收音机开得更大。

这会儿，茹泽娜耐心地挥着手，最后获得大家注意力，并告诉她，一个首都来的客人，将在十二点钟在门口见她。

奥尔加立刻猜到这是雅库布，她内心充满极度的快活，这快活使她十分吃惊，她问自己，为什么听见他要来她是这样高兴。奥尔加是这样一种现代女性：她们喜欢把自己分裂成感觉的人和观察的人。

但现在，甚至观察者奥尔加自我满足。她十分清楚另一个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感觉的奥尔加如此高兴是很不妥的，因为观察者奥尔加对这种不妥给她带来的快乐怀有恶意。她试图想象雅库布如果知道她的快活程度，他会感到怎样害怕，并以此自娱。

浴池上面的时钟指针指着十一点三刻，奥尔加试图想象，如果她扑上去搂住雅库布的脖子，热烈地吻他，他会是什么表情是什么样。她游到池边，爬出来去小屋换衣服。她没有马上知道他的到来，这使她感到懊恼。她本来会穿一套更迷人的衣服，但现在她穿的是一件灰色乏味的衣服，这让她情绪变坏。

平时象这样从池子里回来，她是毫不在意自己外表的，但是，现在她却站在一面小镜子前面，看着自己身上暗淡的灰色衣服。仅仅几分钟前，她还带着恶意地想到抱吻雅库布，只是想想而已，她正象一个脱离肉体的灵魂那样漂浮，此刻，灵魂重又钻进身躯和衣服内，她感到那种轻灵的自我远远离开了，她知道她又回复到总是不幸地被雅库布看作的那个奥尔加：一个需要帮助的可怜的姑娘。

倘若奥尔加仅仅少一点聪明，他自我陶醉。但是，由于她很过敏，她觉得自己比实际的她更不吸引人。事实上，她既不漂亮也不丑，任何有着正常审美标准的男人本来会愿意和她过夜的。

观察者奥尔加责备她的另一个自我：她长得怎样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折磨自己，不再相信自己的魅力？她只是一个为了男人眼光的可怜人吗？为什么不使自己独立于相貌之外？女人不是有着象男人一样自由的权利吗？

她走出大楼，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和善的笑容。她知道他不会握她的手，但几抚摸她的头发，好象她是一个好女儿——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午饭在哪吃。”他问。

她提议就在病人食堂，那儿有座位。

食堂是一个挤满桌子和人的大厅。雅库布和奥尔加坐下来，

为了告别的聚会

然后等了很久，女服务员才给他们上汤。另外两个人也在这张桌上，他们立刻猜想雅库布是一个病友，同他聊了起来。雅库布同奥尔加的谈话只好限制在匆匆交换几句实际性的问题上：她觉得疗养地的伙食怎样？她对她的医生满意吗？对她的治疗满意吗？当他问到她的食宿情况时，她回答说她她说不喜欢邻居，她用头朝茹泽娜那边示意，她正坐在附近。

旁边的两个同座终于站起身，告辞离去。雅库布瞧着茹泽娜说：“黑格尔对古希腊人的脸型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换个角度看，他们的鼻子和前额连成一条端直的线条，照黑格尔的说法，这种脸型的美是由于头的上半部分明显突出，这是智慧之光。我看你的邻居，同希腊人相比，她的整个脸部好象都集中在嘴上。瞧瞧她专心一意地咀嚼，同时又在慷慨陈词，这种脸的下部的突出，这种动物式的脸型会使黑格尔感到厌恶——但是尽管这女人的某些地方使我不舒服，我还是得说她是很有吸引力的。”

“是你真实的想法？”奥尔加说，她的声音里流露出懊恼。

雅库布迅速说道：“但她那张嘴使我害怕，我怕它会吞掉我，”他加了一句，“可是，黑格尔就不会发现你有什么不对，你的脸部的突出部分是前额，它立刻就让人们看出，你是多么聪明。”

“我讨厌这种看法，”奥尔加尖刻他说，“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外貌表现了她的心灵。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想象我的灵魂应当有一个大下巴，一个富于美感的嘴，可实际上我的下巴很小，嘴也很小。如果我从未在镜子里看见过自己，不得不根据我从内心认识的自己去描写我的外表，那张盖不象我，我根本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我！”

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描写雅库布和奥尔加的关系，这是很困难的。她是他一个朋友的女儿，还在奥尔加七岁时，他就被处死了。雅库布当时决定照料这个孤女，他没有孩子，让自己受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自由契约的父亲身份约束，他被这种做法吸引，他开玩笑地称自己是她的监护人。

这时，他们坐在奥尔加的房间里，奥尔加把一壶水坐在电炉上烧热。雅库布感到向她说出这次来访的原因，对他来说将是多么困难。他想坦白，却怕伤害她，会产生一种不适宜的感情气氛，他一直怀疑她对他怀有一种隐秘的爱情。

奥尔加从食橱里取出两个杯子，在里面放了一匙速溶咖啡，倒上开水。雅库布放了一块方糖，慢慢搅拌着。他听见奥尔加说：“告诉我一桩事，雅库布，我父亲为人如何？”

“你干嘛问这个？”

“他善良吗？”

“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雅库布问，奥尔加的父亲很早以前就已公开恢复名誉，他是被冤枉的，没有人怀疑他的清白无辜。

“你误会了，”奥尔加说，“实际上，我的意思正好相反。”

“我不明白。”

“我想知道他是否没有对别人做过完全同样的事，他只是自然而然这么做。说到底，把他送上绞刑架的人是他的同事：他们有着同样的信仰，他们是同样的狂热者，他们坚信所有持异议的看法——不管它怎样微不足道——都是对革命的致命威胁，他们全都病态的多疑。他们把他处死，正是以他自己宣称信奉的神圣教义的名义。那么，你凭什么认为，在对别人做同样的事上，他是清白无辜的？”

雅库布迟疑地说：“时光飞逝，过去的事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他终于说道，“关于你的父亲，你知道些什么？除了几封信，几页他的日记，他们把它还给你还是够善意的，以及他的朋友们的一些回忆。”

“别转话题，”奥尔加坚持说，“我的问题很清楚：我父亲和那些判他死刑的人是同样的人吗？”

雅库布耸耸肩，“也许。”

“那么，他为什么不会干同样残酷的事？”

“一般说来，”雅库布缓慢而审慎他说，“一般说来，他也许做过别人对他做过的同样不公正的事。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在杀死他的一个同类时，会有任何良心上的巨大痛苦，至少我从未发现过这样的人。在类再变化下去，那就会失去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他们将不再是人类，而是其它一种类型的生物。”

“我就喜欢你们这些人的态度！”奥尔加高声叫道，仿佛正在对上千个雅库布讲话，“由于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刽子手，你们自己的刽子手就不再是犯罪，变成人类共性！”

“大多数人都生存在一个质朴的小圈子里，限制在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住房，他们的工作中，”雅库布回答：“他们生活在一个善良和邪恶之间的安全领域，他们看见一个凶手，会恐惧不已。不过，你只需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安全的圈子，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就变成了刽子手。历史时常使人们面临某种无法抵抗的压力和圈套。但是，说这些有什么用？你父亲理论上讲可能做的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无论如何，这无证再考。你唯一需要关心的事是，他实际上做了还是没有做，在这方面，他无愧先人。”

“你绝对肯定这点吗？”

“当然，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听到你这样说，我的确很宽慰，”奥尔加说，“你知道，我不会毫无来由问你这些事情。前些日子我收到一些匿名信，他们说无权扮演一个殉难者的女儿，因为我父亲应对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负责，这些人唯一的罪名是，他活得与众不同。”

“胡说。”雅库布说。

“他们把我父亲描绘成一个非常狂热和残忍的人，这些信虽然是匿名的，令人讨厌，但是并不粗俗，写信者表达得具体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确，毫不夸张，我几乎觉得自己要相信他们了。”

“这都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报复，”雅库布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父亲被捕时，监狱里已关满了人，他们是在最初的革命浪潮中被捕的。人们认出你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同狱的犯人一有机会就袭击他，抓她，看守们却带着恶意的笑瞧着这一幕。”

“我知道，”奥尔加回答，雅库布意识到她早已多次听过这件事。他很久以前就决定闭口不谈这些事情，但是仍然没有起作用，这同要一个经历过撞车事故的人别去想它一样困难。

“我知道，”奥尔加重说一遍，“但尽管如此，我不责怪那些囚犯。他们常常毫无缘由，不经任何审讯就被关进监狱，而突然间，他们意同一个被认为应对他们的境遇负责的人面对面站在一起了。”

“为你的父亲穿上囚服时，他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攻击他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当着那些幸灾乐祸的看守们。这不过是怯懦的报复，是践踏一个无助的受害者的卑鄙冲动。你收到的那些信同样是出于报复的欲望，正如我现在意识到的，这种欲望比时间更有力。”

“听着，雅库布，十多万人被关进监狱！数以千计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对这种似乎已受到惩罚的不公正负责！这种报复的欲望，象你所称它的，正是对正义的渴望未能得到满足。”

“因为父亲与正义不相干，就迫害他的女儿。还记得你是怎样不得不离开家，离开你的故乡，放弃你的学业——全都是因为你的父亲，一个去世的父亲，你对他几乎没有了解！现在为了你父亲的缘故，你又得遭受另一边的迫害吗？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象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你可以把它称为一种“不在犯罪现场学说”，一种逃避责任，把一切归咎于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

为了告别的聚会

人类的造物主的企图。也许你那样看问题是对的。因为断言犯罪者与受害者没有区别，就会使人到一种放弃所有希望的地步。而这，亲爱的，正是地狱的定义。”

茹泽娜的两个同事没能等到她前一天会晤的结果，而整个上午她们又都在忙活别的事务，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她们才找到与朋友说话的机会，争先恐后地问了她许多问题。

茹泽娜有点犹豫，她不很肯定他说：“他对我说他爱我，他要跟我结婚。”

“你瞧！我不是对你说过吗？”那个瘦瘦的护士眉飞色舞，“他打算离婚吗？”

“他答应了。”

“他完全应当这样做，”年长的护士也激动他说，“儿子到底是儿子，他的妻子又没有孩子。”

茹泽娜只好说实话：“他说他要带我去布拉格，他会在那里替我找到一个工作。他说我们将去意大利度假。但他不愿意我们现在就被孩子拖住，他说得对，头几年是最美好的，如果我们现在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想互厌恶了。”

中年护士一下子愣住了，“什么？你想要打掉孩子？”

茹泽娜点点头。

“你发疯了！”瘦瘦的护士叫道。

“他用迷魂汤把你灌昏了！”年长的护士说，“如果你坠胎了，他就会把你打发走。”

“他干吗要这样做？”

“你有把握吗？”

“如果他爱我呢？”

“你怎么知道他爱你？”

“他是这样说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可给你打电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害怕陷入爱情。”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向你解释呢？他害怕他爱上了我。”

“所以他沉默？”

“他想要考验一下自己，测试对我的感情，这很合情理，对吗？”

“我明白了，”年长的护士继续说，“当他发现你已经怀孕时，他马上就意识到他不能忘掉你了。”

“他说我怀孕他很高兴，不能说是为了孩子，而是因为他从我这儿听到这一消息，这使他意识到他是多么爱我。”

“我的上帝，你太单纯了！”瘦瘦的护士说。

“你干嘛这样说我？”

“你的全部资本就是这孩子，”年长的护士回答，“要是你失去这个，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就会离开你。”

“他跟我结婚应该是为我，而不是为了孩子！”

“你以为你到底是谁？他凭什么要为了你而跟你结婚？”

这场鼓动性的谈话没有间断，两个同事都一再坚持说，这孩子是茹泽娜的王牌，她决不能放弃。

“我决不会让他们把我的孩子打掉，我可以告诉你！永远都不会！”瘦瘦的护士重复道。

茹泽娜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她说（正是这同样的话在前一天使克利马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告诉我该怎么办？”

“坚守你的阵地！”年长的护士说，她打开抽屉，递给茹泽娜一管药片，“拿着，吃一片！你太紧张了，也是一粒镇定剂。”

茹泽娜把一片药放进嘴里，吞了下去。

“你留着这管药，用量是一天三次，但是，只要当你需要使神经镇静下来时，你就服用它。人总是在极度兴奋的和出傻手。

为了告别的聚会

别忘了他是一个老滑头，他已经滑过去多少次，但这一次他的诡计将不会得逞！”

茹泽娜再一次感到心乱如麻，不知所措。刚才她还确信自己已拿定主意，但是，朋友们又有那么多长有说服加程团，使她又动摇起来。她心事重重地离开了。

当她走到楼下门厅时，一个激动得满脸通红的年轻人朝她跑来。

她皱紧眉头，“我对你说过一百遍了，不要在这儿等我。无论如何，在你昨天的小表演之后，我很奇怪，你竟然这无耻地跑到这里一。”

“请不要生我的气！”年轻人恳求道。

“嘘！”她对他嘘一声，“我看你现在又想在这儿闹一场了。”她转身走开。

“如果你不想闹一场，那就留下来，跟我谈谈！”

她别无选择。病人们正从周围走过，间或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或医生经过这里。茹泽娜不想引来注意，于是她只得留下来，做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

“你到底要做什么？”她低声说。

“没什么，我只是想请你原谅，我以前做的事我很感到惭愧。但是，你对我发誓，你和他之间没有什么事。”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发誓。”

“别傻了，我根本不会相信这种无耻的誓言。”

“因为你们之间有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没有，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只是一个老朋友，我想，交朋友有错误吗？我尊敬他，我很高兴我和他认识。”

“我明白了，我不责怪你了。”年轻人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明天他要在这儿举办一个音乐会，我希望你不要再暗中监视我。”

“我不会，你仅仅向我保证就可以了，你们之间没有什么事。”

“我不是对你说过多少次，让我发誓是对我的侮辱。但是，我可以向你郑重保证，如果你继续监视我，我将永远不再跟你说话。”

“茹泽娜，这完全是因为我爱你。”小伙子哀怨地说。

“我也爱你。”茹泽娜干巴巴地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喜欢在马路中间吵架。”

“你不爱我，因为你感到惭愧。”

“胡说。”

“你从来对我在你身感到高兴，从不想要我跟你一起去任何地方。”

“嘘！”她再次嘘道，因为他提高了嗓门。“我父亲要是发觉我们继续来往，他会杀死我的。我告诉过你，他象老鹰一样监视着我。呀，现在我不得不走了。”

小伙子抓住她的手，“不要走！”

茹泽娜无可奈何地把视线转向天花板。

小伙子说：“如果我们结婚，一切都会不同了。你父亲不能阻拦我们，我们会有我们的家庭。”

“我可不想成家，”茹泽娜厉声说，“在我有一个孩子之前，我会杀死自己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要什么孩子。”

“我爱你，茹泽娜。”青年男子重新说道。

茹泽娜说，“这就是你要逼死我的原因吗，对吗？”

“自杀？”他问，吃了一惊。

“是的，自杀。”

“茹泽娜！”

“你会把我逼上自杀的绝路，你记住！你准会逼得我到这个地步！”

“我今天晚上能来看你吗？”他低声下气地问。

“不，今晚上不行。”她回答，马上她觉得有抚感他的必要，又温和地加了一句：“但是，你可以在另外的时间打电话给我，过了星期天以后。”她不置一言就想走。

“等一等。”年轻人说，“我给你带来一点东西，作为和解。”他递给她一个小包。

她接过它，迈着步子走掉了。

“斯克雷托医生难道真的是看起来那样怪吗？”

“我认识他那么久，我自己也一直不知道这个。”雅库布回答。

“行为古怪的人如果能让人们理解并尊重他们的古怪，他们并不是生活得太糟糕，”奥尔加说，“斯克雷托医生总是奇怪地显得心不在焉。在谈话中间，他会突然忘起话题。他停在街上跟人谈话，他意识过来时，上班时间已过了两个钟头。但是，没有人敢对他发火，因为这个好医生是一个公认的行为古怪的人，只有粗俗的人才会否认他这个权利。”

“古怪也罢，不古怪也罢，他还是个过得去的医生。”

“也许是吧，虽然我们却认为行医只是他的爱好之一，必要而又讨厌的事情，占去了他更重要计划的时间。比如说，明天他将演奏爵士鼓。”

“等一等”，雅库布打断她的话，“你肯定这点吗？”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到处都贴上了明天音乐会的海报，由著名的小号手克利马主演，斯克雷托为他伴奏鼓。”

“这是白日作梦，”雅库布说，“欺斯克雷托是我所认识的最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白日梦者，但是，他的梦好象从来没有实现。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回到大学后，他那时不名一文。他总是缺钱用，整天梦想着怎样发财。那时，他打算养狗盈利，因为有人告诉他，每只威尔士幼犬可卖四千克郎，他做了详细的计算，一月成年母狗每年可产两胎，每胎生五只幼犬，一年就是十只，十乘四千就是四万。一切都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拼命去获得学生食堂管理人员的欢心，那人同意让他的狗吃厨房里的剩饭剩菜。他为两个准备学位论文的同学作枪手，作为他们答应为他遛狗的报酬。宿舍里不许养动物，他就不断地用糖果和鲜花去哄女管理员，直到她同意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他这样继续干了两个多月，替他的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场白日梦，他需要四千克郎买一只母狗，但没有人借给他钱，没有人认真对待他。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异想天开，一个有着非凡的才能和创造性、但只是用在想入非非上的人。”

“这的确很动人，但我还是不懂你对他的奇特感情，他甚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从不守时，而且很是健忘。”

“这不很公平。事实上，他曾经帮了我一个大忙。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难忘的帮助。”

雅库布把手伸进衬衣口袋，掏出一张折叠着的薄纸，他小心地打开它，里面包着一个淡蓝色的药片。

“这是什么？”奥尔加问。

“致人死命的药。”

雅库布有一会儿欣赏着姑娘好奇的沉默，然后继续说：“十五年来我一直带着它。在监狱里蹲了一年后，我懂得了一件事：一个囚犯至少需要肯定做到这一点，就是他给自己结束生命，能够选择死亡的时间和方式。当你肯定做到这点时，你就能忍受几乎所有的一切。你时刻都知道只要想要就可以逃避人生。”

“你在监狱里就带着这药片？”

为了告别的聚会

“直遗憾，没有。但当我一出来，我就设法搞到了它。”

“可那时你已不再需要它了！”

“在这个国家，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需要它。另外，这也是我的一个原则问题，我认为每个人在他或她成人的那天，都应该得到一片毒药，并且还要举行庄严的赠送仪式，这不是为了引诱人们去自杀，相反，是为了让他们更和平，更安全地活着，为了让每一个人带着这种确定活着，即他们是自己生死的君王和主宰。”

“那你是怎么设法搞到它的？”

“斯克雷托是一个生物学家，是他在一个实验室里搞出来的。起初我去求别人，但那人认为拒绝我是他的道义责任，而斯克雷托毫不犹豫地就为我制做了这药片。”

“也许是好奇心促使他这么做。”

“可能吧，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理解我。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在玩自杀把戏的歇斯底里患者，我的想法他能理解。我想在今天把药片还给他，我不会再需要它了。”

“不再有任何危险了吗？”

“明天早晨我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了，有人邀请我去一个外国大学教书，当局已经允许我出国。”

终于说出来了，雅库布瞧着奥尔加，看见她露出笑容。她拉着他的手：“真的？妙极了！我真为你高兴！”

她表现出一种无私的快活，如果他听到奥尔加要去某个她会得到欢乐的地方，这种快活便充满她的全身。这使他感到惊异，他一直担心她会离不开他——在感情上依恋他。现在他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他既高兴，但同时又略有不快。

奥尔加被雅库布的消息吸引住了，她对那个放在他们中间的桌上，用一张揉皱的薄纸包着的淡蓝色药片已不再感兴趣。她要雅库布详细告诉她他的近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非常高兴你终于如愿以偿。在这里，你终生都会被看作是一个可疑的人，甚至不会允许你在自己的领域里进行研究。他们总是向我们宣扬热爱祖国是光荣的，你会对一个不许你工作的国家产生任何爱恋吗？我要很坦率地告诉你——我对我们的国家一无所爱。我有错吗？”

“我不知道，”雅库布回答，“我真的不知道。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对这块土地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也许是我错了，”奥尔加继续说，“但是，我一点也不感到任何依恋，这里有什么值得依恋的呢？”

“甚至悲伤的回忆也能产生一种依恋。”

“依恋什么呢？依恋某一个地方上空的月亮，因为你碰巧在那里出生？我不明白人们一面侈谈自由一面又被这种负担所束缚。说到底，要是这土壤贫瘠，根须就休想扎下去。只有在水分充足的地方，一棵树才能发现它真正的本土。”

“那么你呢？你有你所需要的水分吗？”

“一般来说，是的。既然他们终于同意我学习，我很满意。我将从事我的科研，其余的事我不会感兴趣。我不会恭维目前的状况，我并不对他们负责。但是，告诉我，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

“这么快？”她抓住他的手，“求求你！你这么好，打老远来向我告别，你不能多留一阵吗？”

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她表现得既不象是一个在悄悄爱着他的姑娘，也不象是一个会表露出女儿般感情的被监护人。她轻轻地、富有表情地握住他的手，凝视着他的眼睛，重新说道：“别急着走！要是你只是来说声再见，而且就这样走掉，这真太遗憾了。”

雅库布回过神来，“我们再看一看吧，”他说，“斯克雷托也

想让我多待几天。”

“你一定得留下来，”奥尔加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多么短暂。现在，我又该去治疗了。”她停了停，接着宣布说她决定不去治疗了，要和雅库布呆在一块。

“不，不，你不要这样做，你的健康最重要，”雅库布说，“我陪你去。”

“妙极了。”奥尔加高兴地说。她打开壁橱，四处翻寻一些东西。

那片淡蓝色的药仍然放在桌上。奥尔加是听到雅库布吐露他的这个秘密的唯一一个人，她正背朝它站着，在壁橱里仔细翻寻。雅库布不知怎么想到这片淡蓝色的药似乎是他的人生戏剧的象征，一幕凄凉的，被遗忘的，也许还相当枯燥乏味的戏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该是这幕枯燥乏味的故事结束的时候了，应当赶快打出剧终，然后就把它彻底抛开。他重新用薄纸把药包起来，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奥尔加从壁橱里取出一只大手提包，往里面塞进一块折叠的毛巾，关上壁橱门，然后对雅库布说：“走吧！”

谁也不知道茹泽娜在公园里坐了多久，她好象粘在了长凳上，大概因为她的思维也绝望地堵住了。

就在昨天，她还相信小号手，不但因为他的一番话令人愉快，而且因为相信他是一种最简单的出路：她可以问心无愧地退出一场她力不能及的竞赛。但是，既然她的同事们嘲笑了她的轻信，她又开始怀疑他，并且带着怨恨想到他，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怀疑自己没有足够的聪明和韧性战胜他。

她不太情愿地拆开弗朗特给她的小包，里面包着一件淡蓝色的料子制成的东西，茹泽娜猜想这是一件睡衣，他希望看见她穿着这件睡衣，在她生活中的每一个夜晚。她凝视着这件料子，直到它好象溶入一片蓝色的湖中，一片痛苦的爱情之湖，一片虔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忠实的蓝色泥潭。

她更怨恨谁呢？是那个不想要她的男人，还是那个追求她的男人？

她就这样坐在长凳上，被这两种憎恨弄得神志麻木，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所发生的事。一辆运货车停在路边，从后面的一辆绿色小卡车里发出嘈杂的号叫和吠声。运货车门打开，走出一个上年纪的男人，袖子上戴着红臂章。茹泽娜呆呆地瞧着他，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个人高声发出一个命令，接着第二个人从车里走出来，也是上了年纪，也有一个红臂章炫耀在袖子上，手里拿着根一端缚着一个金属环的长竿。更多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全都装备着红臂章和带环的长竿。

那个首先出场的人又发布命令，这队古里古怪的长矛骑士时而立正，时而稍息。然后，那个头儿粗声粗气地发出号令，这队人便小步跑进公园，在那儿散开队形，各自向一个方向散去，一些人沿着小路慢慢走，一些人从草坪上穿过。公园里有许多正在散步的成年人和正在玩耍的孩子，大家都诧异地停住，瞧着这些老头子举着长竿向前冲锋。

这一切茹泽娜看在眼里，她终于从犹郁的沉思中苏醒过来，从系着红臂章的队伍中认出父亲。她带着模糊的厌恶但并不感到特别惊异，观看着这一切。

草坪中的一棵白桦树旁边一只小狗欢跳着。一个老头开始朝它跑去，小狗停下来惊异地瞧着。老头尽量把长竿伸出去，企图把金属套索套在狗头上，但是，竿太长，弱于手臂的衰老，这位迟缓的老头不能正中目标，小狗头上的金属环不停地摇摆，而这只生物则目不转睛地瞧着。

与此同时，另一个戴红臂章的老头冲过来帮助伙伴，他的手臂要更有力些，很快这只小狗就发现自己被套上了金属项圈。那

为了告别的聚会

个老头猛拉长竿，金属圈勒进毛茸茸的脖子，小狗发出一声号叫，两个老头都笑起来，拖着小狗穿过草坪，走向停放的车辆。他们打开运货车大门，里面传出一阵狂怒的吠声，然后他们把小狗扔进去，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茹泽娜目睹着这一切，但她仅仅把它看作像自己的遭遇一样不幸：作为一个女人，她夹在两种力量之间，克利马的世界拒绝接受她，而她想逃避的世界（弗朗特的平庸无趣，失败投降的世界）却象这个无情的缉捕队一样对她穷追不舍，仿佛也要把她套在一个金属环里拖走。

一个约模十二岁的男孩站在铺沙的小路上，拚命地唤着他的狗，这只狗乱窜进了灌木丛。然而，从灌木丛中钻出来的不是狗，而是茹泽娜的父亲，手中拿着一根长竿的父亲。那个男孩立刻不作声了，他不敢唤狗，因为他知道这个老头会把他拉走。于是他惊惶地沿着小路奔跑，想逃脱追捕的人，但老头马上在他后面颠颠地追起来。他们并排跑着，男孩开始大哭起来，然后转身又跑回来，茹泽娜的父亲也跟着跑回来，他们再次并排跑着。

一条德国种猎狗从灌木丛中溜出来。茹泽娜的父亲朝它伸出长竿，但是这条狗躲过了套索，向男孩跑去。男孩把它抱起来，按在怀里。另一个缉捕队员过来帮助茹泽娜的父亲，从男孩怀中抢走了德国猎狗。男孩哭嚷着，扭来扭去，老头不得不把他的手扭到背后，捂住他的嘴巴，因为叫声正引起过路人的注意。他们转身观望，但是不敢干涉。

茹泽娜老是看着她父亲和他那些同伴，她无比厌烦。可是，她能到哪里去呢？在她的住所里，除了一本读了一半，枯燥乏味侦探小说外，没有什么可使她高兴的东西。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她已经看过的影片。最叫人兴奋的场所是里士满楼的门厅，那儿有一台旧的电视机。她决定还是去看电视，她站起来。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老头们的叫喊，又使她强烈地感觉到体内安静的，宝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胎儿。它象是某个神圣的，能改变和提升她的命运的东西，把她和那些正在狂势也追捕的狗愚蠢的人区别开来。她开始坚信她决不能放弃，决不能投降，在她的子宫里，怀着她唯一的希望，唯一通向未来的保证。

当她快走出公园时，她看见了雅库布，他正站在里士满楼前面的人行道上，瞧着人们围捕狗。几小时前，她在吃午饭时只见过他一面，但还记得他。茹泽娜觉得那个住在她隔壁的病人非常讨厌，无论收音机的音量放得怎样小，她都喜欢把墙敲得砰砰响，因此，茹泽娜常常带着强烈的敌意注视着与她邻居有关的一切。

她不喜欢这人的脸，这张脸看上去带有讽刺意味。她憎恨讽刺，在她眼里，这种讽刺——所有的讽刺——就象是一个看守着通向她未来大门的武装守卫，对她仔细盘查，倨傲地拒绝她进去。她昂着头，挺起胸，想要充分摆出她那漂亮迷人的胸部和骄傲隆起的腹部，打雅库布身边经过。

忽然，这个人（她正从眼梢膘着他）用一种安洋、柔和的声调说：“过来……来吧，到这儿来……”

最初，她不清楚他为什么叫她，她被他声音中的温柔弄迷糊了，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她随即转过身来，看见一条肥大的、有着一张丑陋的人脸的哈叭狗，正紧跟在她脚后。

这条狗对雅库布的召唤作出响应，朝他跑去。雅库布抓住它的颈圈，“跟我来，要不你就要倒楣了。”这狗朝他抬起信赖的头，它的舌头象一面鲜艳的小旗摇摆着。

这是一个羞辱、可笑、细小，但却清楚明白的时刻：她的迷人和自豪根本没有被他看在眼里她以为他是在招呼她，而他却是在对一条狗说话。她打他身边走过去，停在里士满楼前的石阶上。

两个老头从街对面朝雅库布冲来。她怀着恶意的期望看着，

不由得站在老头们一边。

雅库布正牵着狗的颈圈朝大楼石阶走去，这时一个老头叫道：“快点儿把那条狗放了！”另一个老头加了一句：“以法律的名义！”

雅库布不理睬他们，继续往前走。一根长竿从背后伸过来，差点碰到他的身体，金属圈试探地在哈叭狗头上摆动。雅库布一把抢过长竿，把它扔到地上。

第三个老头跑了过来，他叫道：“你扰乱公务！我要叫警察！”

另一个老头尖声尖气地抗议道：“它在公园里到处乱跑！它在不准遛狗的游戏场所！它在沙箱里撒尿！孩子和狗哪个更重要？”

茹泽娜从阶梯上俯视着这一幕。直到现在，她只是在自己腹部里感到的骄傲，开始在她的全身增长，使她充满挑战的力量。当雅库布走上阶梯，走向她时，她说：“这狗不准带到这儿来！”

雅库布温和地回答她，但她不能再退让了，她又开腿站在里士满楼的大门中间，重说道：“这楼只能住人，不能住狗，不是给狗住的，这儿不准带狗！”

“小姐，你的长竿和套索在哪儿？”雅库布说，他抱着狗，试图从她身边挤过去。

茹泽娜听出雅库布话里的讽刺意识——这可恨的讽刺总象是要把她踢回她原来的地方，她不想蹲的地方。她恼怒得两眼冒火，一把抓住狗的颈圈。现在，他们用力地把颈圈拉来拉去。雅库布抓住茹泽娜的手腕，猛地一下把她的手拉掉，姑娘摇晃了一下。

“我敢断定你是在婴儿车里装满狗的模范！”她在他背后叫道。

雅库布转过身，他们的目光顿时碰在一起，充满了敌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条哈叭狗好奇地满屋子嗅着，仿佛不知道它刚才险些大难临头。雅库布展身躺在沙发上，不知道如何处置这条狗在。他喜欢它，它看上去挺温顺，讨人喜爱。事实上，这条狗在生疏的房间里很快就感到舒适自在，信赖一个陌生人，这种若无其事近于傻里傻气。在审视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后，它跳上沙发，躺在雅库布身边。雅库布吃了一惊，但没有对这种友谊表示反对。他把手放在狗背上，享受着它身上发出的热气。他一直喜欢狗，它们富有感情，忠实可爱，同时又完全深不可测。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些来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自然界，令人信任和快活的使节，它们的头脑里实际上在想些什么。

他搔着狗背，默想着刚才目睹的情景。那些带着长竿的老头，他把他们视作是监狱看守，审讯员，窥探邻居而希望发现一次偶然的政治议论的告密者一样的人。促使他们去干这种可悲的工作的动机何在？忿怒？当然是，但也是对秩序的向往，希望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机器世界，在那儿一切都将准确地运行，按照程序表工作，服从于一个无视个人的制度，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破坏秩序的过程。换言之：对秩序的热望是一个堂皇的托词，一种恶毒地厌恶人类的借口。

接着，他回想起那个企图挡住他路的金发姑娘，他心里涌起一阵痛苦的憎恨，他并不对那些带竿的老头感到愤怒，他很了解他们那一类人，他从不怀疑那种类型的人存在，他们不得不存在，他们永远都是他的迫害者。但是，那姑娘则另当别论，她表明了他永久的沉沦。她很漂亮，她不是作为一个迫害者，而是作为一个被这幕场景吸引过来，站在迫在者一边的旁观者出现在他面前。雅库布总是对这些旁观者不假思索地就站到刽子手一边，自觉地帮助压制受害者而感到恐惧。突然之间，刽子手成为一个和蔼可亲的形象，而受害者身上却有一种令人厌弃的贵族气味。

为了告别的聚会

大众的心也许曾经站在可怜的受害者一边，但如今却站在刽子手一边。在本世纪，猎捕人就是猎捕享有特权的人：那些读书的或拥有狗的人。

他的手触摸着狗的温暖身躯，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金发姑娘是一个征兆，她带来一个神秘的训示，表明他命中注定永远不会为这块土地所接收。她——大众的使节——将总是很高兴把他交到那些拿着有套索的长竿的人手中。他抱着狗，把它紧紧贴住。头脑里掠过一个念头，他绝不能抛开这只动物不管，他要保护它。他要把它带到国外去，作为一个遭受迫害的纪念品，作为那些逃出来的人的一个纪念品。但是，他接着意识到自己正在庇护这只性情温和的狗，仿佛它是一个陷于绝境的逃亡者，这一切顿时显得荒谬可笑起来。

有人敲门。斯克雷托走进来，“你回来得正好，我找了你一个下午。你到哪儿去啦？”

“我和奥尔加在一起，后来……”他正要讲狗的事情，但斯克雷托打断他：

“我就知道，你是在浪费时间。我们有这么多的事需要办，我已告诉巴特里弗你在这里，他邀请我们到他的寓所那边去。”

这时，那条狗跳下沙发，向斯克雷托跑去，它立起后腿，把前爪搭在医生的胸口上，斯克雷托摇着狗的后颈，不以为奇地说：“喂，博比斯，哦嗬，真是一条好狗……”

“它叫博比斯？”

“是的。”斯克雷托回答，并解释说，这条狗的主人在近郊开了一家小饭店。附近的人都认识它，因为它喜欢到处跑。

这狗意识到他们正在谈它，高兴得很，它摇着尾巴，试图舔斯克雷托的脸颊。

斯克雷托医生说：“你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你得为我分析一下巴特里弗，我不知道怎样接近他，我有一个为我们俩的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伟计划。”

“你指的是那些圣画？”

“让圣画见鬼去吧，”斯克雷托说，“我在想一个更重要的计划。我想要他收养我。”

“收养你？”

“收养我做儿子。对我来说，这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要是我成了他的儿子，我自然就拥有了美国国籍。”

“你想移居国外？”

“不，我不想。我的远大试验已做了一半，我不想中断它们。我今天要对你讲的是另一码事，因为在这些试验中我需要你的帮助。就美国国籍来说，关键问题是我会得到一个美国护照，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周游全世界。如果你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普通公民，你将永远被禁锢在这里，可我却非常渴望去访问冰岛。”

“为什么单单是冰岛？”

“因为那是捕大马哈鱼的最好地方。”斯克雷托解释，继续说：“有一个小小的复杂情况，就是巴特里弗仅仅比我大七岁。我不得不向他解释，收养严格地讲是一个法律的事，同生身的父亲身份没有关系，从理论上讲，即使我比他年龄大，他也可以做我的养父。我希望他会明白，尽管他有一个很年轻的妻子。她是我的一个病人，预定后天到达这里，我派了科薇德到城里机场去接她。”

“你把计划告诉科薇德了吗？”

“当然。我告诉她要不借任何代价，必须试图获得她未来婆婆的欢心。”

“那个美国人怎么样？他怎么看你的建议？”

“我不能使他理解，他看来根本不会接受这个想法。所以我需要你，看看什么会激怒他，以便我能适当地接近他。”

斯克雷托看看表，然后说巴特里弗正等着。

“可是，博比斯怎么办？”

“它究竟在干什么？”

雅库布向朋友解释他如何救下了这条狗的性命，但斯克雷托正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仅仅听进去一半。当雅库布说完后，他说：“这个店主的妻子是我的一个病人，两年前她生下一个美丽的婴儿。他们很喜欢博比斯，你应该明天把它送回去。这会儿，我们给它一颗安眠药吃，让它别打扰我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管，取出一片药，他捉住狗，掰开它的双颚，把药片投进它的喉咙。

“它很快就会进入梦乡。”他说，领着雅库布走出房间。

巴特里弗向他的两个客人表示欢迎。雅库布四下打量着房间，他走到有胡髭的圣徒画像前。“我听说你是一个画家。”他对巴特里弗说。

“是的，这是圣拉撒路，我的保护神。”

“他的光环为什么是蓝色的？”雅库布问。

“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通常人们看一幅画，往往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看的是什么。我把光环画成蓝色，仅仅因为事实上光环是蓝色的。”

雅库布一脸惊异，巴特里弗继续说：“怀着罕见的热忱热爱上帝的人，由于充满内心和溢于外表的欢乐而得到报偿，这种神圣的欢乐之光是温和的，平静的，有着蓝天的颜色。”

“我是这样理解你的，”雅库布打断他的话，“事实上你相信光环胜过相信画像的象征，对吗？”

“是的，”巴特里弗回答，“自然，我并不想象它们会不停地闪耀，或者那些圣徒会象活动的灯杆走遍世界。当然不会。只有在某个强烈的内心欢乐时刻，他们才发出一种蓝色的光辉。在耶稣死后的最初几个世纪，有许多圣徒和许多在内心了解他们的人，光环的颜色普遍都一致。你会发现在那时所有的油画和壁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光环都是蓝色的，只是从五世纪起，画家们渐渐开始用别的颜色描绘光环，例如橙色或黄色。到中世纪，它们一律用金色表现出来，金色更富于装饰性，更能显示教会的世俗权力和荣誉。但是，与那个时期类似原始基督教的教会相比，它并不更象一个真正的光环。”

“真有意思，”雅库布说。巴特里弗走到酒柜跟前，问他的客人想喝点什么，大家都要了法国白兰地。巴特里弗转身向着斯克雷托医生说：“我希望你不会忘掉那个不幸的父亲，这对我很重要。”

斯克雷托向主人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雅库布问他们在谈什么，他们向他解释了这个话题（我们得称赞这两人具有骑士风度的谨慎：他们一点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雅库布对那个不知名的孕妇深表同情。

“我们中每一个人都经过磨难！这是一种人生的考验。那些违背自己意愿屈从，成为父亲的人将终生遭到失败，他们变得痛苦，就象所有的失败者，总之希望其它人也有同样遭遇。”

“我亲爱的朋友！”巴特里弗叫道，“你怎么能在一个幸福的父亲面前讲这番话？你若是再呆两三天，你将有机会看到我那个出色的儿子，你会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我不会收回这话，”雅库布说，“因为你成为一个父亲并不违心！”

“这的确是真话，我是一个出于自己意愿和斯克雷托医生意愿的父亲。”

斯克雷托满意地点点头，声明他对做父亲也有与雅库布完全不同的看法，正如被他妻子科薇德幸福的多产证明的一样。他加上一句：“唯一使我对人类生育有点怀疑的是，父母有时会做出愚蠢无知的选择，世界上一些最无魅力的人感到他们必须拼命繁殖，显然他们抱有幻想，如果与后代分担，丑陋的负担就会变得

轻一些。”

巴特里弗表示斯克雷托医生的观点具有种族审美主义的特点。“我们不要忘了苏格拉底就象罪孽一样丑陋，不要忘了许多有名的情侣都缺乏肉体上的尽善尽美。种族审美主义几乎都是一种没有经验的表现。从没有深入研究爱情所带给人的快乐的人，严格地根据外貌来评价女人，但是，只有那些真正了解女人的人才知道，我们的眼睛展示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女人所能给予的财富的一个微小碎片。当上帝要人类彼此相爱和繁殖的，斯克雷托医生，上帝的意思既是指美丽的人，也是指丑陋的人。无论如何，我坚信这个审美标准是来自魔鬼，而不是来自上帝。在天堂里，丑陋与美丽的毫无区别。”

接着，雅库布加入了讨论，他强调审美的考虑对他的厌恶做父母并不起作用。“但是，我可以举出十个别的理由反对做父亲。”他加了一句。

“继续说，我很想知道。”巴特里弗说。

“首先，我不喜欢母性，”雅库布说，沉思地停了一下，“现代社会已经使所有的神话消失，儿童们已不再天真纯洁了，弗洛伊德发现了婴儿的性欲，告诉我们关于俄狄浦斯的事。只有伊俄卡斯达还保持着神秘，没有人将她的面纱扯下。母亲的身份是最后和最大的禁忌，也正是在这里，最大的灾难被掩盖了。没有比母子之间的束缚更难以忍受的了，它常常使孩子丧失活动能力，而一个快成人的儿子会使母亲产生最强烈的性欲痛苦。我再说一遍，做母亲是一个灾难，我不想歌颂它。”

“说下去。”巴特里弗说。

“我不想看见母亲们生育还有另一个理由，”雅库布显得有点不安地说，“我喜欢女人的躯体，一想到一个可爱的乳房变成了一个奶袋，我就感到恶心。”

“说下去。”巴特里弗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这位医生肯定会证明说，那些女孩子的妇女比选择流产的妇女更多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护士们对那些接受流产的女人表示出一种轻蔑，尽管在她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她们自己也许不得不遭受同样的经历。但是，这种蔑视比必然性强得多，因为对生育的崇拜是受人的本能支配。这就是在宣传人口增长时寻找必然性是多余的原因。在教会宣讲的人口训戒中，你听出了耶稣的声音吗？或者，在官方关于人口增长的共产主义观点中，你认为反映了马克思的声音吗？保存人类的强烈欲望最终将使人类窒息而死。可是，我们的宣传却在拼命灌输，公众被一幅幅喂奶的母亲或露齿浅笑的幼儿的宣传画感动得流泪。这真令人厌恶。当我想象自己象千百万愚蠢的父亲一样，带着蠢笨的笑容俯在一辆婴儿车上，我就不寒而栗。”

“说下去。”巴特里弗说。

“而且，我当然必须考虑，我将把我的孩子送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马上就会被赶进学校，在那儿，他的头脑里将灌满我曾终生与之搏斗的十足的谎言和废话。我难道能看着我的后代慢慢变成一个合格的白痴吗？难道我把自己的智力遗传给他，仅仅是为了在他陷入和过去相同的冲突时，看着他遭受挫折吗？”

“说下去。”巴特里弗说。

“然后，我自然也要为自己想想，在这个国家，父母因他们的子女不顺从而受到惩罚，子女因他们父母有罪也受到惩罚。多少年轻人因他们的父母失宠被赶出了学校！又有多少父母仅仅为了避免连累他们的子女，在怯懦、屈从中度过一生！在这个国家，任何想要维护自由的人都应该忘掉要孩子的想法。”雅库布说完，陷入了沉默。

“你只给了我们五个理由，你还需要举出五个来凑成十个。”巴特里弗说。

“最后一个理由非常充分，它可以代替五个理由，”雅库布回

为了告别的聚会

答，“做父母就意味着完全肯定人的生命。作为一个父亲，就如同向世界宣布：我来到世上，我体验了生命，我发现它是如此美妙，我认为它是值得繁衍的。”

“那么，你没有发现生命是美好的？”

雅库布试图把话说得更确切，他谨慎地说：“我所知道的是，我决不会深信不疑地说：人是优秀的生物，我希望他们繁衍。”

“那是因为你只经历了生活的一个方面，一个最糟的方面。”斯克雷托医生说，“你从不知道怎样生活，你总是认为处在生活的中心是你的责任，就是说，处在活动的中心。你如此关注的活动是什么呢？是政治。政治，生活中最不真实，最没有价值的一部分，政治是浮在表面上肮脏的泡沫，而真正的生活却发生在深处。探索女性的生殖已经进行了几千年，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历史，哪一个政府碰巧在此刻当权，对它毫无影响。当我戴上橡皮手套，触摸一个女人的子宫时，我比你更接近于生活的中心。你在关注人类的幸福中，却险些丧失了你自己的生活。”

雅库布不但对朋友的指责毫不反对，相反却同意地点点头。斯克雷托得到鼓励，继续说：“阿基米德用他的圆，米开朗基罗用他的石头，巴斯德用他的试管——这些都是改变了人类生活，创造了真正历史的人，而政治家们……”斯克雷托不屑地摆摆手。

“政治家们吗？我来回答这个，”雅库布说，“艺术和科学是真正的历史舞台，而政治事实上却是一个用人来进行新奇试验的封闭的实验室，供做实验的人被猛推进活板门，然后被提到舞台上，为观众的喝彩所吸引，为刽子手的绞索所恐吓，遭受诽谤和被迫诽谤别人。我是这个实验室的一部分，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实验动物，我知道我没有创造新的价值（我的那些同事也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但是，我确信我比大部分人更了解人的本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理解你，”巴特里弗说，“我知道你描述的那种实验室，尽管我从来没有充当一个研究者的角色，而总是一个供实验用的人。战争期间我正在德国，我所爱的女人向盖世太保告发了我。他们去她那里，给她看一张我和另一个女人手挽手的照片，她倍感伤心。正如你所知道的，受了伤害的爱情常常以憎恨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关进监狱时，明显地感到这正是爱情的恶果。发现自己落到盖世太保手中，并且意识到这种命运实际上是一个被热烈爱着的男人的特殊荣幸，这难道这不够美妙吗？”

雅库布反对说：“真正使我对人感到厌恶的就是这种欺骗，人的残忍、卑鄙和狭隘常常掩盖在激情和感伤的面纱下。一个人把你送上死路，并因此而流泪。你却由于某个非常平凡的女人，走上了绞刑架，还确信你正在值得莎士比亚一写的悲剧中扮演一个崇高的角色。”

“战争结束后，她流着眼泪回到我身边，”巴特里弗继续说，仿佛没有听见雅库布的话，“我告诉她：别担心，巴特里弗不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在这点上，”雅库布说，“常常使我想到了希律王。你知道这故事，他信以为发现了未来的犹太王的出生，因为害怕他失去王位，就杀掉了所有的男婴。我对希律王却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我知道这只是一点怪念头，我仍认为希律王是一个有教养、聪明和高尚的国王，他在政治的实验室里度过了很长的学徒期，对世界和人都懂得了很多。实际上，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如果我没弄错，甚至上帝本人对人类也有过重新考虑，打算除灭他的造物。”

“这千真万确，”巴特里弗同意，“在《创世纪》里写道：‘我要毁灭我所创造的人……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

“当上帝允许诺亚在方舟里自救，以便让人类的故事继续演下去时，也许对上帝来说，这个时刻是软弱的，我们能肯定上帝

为了告别的聚会

从来没有懊悔过这个软弱时刻吗？但是，不管他是否后悔，都已经太迟了，上帝不能频频改变他的决定而使自己显得可笑，也许这正是上帝本人在希律王心中播下了这个念头？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个可能性，不是吗？”

巴特里弗耸耸肩膀，保持沉默。

“希律王是一个国王，他并不仅仅对自己负责，他决不能象我这样对自己说：让别人去随心所欲吧，我拒绝传宗接代。希律王是一个国王，他知道他有责任做出决定，不仅为他自己，还为别人。他代表整个人类做出决定，人将不再重复自己，这就是“无辜者的大屠杀”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希律王不是出于传统所认为的那种卑鄙动机，而是受到从人类手中拯救世界的最崇高愿望的鼓舞。”

“我很喜欢你对希律王的解释，”巴特里弗说，“事实上，我是如此喜欢它，以至于从现在起，我要象你那样去思考‘无辜者的大屠杀’。但是不要忘记，正是在希律王决定除灭人类时，在他的屠刀下有一个小男孩逃过了，诞生在伯利恒城。这男孩长大了，他告诉人们，为了使生命有价值，仅仅做一件事就够了：彼此相爱。也许希律王受过良好教育，深谙人心，也许耶稣实际上是个年轻人，对生活知之甚少，也许他的全部教义都可以用他的年轻和不谙世故来解释，可他的天真，假如你乐意这么说，却是对的。”

“对？有谁证明过他是对的？”雅库布好辩地说。

“没有人，”巴特里弗回答，“没有人证明过，也没有人愿意。耶稣非常爱他的圣父，他是实在无法看着万物造物法，他依靠爱指引，而不是依靠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希律王和耶稣之间的争论只能在我们内心做出裁决。做一个人有价值吗？我没有证明，但靠了耶稣，我相信回答是肯定的。”他带着笑容，用手指着斯克雷托医生，“这就是我所以把妻子送到这儿来，送到我们这位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医生这儿来。在我眼里，他是耶稣的一个圣洁的信徒，他非常理智地创造奇迹，唤醒女人子宫内沉睡的新生命。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

雅库布总是用父亲般的关心对待奥尔加，喜欢把自己叫做她的“老家伙”。他很清楚在他的生活中并不缺少女人，他对待她们完全不象这样，这使她感到嫉妒。但是今天，她第一次想到雅库布真的有点老了。他的行为散发出一种年轻人在他们长辈中感到的衰老的虚弱气味。

夸大他们所经过的苦啦，把他们痛苦的过去变为一种坚忍的博物馆，是人在颓废与衰老的表现（哎，这些悲痛的博物馆，通常很少能吸引参观者！）。

奥尔加意识到自己是雅库布的博物馆里一个主要的活展品，他对她那高尚无私的关系是打算使参观者感动得唏嘘不已。

今天，已经给她介绍了这个博物馆里最珍贵的死展品：那个淡蓝色的药片。刚才，当他抱它在她面前打开时，她诧异地发现自己一点儿也不为之所动。她了解雅库布经历过可怕的折磨，并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但是，他叙述自己经历时那种悲怆神情却略显可笑，他小心翼翼重新折好薄纸的动作也显得做作，仿佛他正在公开一个无价的钻石。她不明白他为何这样坚决地要归还毒药，既然他竭力宣布每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掌握自己的生死。离开这个国家以后，他也可能会成为癌症或其它一些致命疾病的受害者，他仍然需要这片毒药。不，对雅库布来说，表明这个药片并不仅仅一个有用的手段，而且是一个必须按照仪式归还给高级神父的神圣象征，但这是可笑的。

她正从浴室回来，到里士满楼去。尽管她想得很刻薄，她还是盼望跟雅库布在一起。她非常想使他的博物馆受到侮辱，表现得象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展品。因此，当她发现门上有张便条，告知她雅库布和斯克雷托在隔壁巴特里弗的房间，要她去那儿见

为了告别的聚会

他们时，她有点失望。她在和人接触时常会感到不安，对于巴特里弗她无所知，而斯克雷托医生通常用一种仁慈而冷淡的态度对待她。

然而，巴特里弗很快就使她感到自在了。他一躬到底，对她表示欢迎，并责怪斯克雷托没有早把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女人介绍给他。

斯克雷托分辩说，雅库布已把这姑娘委托给他照顾，他有意忍住不把她介绍给巴特里弗，有那是因为她很清楚了不能有任的女人能抵抗他的引诱。

巴特里弗十分愉快、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托辞，他拿起电话，定了几份晚餐。

“很难相信，”斯克雷托医生说，“我们的朋友怎么会设法过得这么好，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连一个供应象样饭菜的饭店都没有。”

巴特里弗用手指了一下电话机旁边一个打开的雪茄盒，里面塞满了零零碎碎的美钞。“一个人必须大方……”他笑着说。

雅库布议论说，他以前从未见过巴行罗弗那样的人，如此热衷于信仰上帝，而又如此热衷于设法享受体面的生活。

“这说明你也许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巴特里弗说，“福音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喜讯’，受生活是耶稣留给我们的最主要的遗训。”

奥尔加觉得这是她参加谈话的大好时机，“我的老师们总是强调说，基督徒把现世的存在仅仅看作是一条泪谷，他们热烈地期待只有在死后才会开始的真正的生活。”

“我亲爱的年轻女士，”巴特里弗说，“千万不要相信老师的话。”

“我们还被告知，圣徒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舍弃生活，”奥尔加又说，“他们折磨自己而不是相亲相爱，他们把自己关进修道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不是互相交谈，他们咀嚼树根和浆果而不是打电话定饭菜。”

“你一点不了解圣徒们，亲爱的奥尔加，他们是非常渴望生活欢乐的人，只不过他们获得欢乐的方式有些特殊。你认为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是什么？你甚至不能猜出这个回答，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真诚。这不是一个责备，因为真诚需要认识自我，而认识自我需要有某种成熟，因此，一个外表姑娘怎么会是真诚的呢？她不会，因为她不了解自己的内在本质，但是，如果她果真了解自我，她会同意我，人生的最大快乐莫过于别人的赞美。”

奥尔加回答说她可以想出更大的快乐。

“这我不相信，”巴特里弗说，“就拿最近报纸上大出风头的那个有名的短跑运动员来说，他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连续三次获胜，你认为他是那些放弃生活的人吗？但他无疑得放弃许多愉快的交谈，谈情说爱和宴会，围着练习跑道，跑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个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很象我们那些圣徒的苦行。亚历山大的圣马卡里奥斯住在沙漠里时，经常用沙子装满一个篮子，把它背在背上，连续几天在无边的大漠里跋涉，直到完全筋疲力尽。但是，那个奥林匹克的赛跑运动员和亚历山大的马卡里奥斯都认为报偿是这样吸引人，它超过了他们的所有辛劳。你知道在一个巨大的奥林匹克赛场听到欢呼声是怎么样吗？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圣马卡里奥斯十分清楚他为什么背着沙篮，他那破纪录的沙漠朝圣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基督教世界。圣马卡里奥斯正象你们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在五千米赛跑中获胜后，接着又参加了一万米赛跑，一万米赛跑获胜后，再获得马拉松比赛的冠军他才休息。对赞美的渴望是不可遏止的。圣马卡里奥斯到泰比斯修道院时没有被认出来，他要求人们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僧侣接受。他等待着四十天斋戒开始，接着便迎来了他光荣的时刻：当所有人坐下来斋戒时，他整整四十天都一直站着！你简直不能想象这种成就！或者，再想想柱上苦修者圣西缅，他在沙漠中部为

为了告别的聚会

自己造了一个顶上有平台的高柱，自己正好可以立要上面。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站在这个柱子顶上。基督教世界热烈地赞美他那难以置信的记录。一个靠这些成就便象是超级了人类的极限。圣西缅是五世纪的尤里·加加林当巴黎的圣安妮通过一个高卢的传教团，听到圣西缅知道她的生活，并从他的柱子顶上为她祝福时，你能想象充满她内心的欢乐吗？你认为他为什么这样渴望打破纪录？是因为他已经放弃了生活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吗？别天真了！教会神父们完全知道圣西缅充满自负，他们使他受到一次考验，以他们精神权威的名义，命令他从柱子上下来，停止追求一个纪录。这对圣西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他相当聪明，或者说相当狡猾地服从了。教父们并不反对他的行为，他们只想证实他的自负没有超过他的服从，当看到他沮丧地从栖身处下来，他们就命令他又爬上去。这样，圣西缅一直到死都待在柱子顶上，并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和赞美。”

奥尔加听得很认真，但听到巴特里弗的最后一句话，她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对赞美的强烈渴望是令人感动的，这没什么可笑的，”巴特里弗说，“一个渴望得到赞美的人属于人民，他感到与他们紧紧相连，没有他们就不能活着。圣西缅独自一人待在空中，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柱子上，可他还要与别人谈心！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千百双眼睛渴慕地盯着他，这使他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这是一个爱人、爱生活的典例。你不会知道，亲爱的奥尔加，西缅苦修者在今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天巨大。他直到今天都活在我们所有人中间。”

这时有人敲门。侍者推着一辆盛满食品的手推车进来，他展开一张桌布，开始整理桌子。巴特里弗伸手在雪茄盒里抓了一把角子，放进侍者的口袋。他们都开始吃起来，侍者站在他们背后，给他们的杯子里斟满酒，依次端上各道菜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巴特里弗品评着各式各样的菜。斯克雷托说，他不记得何时吃得这样好过，“也许我最后一次享受这样的饭菜，还是在我母亲活着时，她为我烧的。但那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我五岁时就成了孤儿，我被抛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它的食物的味道也是生疏的。对食物的享受只有在爱的气氛中才会产生。”

“千真万确，”巴特里弗同意，一边用餐叉叉起一块牛肉。

“孤儿的食欲会有所减退。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自己既没有母亲又没有父亲，我的心就会作痛。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漂泊，可是相信我，为了有一个爸爸，我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右手。”

“你过高估价了家庭的关系，”巴特里弗说，“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亲人。别忘了耶稣说的话，当人们试图叫他回到他母亲和兄弟身边时，他指着他的门徒说：‘他们就是我的母亲和兄弟。’”

斯克雷托医生反对说：“尽管如此，教会还是丝毫不会打算削弱家庭的关系，或者用某种松散的公社制来代替家庭所起的作用。”

“教会不是耶稣。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在我眼里，圣保罗不仅是一个耶稣的门徒，而且还是一个歪曲他教义的人，他从扫罗到保罗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够那些一夜之间就改变信仰的慷慨激昂的狂热者吗？不要对我说，那些狂热者是被爱所驱使！他们是咕哝着十戒的说教者，但耶稣不是一个说教者，请回想一下他说的话，当他们责备他对安息日不够尊重时，他说：‘安息日是为了人，而非人是为了安息日。’耶稣喜欢女人！可你能想象圣保罗是一个有感情的正常人吗？圣保罗会谴责我，因为我喜欢女人，但耶稣就不会。我认为，爱女人，爱许多女人，而又被她们回报以爱，没有什么错。”巴特里弗微笑着，对自己很满意，“朋友们，我没有过安静的生活，我曾几度面临死亡。但是另一方面，上帝对我却很慷慨，我认识许多女人，我

了解她们的爱。”

饭吃完了，作者正准备收拾桌子。这时又有人敲门，声音很轻，很胆怯，似乎在等待别人的鼓励。巴特里弗说：“进来。”

门开了，进来一个孩子，一个约摸五岁的小姑娘。这孩子穿着一件白色衣服，宽松的袖子，腰上系着一根宽大的白带子，在背后打成一个大蝴蝶结，活象是两只翅膀。她手上拿着一朵花，一朵硕大的大丽花。当她看见满屋人都停下来，把目光抛向她，她便站住不动，不敢再往前走。

巴特里弗站起来，微笑着说：“别害怕，我们的小天使，进来吧。”

这孩子象是被巴特里弗的笑容迷住了，她笑着朝他跑过去，巴特里弗接过花，吻吻她的额头。

所有的人望着这一幕场景，包括那个侍者在内，都惊讶得愣住了。这个孩子背着她的大白蝴蝶结，的确象一个展翅飞翔的小天使，而巴特里弗倾着身子，手里拿着大丽花的花柄，看上去就象一个装饰在乡镇广场上的奇特的圣徒雕像。

他转身向着他的客人，“亲爱的朋友们，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象我一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我很愿意跟你们坐到夜深，但是，你们已看到这是不可能的，这位可爱的小天使叫我到一个正等着我的人那里去。我要告诉你们，生活在许多方面亏待过我，可我的感情生活却一帆风顺。”

巴特里弗把大丽花举在胸前，另一只手扶着小姑娘的肩膀，朝四周鞠躬，奥尔加觉得他象是在演戏似的，很可笑。她很高兴他的离开，她终于可以单独地和雅库布私处了。

巴特里弗转过身，领着孩子朝门口走去。但在离开房间之前，他伸手在雪茄盒里抓了一大把银角子，塞满了自己的衣袋。

侍者把碟子和空瓶堆在手推车上，等他离开房间后，奥尔加就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个小女该到底是谁？”

“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斯克雷托回答。

“她的确长得象一个小天使。”雅库布。

奥尔加笑起来，“一个拉皮条的天使？”

“是的，一个拉皮条的人。她的天使就该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一个天使，”斯克雷托说，“但是这肯定很奇怪，我以前从没见过这孩子。我几乎认识这一带所有的人。”

“那么，只有一个解释，”雅库布笑道，“她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管她是一个天使，还是一个本地清洁女工的女儿，有一件事我能肯定，”奥尔加说，“根本不会有什么可爱的女人在等着他！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总是忍不住要自吹自擂。”

“我喜欢他。”雅库布说。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说他是这个地球上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奥尔加争辩道，“如果在我们到来前一小时，他给这个小女孩一把角子，要她在指定的时间到来，我一点儿不会感到惊奇。信仰宗教的人都非常善于演出奇迹般的场面。”

“我希望你是对的，”斯克雷托医生说，“你知道，巴特里弗先生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每天晚上做爱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危险。”

“你看！到底还是我正确！他所有关于女人的暗示都不过是一种空话！”

“我亲爱的年轻小姐，”斯克雷托说，“我是他的医生和朋友，可我仍然不能肯定这点，我完全不知道。”

“他真的病得很重吗？”雅库布说。

“你想他为什么会在这个疗养地待了一年多？他的妻子，他迷恋着的那个女人，只是偶尔到这里来。”

“要是没有他，这儿就太沉闷了。”雅库布说。

为了告别的聚会

事实上，在这个生疏的房间里，他们三人都忽然觉得孤单，不想再留下去了。

斯克雷托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要把奥尔加小姐带回去，然后我们可以去散散步，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谈。”

“我还没有想睡觉的念头！”奥尔加反对说。

“是时候了，我以医生的身份，命令你去睡觉。”斯克雷托正经地说。

他们离开里士满楼，然后穿过公园。在路上，奥尔加悄悄地对雅库布说：“今天晚上我要和你单独在一起……”

雅库布只是耸耸肩膀，斯克雷托无可争议的权威影响了他的意愿。他们带着这姑娘到了马克思楼。在他朋友面前，雅库布甚至没有吻她的脸颊，就像往常一样，医生对她梅脯般胸脯的反感使他气馁。他看到奥尔加脸上的失望表情，为伤害了她而感到深深的歉意。

“那么，你觉得怎样？”当斯克雷托发现和朋友单独在一起时，他问，“听了我需要一个父亲的解释，就是石头也会落泪，可他光是在不断地胡诌什么圣保罗。难道抓住要点对他真的这么难吗？两年来，我一直问他灌输这样一种想法，我是一个孤儿，我反复说明一份美国护照的好处。我本来应该告诉他关于各种各样收养例子的一千件轶事。我一直指望他很早就懂得这个暗示，并收养我。”

“他把自己裹得太紧。”雅库布说。

“是这样。”斯克雷托同意。

“你实在不能责备他，如果他是一个病人，”雅库布反驳说，加了一句：“当然，假如他的状况的确象你说得那样严重。”

“其至比这还糟，”斯克雷托说，“半年前，他由于一种新的血管梗塞病倒了，一种很严重的血管梗塞。打那以后，他就不敢再离开这里。他住在这里就象一个囚犯，他的生命随时会结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他知道这点。”

“假若这样，”雅库布沉思地说，“你早该认识到间接的表示不会有意义，因为你的暗示只会消溶在他对自己的冥想之中。你应当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想要什么，我肯定他会同意的，因为他喜欢让人愉快，这个符合他所谓的形象，他想要使人们幸福。”

“你是一个天才！”斯克雷托叫道，顿时停下来。“这就象哥伦布的鸡蛋一样简单。你是完全正确的！我象一个傻瓜，浪费了两年的时间，只是由于我对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不必要的吭吭哧哧。使我失去了两年时间！这全是你的错，你早该告诉我的！”

“你应该早点问我！”

“你有两年多没来了！”

两个朋友轻快地穿过黑魑魑的公园，呼吸着秋天的清澈空气。

“我让他成为了一个父亲，”斯克雷托说，“所以，他应该让我成为一个儿子，这才是公平的做法。”

雅库布表示同意。

“你知道我的苦恼是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斯克雷托又说，“我周围都是些白痴，在这个地方，难道还有人值得我去请教吗？聪明的人全都被迫流亡了。我日夜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的领域：人类生产出难以置信的大量白痴。越是蠢笨的人就越喜欢繁殖，那些较优秀的人至多生一个孩子，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象你自己——却决定一个也不生，这是一个灾难。我总在梦想着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一个人将不是生在陌生人中间，而是生在兄弟们中间。”

雅库布听着斯克雷托的议论，并不觉得很感兴趣。斯克雷托继续说：

“我并不是在说一个空话！我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医生，‘兄弟’这个词对我来说有着具体的含义，兄弟们就是那些至少

为了告别的聚会

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或母亲的人，所罗门所有的儿子都是兄弟，尽管他们来自千百个不同的母亲。那简直太妙了！你不这样认为？”

雅库布呼吸者凉爽的夜气，不知道怎么回答。

“当然，”斯克雷托又说，“强迫人们考虑子孙后代，克制他们的性生活，这是很难的。但不管怎样，这不是事情的关键，二十世纪应当能发现解决人种合理繁殖问题的新方法。我们不能再继续将爱和生育混为一谈。”

雅库布发现自己是赞同这个观点的。

“你关心的只是如何把爱中解决出来，”斯克雷托说，“可是我更关心把生育从爱情中解放出来。我想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我已用自己的精液建立了一个精子库。”

雅库布终于竖起了耳朵。

“你觉得这怎么样？”

“听起来是个绝妙的主意。”

“是吗？我已经用这种方法治愈了许多没有孩子的妇女，别忘了许多妻子不生育原因在于她们的丈夫。我有很多来自共和国各地的求诊者，另外，最近四年我一直在负责这一地区的常规妇科检查。没有比捣腾注射器更容易的事了，装满这种产生生命的原质，把它注射进这些女人体内。”

“你至今已有了多少孩子？”

“我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可是我只能对确切的数字进行猜测。有时候我不能肯定我的父亲身份，因为我的病人对我不忠实，就是说，和她们的丈夫过性生活。除此之外，她们回到自己的城市，甚至常常不让我知道我的治疗急于成功。对本地的病人我掌握得多一点。”

斯克雷托停下来。雅库布完全沉浸在温柔的冥想之中，斯克雷托的计划使他狂喜和感动，这正是他的老朋友的特点，不可救药的白日梦者。“这肯定是伟大的，同这么多女人有这么多孩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说。

“而他们都是兄弟。”斯克雷托补充道。

两人继续散步。芬芳的空气填满了他们心肺。最后，斯克雷托说道：

“你知道，我常常对自己说，尽管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地球上，有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事，但我们绝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我不能自由地周游这个地球，使我感到愤怒，可我绝不愿永远离开我的祖国，我也绝不愿诽谤它，我宁愿咒骂我自己。我们哪一个做了什么使祖国变得更好？我们又做了什么使它更适于居住？使它成为一个我们真正感到安适的国家？”斯克雷托的声音变得亲切柔和：“家……一个人只能在自己的同胞中感到安适。因为你告诉我你快离开了，我决定得让你参与我的计划。我给你留出一个试管，你就要出国了，去很远的地方，但与此同时，这块土地上将要生出你的孩子！再过一、二十年，你将会看见这个国家变得多么可爱！”

一轮圆月高挂天上（它将一直在那儿，直到我们的故事的最后一夜。因此，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把这故事称做“月下的冒险”）。斯克雷托陪送雅库布回到里土满楼，“明天不要走。”他说。

“我明天一定要走，他们正等着我。”雅库布回答，但是他知道他可能会改变主意。

“胡说，”斯克雷托说，“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计划，明天我们再讨论一下细节。”

第四天

早晨，克利马夫人准备离开家时，她的太夫仍赖在床上不肯起身。

“我还不起床？”她问他。

“你干吗着急？那些傻瓜不值得这样。”克利马回答，一边打呵欠一边翻身。

他已经告诉他，在两天前那次讨厌的会议上，人们逼迫他保证留出一些空余时间给业余管乐队。已经安排他在星期四晚上去一个山区疗养地，同一个爱好爵士乐的医生和另一个业余音乐家举办一次音乐会。他怒气冲冲地咒骂着，但克利马夫人盯着他的脸，非常清楚他的发怒是在作戏，所有关于音乐会的故事都不过是掩盖某个恋爱私情的花招。对她来说，他的脸是一本打开的书，他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因此，当他此刻抱怨着，转身面向一边躺着，她立刻明白了，他这样做不是由于困倦，而是为了掩藏他的脸，以免她仔细地观察它，于是她上班去了。在疾病夺走了她在舞台上的位置后，雅库布为她在剧院里找了一个秘书工作。这工作不赖，她常常能遇见一些有趣的人，而且，她喜欢有相当多的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

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桌前坐下来起草几份公函，但是，她发现很难集中思想。

没有什么东西能象嫉妒那样完全地占有一个人。一年前凯米蕾母亲的去世肯定比小号手的不忠更为不幸，但是，居丧并不怎么使她感到痛苦，尽管凯米蕾非常爱她的母亲。她失去亲人的悲痛是多方面的，有悲伤，有憧憬，有辛酸，有自责，也有平静的微笑，因而痛苦也大大地分散了：她的思想从她母亲的灵柩边回溯到她的童年，甚至还回溯到她母亲的童年。她头脑里忙着处理现实的事实，想着广阔的未来，想着在旁边安慰她的忠实的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夫（是的，在那段非常的日子里，克利马是她的安慰）。

相比之下，嫉妒的痛苦就难以分散，它象一个钻头对着一点旋转。母亲的死打开了未来的大门（一个不同的，孤独的，但更成熟的未来），丈夫的不忠带来的痛苦却没有打开一个大门。她的一切都关注在他那不忠实的身躯的一个单纯的（不变的）印象上，关注在一个单纯的（不变的）谴责上。母亲死后，凯米蕾还能听听音乐，甚至读读书。但是嫉妒一旦发作，她什么事也做不了。

当克利马一提到他的出门时，她就产生了去疗养地的念头，去核对一下这可疑的音乐会。可她放弃了计划，她知道克利马痛恨任何嫉妒的表现。然而，嫉妒在她内心象一个赛车马达那样旋转，她禁不住拿电话筒，给火车站打电话。她装得没有任何特殊意图，极力表现得不心慌意乱，集中精神地通了话。

她得知火车将在早晨十一点钟开出。她似乎看见自己艰难地行走在一个陌生城镇的街道上，寻找善标有克利马名字的海报，在疗养地问事处询问人们是否知道她丈夫举办的音乐会，发现并没有这样的音乐会预告，最后，她不知所从，身心交瘁，怀着被欺骗的心情回到家中。她进一步想象第二天克利马给她讲起音乐会，逼他描述细技术声，她将注视着他的脸，听着他那些杜撰的故事，并带着苦涩的快活，喝下他那些充满谎言的有毒饮料。

然而，她立即又谴责自己：这决不是她行动的方式，她决不能接连几天、几星期把时间花在暗中监视和猜疑的臆想上。她害怕失去他——而正是这种恐惧会最终把他从她身边夺走！但是，另一个声音却用狡猾的天真语气回答道：说到底，暗中监视他并不是一个问题！克利马说他打算开一个音乐会，而她完全相信他！恰恰因为她把所有嫉妒都抛在了一边，她表面上才接受了他的话，没有丝毫怀疑！他不是说他不愿去，担心不得不在那儿度过令人厌烦的一昼夜吗？所以她想要跟着他去，让他大吃一惊！在

为了告别的聚会

音乐会结束时，满脸不悦的克利马将一边鞠躬致意，一边想着漫长而疲倦的归程——转瞬间，她将忽然出现舞台脚下，他会又惊又喜地看着她，然后，他们便一起愉快地大笑起来！

她走进导演的办公室，把仔细起草好的公文递给他。在剧院里他们都喜欢她，她是一个著名音乐家的妻子。但她从不摆架子了，而是平易近人。她脸上常有一种悲伤的神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解除戒备，导演通常对她十分和气。此刻，他很快就同意了她在离开一段时间的要求。她答应在星期五下午回来。直至做完全部工作才离开。

正是十点钟，奥尔加开始了她的常规治疗。她从茹泽娜手中接过一床白色大被单，一把钥匙。然后去她的小屋，脱掉衣服，把它们挂在一个衣架上，用被单把自己裹起来，象裹着一件长袍似的。她锁上小屋，把钥匙还给茹泽娜，然后去隔壁的大厅，那儿是浴池。她把被单扔在栏杆上，从金属梯上爬下去，加入到一群已经泡在水里的女人中间。浴池并不大，但奥尔加确信游泳对她的健康是重要的，她试图划两下，激起的水花溅到一个正在说话的女人嘴里。“你干什么？”她恼火地对奥尔加嚷道：“这儿不是游泳池！”

女人们象一只只巨大的青蛙，围坐在水池的边缘。奥尔加害怕她们，所有的人都比她高大强壮，她们身材臃肿，有厚厚的脂肪和打皱的皮肤。她谦卑地坐在她们中间，曲肩拱背，皱紧眉头。

接着，她忽然注意到有人站在门边，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男人，穿着一条蓝色的细斜纹工装裤，一件破旧的毛线衫。

“那年轻人在这儿干什么？”她叫道。

所有女人都顺着奥尔加手指的方向转过身去，并开始大笑和咯咯傻笑。茹泽娜出现了，大声宣布：“拍电影的人来了，他们准备为大家拍一部新闻短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人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多么愚蠢的主意！”奥尔加提出了抗议。

“他们有上面的许可。”茹泽娜说。

“我不愿意，没有人征求过我的许可！”奥尔加愤怒地抗议。

那个穿破旧毛线衫的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个曝光表，摇摇晃晃的，走到浴池边，带着一种奥尔加觉得侮慢的笑容注视着她，“女士，成千上万的人在屏幕上看见你，他们会为你神魂颠倒的！”

女人们重新爆发出一阵笑声。奥尔加用手掩住她的胸脯（这并不难，如我们所知，她的乳房就象一对梅脯），蜷缩在其他人背后。

又有两个穿工装裤的男人走进来，其中一个个子较高的人说道：“女士们，大家动作随便一点，就像我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奥尔加伸手抓过挂在栏杆上的被单，迅速地用它把自己裹起来，从镶着瓷砖的水池边爬上来。被单湿漉漉的入下滴水。

“嗨嗨！你去哪儿？”那个穿破旧毛线衫的青年冲她叫道。

“按照规定，你得在这个池子里再待一刻钟！”茹泽娜对她叫道。

“她害羞！”她们在她背后笑道。

“她怕有人会玷污了她的清白。”茹泽娜说。

“一个公主！”池子里的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任何不想上电影的人当然都可以自由离开。”那个高个男人平静地说。

“我们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我们都是美人鱼！”一个肥胖的女人十分响亮地说。又爆发了一阵笑声，水面都被晃动了。

“但是，这个姑娘无权离开！她应该在这儿再待一刻钟！”当奥尔加挑战似地向她的小屋走去时，茹泽娜仍旧反对说。

没有人会由于茹泽娜的脾气不好而责备她，但是，她为什么

会对奥尔加拒绝拍电影这样恼火？为什么她同这群用尖叫和傻笑欢迎男人到来的直率的已婚妇女目标如此一致？这些女人究竟为什么要快活得尖叫喊？想必不是因为她们想给这些年轻男人留下可爱的印象，并且勾引他们？

不，但是她们厚颜的表现正是由于她们知道，自己没有诱人的魅力。她们对年轻女性的可爱充满厌恶，希望展览她们无用的女性身躯，作为对裸女的嘲弄和侮辱。她们渴望破坏女性美丽的荣耀，因为她们知道，归根结底，一个躯体多少象另一个躯体。丑为自己向美报了仇，它在一个男人耳边悄语：瞧，这就是你觉得这般迷人的那个女性体态的真相！瞧，这个讨人厌的、下垂的乳房，和你这般愚蠢地崇拜的那个匀称胸脯是同样的东西！

池子里这些已婚女人兴高采烈的起哄，是对青春转瞬即逝的一个恋尸庆功会，并且因为一个年轻姑娘以在场而更加欢腾。当奥尔加用被单遮盖住自己时，她们看出这是对她们刻毒的庆典的一个挑战行为，她们被激怒了。

然而，茹泽娜又是为什么呢？她既不胖，也不老，事实上她比奥尔加还要好看。那么，她为什么没有和她休戚相关的感觉？

如果她已决心打掉孩子，并且确信同克利马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她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男人的爱情会使一个女人超群出众，茹泽娜将掏喜若狂地品尝到她的独一无二。她会在这些肥胖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敌人，而在奥尔加身上看到自己的姐妹。她将会祝愿她好，就象漂亮对漂亮微笑，幸福对幸福微笑，爱情对爱情微笑一样。

但是，茹泽娜昨晚睡得很不好，她下决心不能相信克利马的爱，这样，使她出人头地的一切，现在看来都是幻想了。她所有的一切就是那个正在她腹里生长的小生命，它受到社会和传统的保护。她所有的一切是全体女人光荣的集体性，一种保证给她庇护的集体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池子里的这些女人是全世界女性的化身：他们是永恒的分娩，养育，成熟，枯萎的女性，是在一个女人相信自己被爱，感到自己是独一无二时，她们就要嘲笑这种短暂的瞬间的女性。

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女人与她那被女性共同帷幕遮住的姐妹们之间，丝毫没有少能和解。在一个不眠的、绞尽脑汁的夜晚之后，茹泽娜坚定地（呵，可怜的小号手）站在永恒的、全世界的女人一边。

雅库布开着车，博比斯坐在他旁边，不时地想舔他的脸。在城镇的最后几个房屋之外，隐隐出现了几座高耸的建设物。这些公寓在近两年才突然冒出来，雅库布觉得它们显得有点突兀，象花坛里挺拔的金雀花，突出在绿色的田野中。雅库布拍拍狗的脑袋，于是它继续平静地眺望着乡野，这使雅库布想到，上帝没有用审美观给狗脑加上负担，这是他的仁慈。

狗再次舔舔雅库布的半边脸（也许它感到雅库布正在想它）。雅库布对自己说，他的国家既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糟，而只会变得越来可笑。他曾经看过追捕人，昨天他又目睹了对狗的追捕。他觉得象是看了一出不同角色扮演的相同的戏，警察的角色由迟暮的领养老金的人担任，政治犯的角色由一条哈叭狗，一条难以形容的杂种狗和一条德国种的小猎狗担任。

他回忆起几年前在首都时，邻居们在门前发现自己的猫，舌头被割掉，捆着腿，眼窝里被盯进了几颗钉子，邻居的孩子正在玩成年人的游戏。雅库布摸摸博比斯的头，在小客店前面停住车。

当他走出小汽车时，他以为这狗会立即欢快地跑向它的家门。可是，博比斯围着跳着叫着，还想玩玩。这时，有一个声音叫道：“博比斯！”于是这狗便跑向在门道里站着的一个女人。

“你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花花公子。”她对狗说，然后抱歉地问雅库布，这狗是不是给他添麻烦了。

为了告别的聚会

当他解释说，他同这只畜生度过一夜，一大早开车出来正是为了把它还给它的主人时，这女人非常感谢他，并热情地邀请他进屋坐坐。在一间显然用作家宴的房间里，她要他别客气，然后匆匆跑去叫她的男人。

过了一会儿，她同着一个年轻男人回来了。他拿一张椅子靠雅库布坐下，摇着他的手：“你准是个真正好心的肠的人，单单为了博比斯打老远来到这儿。它是个真正的流浪汉，总是到处游荡，但我们喜欢它。你吃点中饭好吗？”

“好的，谢谢。”雅库布说。那个女人急忙离开到厨房去。雅库布详细叙述了他怎样从一队持长竿的领养老金者手中救出了博比斯。

“那些杂种！”年轻男人叫道，并冲他妻子大声叫喊：“薇拉！到这儿来！我要你听听城里头那些杂种最近干了些什么！”

薇拉端着一个带有蒸锅的托盘回来，她拖过一张椅子。雅库布不得不把昨天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那条狗蹲在桌子下面，用腿搔着耳根。

在雅库布喝完汤后，男人站起身，从厨房里端来一盘烤猪肉和布丁。

雅库布坐在窗前，感到十分惬意。那个男人在咒骂着“城里头”那些杂种们（这使雅库布迷惑，这个男人认为他的小客店是一个高级的地方，一个超然物外的人间天堂，一个高耸的望台）。他的妻子牵着一个两岁的小男孩进来：“对这个好人说声谢谢，他把你的博比斯带回来了。”

孩子咿呀了几句不清楚的话语，对雅库布露齿一笑。太阳当空照着，枯黄的树叶轻轻飘落在窗外的地面上，四周静悄悄的，小客店远离世界的喧嚣之外，充满平静祥和。

尽管雅库布不想要孩子，但他还是喜欢孩子，“你们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他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女人回答，“他怎么生了这么个大鼻子。”

雅库布顿时想到了他的朋友，他说：“斯克雷托医生告诉我，你曾是他的一个病人。”

“你认识这个医生？”青年男人热切地问。

“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们都很感激他。”年轻的母亲说。雅库布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孩子也许体现了斯克雷托优生学计划的一次成功。

“他不是医生，他是魔术师！”青年男人十分崇拜地说。

雅库布想到，在这个伯利恒似的和平的环境中，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看上去就象是一个圣洁的家庭。他们的儿子不是一个人父的后代，而是一个神医的后代。

那个大鼻子男孩又咕嘟了几句话，青年男人慈爱地看着他，然后转向他妻子，“谁知道？也许你的一个远祖有一天突然发了一个大鼻子。”

雅库布哈哈大笑。他忽然想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难道斯克雷托的妻子科薇德，也把她的怀孕归功于一只玻璃注射器吗？

“这不可能吗？”年轻的父亲笑道。

“你说得对，”雅库布回答，“想到也许在我们死去和被埋葬后很久，我们的鼻子仍然漫游在这个世界上，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他们笑得前仰后合。雅库布头脑里关于斯克雷托也许是这个小男孩父亲的念头，渐渐地消溶在一个纯粹飘渺的梦中。

弗朗特从一个女人手中接过钱，他刚为她修好电冰箱。他走出房子，骑上他那忠实的摩托车，驶向城边负责这一地区维修业务的事务所，去交纳今天的营业收入。到两点钟，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再次发动摩托车，驶向疗养地。在停车场他看见一辆白色敞篷轿车，他把摩托车停靠在它旁边，顺着树丛间俱乐部走

去，因为他怀疑小号手可能在那儿。

他并不是出于傲气和好斗心的驱使，他并不想滋生事端。相反，他决心控制自己的感情，低声下气，逆来顺受。他对自己说，他的爱情这样强烈，他准备为此忍受一切。就象童话里的王子忍受种种磨难，为了他的公主而受苦，与恶龙搏斗，游过大海。因此他也准备经受英雄的考验。

为什么他要这样低三下？为什么他不去追求周围的姑娘，在疗养地有这么多迷人的姑娘？

弗朗特比茹泽娜年轻，因年轻缺乏经验而遭受痛苦是他的不幸。当他成熟后，他会渐渐意识到世界的昙花一现的本性。他将会懂得，当一个女人一旦在地平线上消失，另一些出色的女人就会在你的视野中出现。然而，弗朗特对时间还一无所知，从童年时代起，他就一直生活在一个毫无变化的世界里，一种不变的永恒里。虽然他还有父亲和母亲，但使他成为一个男人的茹泽娜，就象天穹一样笼罩着他。那是唯一的天穹，他不能想象没有她的生活。

他已经顺从地答应停止暗中监视她，他真诚地决心不再挡她的路。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只对那个小号手感兴趣，跟踪他其实并不违背自己的诺言。当然，同时他意识到，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茹泽娜一定会责怪他的所做所为。但是，有某种比任何反省和决心都更强烈的东西驱使着他，这种东西和吸毒成瘾一样强烈。他必须看见这个男人，必须再靠近、仔细观察他。他必须窥视一下这个使他痛苦的人的脸，他必须看看他身躯，因为它同茹泽身躯的结合似乎是不可想象，难以置信的。他必须瞧瞧，仿佛他的眼睛能够告诉他，他们的身体是不是填地能够结合在一起。

正在进行排练。舞台上，斯克雷托医生正在敲鼓，一个矮家伙在弹钢琴，克利马拿着小号。大厅里坐着一些年轻人，他们是逛进来听听的爵士乐迷。弗朗特并不担心人们察觉他在场的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由。他肯定在星期二那天，由于摩托车灯光照花眼，小号手并没有看清他的脸。由于茹泽娜的缄默，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小号手让乐队停下来，在钢琴边坐下，对那个矮家伙说明某一乐段的正确速度。弗朗特坐在后排的椅子，渐渐变成了一个在那一天片刻都不离开小号手的影子。

他驾车从小客店返回，为身边不再有一条快活的狗舔他的脸而感到忧郁。他想这是多么难以想象，在他生命的四十五个年头里，他一直在他身边留出一个空位，以至于他现在能这些轻易地离开这个国家，独自一人，没有累赘，没有负担，带着一种靠不住的（然而美好的）青春的感觉，象一个刚刚开始为一生奠定基础的学生。

他试图使思想完全集中在他就要离开的祖国。他试图回忆他过去的生活，想象它是一幅他将遗憾地留在背后的辽阔景象，一幅延伸到地平线的巨大景象。可是，他发现很难这么做，他在想象中设法看见的景象小而有限，失去光泽，象一架没打开的手风琴。他只有尽很大努力才能唤起几个回忆，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充满命运的生活外貌。

他看着夹道的树木，树叶是绿的，红的，黄的，褐色的。森林象一片大火。他愉快地想到，他像一个正燃烧的树林，他的生活和记忆正被这些美丽而无情的火焰吞没的时候离去，他干嘛要为没有感到悲伤而悲伤？为没有感到后悔而后悔呢？

不，他并不为离去感到悲伤，但他也不觉得有匆忙离开的必要。按照他同国外朋友们制定的计划，他应该已经通过了边境。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成为拖延习惯的牺牲品。他曾为此而名声在外，他的朋友们常常拿这取笑他。他总是好象在那些恰恰需要明确果断的行动时刻，向这种习惯屈服。他知道自己整天都将声明他迫切需要马上离开，但他也知道，从清晨起他一直在尽

为了告别的聚会

量拖延待在这个令人愉快的疗养地，一个他多年来一直访问的地方——有时会隔上很长一段时间，但总是怀着看到老朋友的愉快期望。

他把车停放好（并且，小号手的白色敞篷车和弗朗特的红色摩托车停放在同一个停车场），走进他过一会儿要与奥尔加会面的饭馆。他喜欢后面靠近窗口的桌子，望出去可以看到公园里一簇簇艳丽的树叶，但事有凑巧，一个男人刚好坐在好那里。雅库布在旁边坐下来，从那儿他不能看到公园，但是那个占住窗口桌子的男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分明显得很紧张，不停地用足尖打着拍子，一边紧紧盯着饭馆的入口。

她终于来了，克利马跳起来，向她跑过去，把她引到靠窗的桌前。他对着她微笑，这微笑试图在说“我们之间的理解依然存在，我们彼此信任，我们平静而有信心，一切都很好。”他在姑娘的脸上搜索一个肯定的反应，但是没有发现它。这使他感到不安。他生怕谈到这个正使她忧虑的话题，于是开始讲一些无谓的、琐碎的话，极力想创造轻松愉快的气氛。但是，他的话撞在她的沉默上弹回来，就像碰上了一座峭壁。

忽然，她打断他的话，说：“我已经改变了主意，这是一桩罪恶，你或许能干这种事，但我不能。”

在小号手心中，一切都崩溃了。他呆呆地看着茹泽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感到立助和精疲力尽。茹泽娜重说：“这会是一桩罪恶。”

他看着她，她好像很不真实。这女人，他从来想不起她的长相，此刻出现在他面前，象一个厄运的终身判决。（象我们大家一样，只有好些正常地、渐渐地从内部进入意识的东西，克利马才认为是真实的，而那些偶然地、意外地来自外部的东西，他则看成虚构的侵犯，不幸的是，没有比这种虚构更真实的了。）

后来，服务员出现了，就是两天前认出小号手的那个人。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两杯白兰地，然后快活地说：“我希望你们会满意。”他又朝茹泽娜，说了一句和上次同样的话：“当心！姑娘们会把你的眼珠抠出来！”他笑着走开。

克利马的心被恐惧占领了，他没有听懂服务员的话。他吞下一大口法国白兰地，俯向茹泽娜，“你怎么啦？我想我们把一切都讲好了。我想我们是互相理解的。你怎么突然变卦了？你也同意我们首先需要两年时间全归我们自己。喔，茹泽娜！我们彼此相爱！直到我们都真正想要孩子时才生他吧！”

雅库布立刻认出，这姑娘正是那个想要把博比斯交给老头们的护士。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很想知道他和那男子正在说什么。他听不清一句话，但他感觉到谈话充满紧张。

那个男人的脸上的表情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他得悉了某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这使他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他的神情表明他正在恳求这姑娘，但她仍紧定地一言不发。

雅库布的印象是，有人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中。他依旧把那个金发女人看作是乐于帮助刽子手制服受害人的旁观者。他一点也不怀疑那个年轻男人站在生命一边，而她却站在死亡一边。那个年轻男人试图拯救一条生命，他在乞求帮助，但是那姑娘拒绝了。因为她的缘故，有人将会死去。

接下来，他看见那个男人不再哀求，他微笑着，甚至抚摸姑娘的面颊。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吗？完全不是这样。淡黄色头发下的眼睛冷冷地看着远处，避免正视男人的脸。

雅库布不能把他的目光从这个年轻女人身上移开，他现在只把她看作是一个刽子手的帮凶。她的脸漂亮而空虚，漂亮是为了吸引男人，空虚是为了使男人可怜的请求消失得无踪无影。这张脸也是骄傲的，雅库布想到，它的骄傲不是因为漂亮，恰恰是由空虚造成的。

在雅库布看来，这张脸代表着他所见过的千万张脸，他的一

为了告别的聚会

生仿佛都在同这张脸没完没了地对话。每当他试图解释，这张脸就傲慢地转过去，改变话题来挫败他的言论，声称他无礼来抹去他的微笑，指责他傲慢来否决他的要求——这张一无所知却决定一切的脸，象荒漠一样贫乏却又为它的贫乏自豪的脸。

他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看着这张脸，明天他就要永远离开这种类型的脸了。

茹泽娜也注意到雅库布，并且认出了她。她感觉到他凝注的目光，这使她有点紧张。她觉得自己好象被两个秘密联盟的男人包围了，两道目光向枪管一样瞄准了她的头。

克利马在重复他的理由，她简直不知道怎样回答。她试图稳住自己，当一个孩子生死未卜时，推理是不恰当的，只有感情要紧。她避开两人的视线，转脸望着窗外。

在这专注内心的过程中，她模糊地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被欺骗、被爱和被误解的母亲，她心乱如麻，一种愤恨的感情象发酵的面团在她的心里胀大，因为不能用语言表达，她就通过她的眼睛讲出来，这双眼睛正固执地凝望着附近公园中的一个点。

但是，正好在她坚定的目光集中的一点上，突然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是第三道目光，象一只枪管直接对准她。这只枪是所有枪中最危险的。起初（就是说，几星期前），茹泽娜还不敢肯定事实上是谁让她快做母亲了，这个此刻半掩在公园里一株树后，试图暗中监视她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可以加以考虑的人。但那只是在开始，随着时间的过去，她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小号手才是使他怀孕的那个人，直到她最后断定他肯定是使她怀孕的人。我们应当十分清楚这一点：她并不想撒谎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没有选择欺诈而是选择了真话：她完全认定，事情的真相正是如此。

此外，她觉得象做母亲这样神圣的事竟会是某个她实际上鄙视的人所造成，这简直令人难以接受。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一种超验的启示，她完全相信自己只会因她所喜欢，所尊敬和崇拜的人而怀孕。当她在电话里听见她选择做她孩子父亲的人非常震惊，对他做父亲的天职不满时，一切就已经决定了。在好那一刻，她不但完全肯定她的选择是合乎事实的，并且准备为她的这一选择而斗争。

克利马陷入了沉默，抚摸着茹泽娜的脸颊。她从沉思中惊醒，注意到他在微笑。他说他们应当再开车去郊外，因为这张桌子象一堵墙把他们分开了。

她有点害怕，弗朗特仍然蹲在那棵树后，盯着饭馆的窗子。如果他们一出去，他又若麻烦怎么办？如果他象星期二那样，再打算闹一场怎么办呢？

“请算帐，我们喝了两杯白兰地。”克利马在对服务员说。

她从钱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管。

小号手递给侍者一张钞票，按挥手示意不必找零了。

茹泽娜拧开那只管子，抖出一片药，迅速吞下去。在她准备把管口拧紧时，小号手又向她转过身来，恳切地望着她，伸出手抓住她的手，他们的手指接触在一起。她让那只药管落到桌布上。“来，走吧。”他说。茹泽娜站起身，她看见雅库布的注视，热切而不友好，她很快移开她的目光。

当他们走到街上时，她忧心忡忡地看了看一眼公园，弗朗特已经不在那儿了。

雅库布站起身，拿起喝了一半的酒杯，移到刚空出来的那张桌子上。他惬意地望着窗外公园里正在变红的树木，又一次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是一堆烧火柴，他把在这个星球上的四十五个生命年头都投在那上面了。后来，他的目光恰好扔在桌面上，他注意到搁在烟灰缸旁边的玻璃管。他把它拾起来检视着，上面标着一个他不熟悉的药名，还有一个铅笔作的记号： $3 \times \text{daily}$ （每日三次）。管子里的药片是一种淡蓝的颜色，非常引入注意。

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是他在祖国生活的最后时刻，最微小的事情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并被演变为一出寓言剧。他在心里问自己，偏偏今天有人留给我一管淡蓝色的药，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送给我只药管的正好是一个特别的女人——迫害者的女仆，刽子手的朋友？她试图告诉我，对淡蓝色药片的需要还没有过去？或者，她提醒我毒药的事，以便证明她永久的仇恨？或者，她试图让我知道，离开这个国家是一个投降行为，就象吞下我放在衬衣口袋里的淡兰色药一样？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那个小纸包，把它打开。现在，他实际上正看着他的药，它的蓝色好象比管子里的药看起来更深一些。他拧开管子，抖出一片药。的确，他的药显然颜色深一些，也小一些。他让两颗药都掉进管子里，现在，它们看起来这样相象，粗看是难以发现它们的区别的。最上面的这些药，本来也许是为了一个不重要的治疗目的，现在却潜伏着死亡。

这时，奥尔加出现了。他马上盖上了药管，把它放在桌上烟灰缸旁，站起来迎接他的朋友。

“我想我刚才看见了小号手克利马，这可能吗？”她喘息着说，隔着桌子坐在雅库布对面。“他正同那个讨厌的女人手挽着手！你不知道我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今天在浴池里——”

她突然打住了，因为这时茹泽娜出现在他们桌边，说道：“我把药忘在这儿了。”

不等雅库布回答，她已看见放在烟灰缸旁边的药管，便伸手去拿它。

但是，雅库布用手挡住了她。

“把它给我！”茹泽娜说。

“我想请你帮个忙，”雅库布说，“给我一片这种药行吗？”

“别罗嗦，我没有时间……”

“我正好也在试用这种药，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是一个流动药房。”茹泽娜说。

雅库布打算拧开药管的盖子，不等他这样做，茹泽娜已伸手来夺它，雅库布迅速把药管攥在拳头里，把手从姑娘的手中抽出来。

“你要干什么？把药还给我！”她冲他大叫。

雅库布注视着她的眼睛，接着慢慢地，象举行仪式似的摊开他的手。

车轮有节奏的铿锵声仿佛正在不断重复着一个预言，她这次出门毫无意义。说到底，她非常确信她的丈夫并不在疗养地，那干嘛费劲到那儿去？她坐四小时的火车，只是为了查明她已经知道的事，兜上一圈，又乘车回家吗？她不是受理智驱使，而是受某个转得越来越快，以至停不下来的马达驱使。（在这点上，凯米蕾和朗弗特象两枚被盲目的妒忌操纵的火箭，掠进我们的故事——假若妒忌可以被称作“操纵”的话。）

连接首都和山区之间的铁路不是很好走，凯米蕾不得不换乘了三次车。当她终于出现在站台上时，她已经相当疲劳了。站台上贴满宣传本地矿泉和泥浴疗效，像图画似的广告。她沿着白杨夹道的道路朝疗养地走去。当她走到树行跟前时，一张手写的海报引起了她的注意，上面显著地用红色字母拼着她丈夫的名字。她站下来，非常惊异，读着她丈夫名字下面另外两个男人的名字。她简直不能相信：克利马说了实话！这正是他所说的。在最初几秒钟，她感到非常快活，一种失去很久的信任感又恢复了。

然而，她的快活并不长久，她很快就意识到，单单一个音乐会的存在不能证明她丈夫的忠实。他同意在这个偏远的疗养地演出，也许仅仅因为这给了他一个与情人会面的好机会。她忽然感到，实际上一切比她所担心的要糟得多，她落入了陷阱。

她来到疗养地，是想证明她丈夫并不在里，这样就能间接证明他欺骗了她（象她过去有许多次被他欺骗过一样，）但是，现

为了告别的聚会

在情形不同了：她不准备证实他有欺骗罪，而是要在一次不忠实的行为中捉住他（直接地、明显地）。无论她想还是不想，她准备注意着与克利马整天在一起的女人。这个念头几乎使她的膝盖发抖。确实，很久以来她一直相信，她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但是，至今她还从没看见过任何东西（他的那些女人）。说真的，她知道的其实很少很少，她只有这样一个印象，她知道和给了这个印象肯定的砝码。她相信他的不忠实，就象基督徒相信上帝的存在，基督徒完全相信上帝是看不到的，一想到今天她将看见克利马和一个陌生女人在一起，她的内心就充满恐惧，就象一个基督徒接到上帝的一个电话，通知说他将来吃午饭一样。

焦虑紧紧地攥住了她。接着，她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她转过身，看见三个年轻男人站在树行中间。他们穿着毛线衫和蓝色工装裤，洒脱不羁的目光显然使他们在其他过路人令人厌烦、谨小慎微的目光中显得很突出。他们朝她微笑。

“萨留德！”她朝他们叫道。他们是拍电影的人，她舞台生涯时期的朋友。

身材最高的人是个导演，他握住她的手说：“这会多么美妙，想象你是为了我们而来，只是来看我们……”

“可是，她只是来看丈夫的。”他的助手悲哀地说。

“多倒楣，”导演说，“全首都最美丽的女人，一个小号手竟然就把她全部占为己有，整年地把她囚在笼子里……”

“得啦！”摄影师说，他就是那个穿破旧毛线衫的青年。“咱们该祝贺一下！”

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向一个光彩照人的女王大献殷勤，在他们把贡品投进她的金库前，她冷冷地瞥了它们一眼，这个金库已经装满了别人的不屑一顾的礼物。然而，她抓住他们的恭维，象一个跛脚姑娘感激有一只臂膀可以倚靠。

奥尔加继续不停地说着，而雅库布心里却老占着一个念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刚才把毒药给了一个陌生人，她可能随时会吞下它。

这件事发生得这样突然，弄得他措手不及，他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发生了。

奥尔加喋喋不休地抱急她最近的经历。雅库布在内心试图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真想把药管给那个姑娘，而是她自己逼使他这样做的。

一产生这样的想法，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虚伪的借口，他本来可以利用上千种可能性，拒绝那个姑娘要求。对她的无礼，他本来可以用自己的无礼加以还击，然后平静地拿走最上面的那片药，把它放进自己的口袋。

而且，他虽然不能镇定自若地这样做，但他仍然能够追上她，坦白承认这只药管里含有毒药。说到底，解释整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并不会太难。

可是，他却坐在这里，在一张桌边听奥尔加发唠叨。这时，他本来应该去追那个护士。还有时间，竭尽全力去救她的性命，这是他的责任。那么，他干吗还坐着不动？

奥尔加仍在说话。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坐着。

他决定他必须立即站起身，去寻找那个护士。他试图想出一个方式向奥尔加解释，他必须马上离开她。他该向她吐露事情的真相吗？他感到他绝不会那样做。如果护士在他有机会制止她之前已吞下了这药怎么办呢？他能让奥尔加知道他是一个凶手吗？即使他及时找了那护士，他怎么能向奥尔加证明他犹豫很久才行动是有道理的呢？他怎么能解释他到底为什么要让那个女人拿走药管呢？在任何一个旁观者眼里，刚才那几分钟的犹豫已经足以证明他犯有谋杀罪！

不，他肯定不能向奥尔加承认。但是，他应该对她说什么呢？他怎样为自己突然从桌边跳起来，跑出去作出解释呢？

但是话说回来，他对她说什么又有什么区别？他干嘛忙于说

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些废话？有一个生命正面临危险，奥尔加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

他明白他的考虑是毫不相干的，每秒钟的犹豫都会增加那个护士的危险。实际上，已经太迟了。在此期间，他一直在拖延时间，她和她的同伴已经远远离开了饭馆，他甚至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们。他怎么能猜到他们去哪里了？往哪个方向去了？

但是，他也完全意识到这只是又一个借口，迅速找到他们会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现在行动还不晚，但他必须在太迟之前立即行动起来！

“今天从我一起床，就一直很倒霉，”奥尔加在说，“我睡过了头，去吃早饭已经晚上了，他们不想再供应我。浴池里尽是那些愚蠢的拍电影的人。我多么希望今天一切都顺利，因为这是我们一起最后一天。你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有多大，雅库布，你知道它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吗？”

她俯向桌子，紧握他的手。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他强打精神说，不能把思想集中在奥尔加身上。一个声音不断地在提醒他，那个护士的手提包里有毒药，他要对她的生死负责。这声音明显地叫个不停，但同时又非常微弱，仿佛发自无底的深渊。

克利马沿村中大道开着车，他断定这次请茹泽娜乘他的豪华小汽车，不会有任何有用的结果。茹泽娜表现出执拗的冷淡，拒不允许自己受到哄骗。小号手长久地陷入沉默，终于，当沉默变得太压抑时，他说：

“你会来听音乐会的，对吗？”

“我不知道。”她回答。

“请来吧。”他说。即将到来的音乐会作为一个谈话的借口，暂时便他们将争吵遗忘了。他试图描述那个医生敲鼓时的一个逗趣形象。他决定把同茹泽娜决定性的摊牌延迟到晚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盼望在音乐会后见到你，”他说：“这就会象上一次我在这里演出……”这话一说出口，他就意识到话里的含义，“象上一次”就意味着音乐会后他们将互相做爱。上帝，他怎么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

真奇怪，但在此之前，他完全没想到可以再和她做爱。她的怀孕已经悄悄地，不引人注意地改变了她，使她变成一个与烦恼和焦虑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性爱联系起来的人。的确，他曾对自己说，他应该向她示爱，他应当吻她、爱抚她，他认真地试图这样做，但只是作为一个姿态，一点也没有肉体的意思。

当他想到这里，他意识到对茹泽娜的身体缺乏兴趣，是他过去几天造成的最大疏忽。果然，现在一切都非常清楚了。（他对那些他曾请教过的朋友们很生气，因为他们没有提醒他注意到这一点）：他和她睡觉是绝对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这姑娘突然表现出来的，他已证明是很难打动的冷淡情绪，正是由于他们肉体上的长久疏远所引起的。他拒绝这个孩子——她子宫里的花朵——就是拒绝她怀孕的身体。对他来说，这就更有理由对她的肉体表现出兴趣，挑起她少女的身躯去对抗她母性的身躯，并使前者成为他的同盟军。

完成这个分析之后，他感到心中产生了新的希望。他挤压着茹泽娜的肩膀，靠得更近，“我讨厌咱们吵架。我们别着急，一切结果都会好的，主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把今晚留给自己吧，它将会和上一次晚上一样美好。”

他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在他体内的某个深处，对她裸体的欲望在骚动，这给了他愉快，肉欲也许会证明是一个他能最后和她沟通的共同语言。

“那我哪里和你见面？”她问。

克利马明白，在音乐会后同她会面会引起公众看出他们的亲密，但是他实在没有别的法子。“音乐会一结束，就到后台来见

我。

当克利马匆匆赶往俱乐部，去参加最后一次排练时，茹泽娜长久地搜索着周围，刚才在汽车里，她在后视镜里发现了弗朗特，他骑着摩托车跟踪他们，但现在四处都找不到他。

她觉得自己像一个逃避时间的人，她知道明天她将不得不做出她的决定，并且会象以前一样混乱不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她信任的人。她的家人看上去都象是陌生人。弗朗特爱她，但正是因为这个，她不信任他（就象雌兔不信任猎人）。她不信任克利马（就象猎人不信任雌兔）。她与同事友好，但她甚至也不完全信任她们（就象一个猎人不信任同伙）。她一生都是踽踽独行，除了最近几个星期，她和她体内的一个陌生同伴结伴而行，有人说这是她最大的运气，而有人则说它恰相反，是一个她丝毫感不到和它有真正密切关系的同伴。

她不知道。她一点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她的脚将把她带往何方。

她经过斯拉维尔饭馆，这是镇上最糟的吃饭地方，一个很脏的餐馆。本地居民来这儿狂饮啤酒，在地板上吐痰。这餐馆也曾有过好日子，从那时以来，留下了一个有三张木桌和几把椅子的小花园（木桌和椅子曾经漆成红色，但如今已剥落退色）。一个布尔乔亚快乐的纪念—花园聚会，露天舞蹈，女士们撑着阳伞卖风情似地撑靠在一棵树上。然而，茹泽娜对那些日子知道些什么，一个一辈子走在一座无穷的现在这个狭桥上的姑娘，一个没有任何回己的姑娘！她没有看见一把消逝已久的粉红色阳伞的影子，她只看到三个穿蓝色工装裤的男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还有一瓶酒搁在没有桌布的桌上。

其中一个男人冲她大声叫喊，她转过身，认出是那个穿破旧毛线衫的摄影师。

“到我们这儿来。”他招手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依从了。

“这位可爱的姑娘今天帮我们拍摄了一部色情短片。”摄影师把茹泽娜介绍给那个女人，她伸手含糊地念了一个名字。

茹泽娜在摄影师旁边坐下。他把一个杯子放在她面前，斟满酒。

茹泽娜很庆幸遇到一些事，这样她就不必想到去何处和做什么，她也不会对自己的孩子作什么决定了。

他好不容易终于做出一个决定。他付钱给服务员，并告诉奥尔加，他得暂时离开她会儿，他们可在音乐会之前见面。奥尔加问他去做什么，雅库布受到讯问，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回答说 he 必须去见斯克雷托。

“那好，她说，“我想这不会使你花很长的时间的，在此期间我去换衣服，六点钟我在这儿等你，我要请你吃饭。”

雅库布陪着奥尔加去马克思楼。她消失在门厅之后，他就转身问看门人：“请问，你知不知道茹泽娜护士是否在家？”

“不，她不在，”看门回答，“我看见她的钥匙挂在那边钩上。”

“我急着要和她谈谈，”雅库布说，“你知道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不，我不知道。”

“刚才我看见她和小号手一起，就是今晚上在这里演出的那个小号手。”

“可不，都说他们两个人有一手。他现在可能在俱乐部里排演。”

斯克雷托医生居中站在舞台上一排鼓后面，看见雅库布进来，便朝他点点头。雅库布报以微笑，目光掠过一排排椅子，几十个爵士乐迷坐在那里（当然，弗朗特——克利马的影子——也在他们中间，然后雅库布坐下来等着，希望那个护士会出现。

为了告别的聚会

他试图去别的地方瞧瞧，这会儿她也许在一些他毫不知晓的地方。他应该问一问小号手吗？但是他能告诉他什么呢？假如在此期间她已出了事呢？雅库布已经得出结论，如果她死了，她的死根本是不可思议的，毫无动机的凶手将是不可能发现的，那么，干吗要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干吗要留下一个线索，干吗要引起对他的怀疑？

但是接着他又谴责自己，当一个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中，懦怯的谨慎是要误事的。他趁两个节目间的停顿到后台去，斯克雷托转过身对他微笑。雅库布把手搭在嘴唇上，悄悄地对斯克雷托耳语，要他去问小号手，他是否知道刚才同他一道坐在饭馆里的那个护士在什么地方。

“你们为什么都对那个护士这样感兴趣？”斯克雷托嘟哝着，“茹泽娜在哪儿？”于是他大声对小号手说。小号手脸红了，回答说不知道。

“这太糟糕了。好吧，没关系，对不起打扰了你们的排练。”雅库布歉意地说。

“你觉得我们的爵士乐队怎么样？”斯克雷托问。

“听起来很不错，”雅库布回答，回到大厅里坐下。他明白他继续在可悲地行动，如果他真的关心她的性命，他就应当发出警报，让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尽快地找到她。但是，他却一直在自审为什么要寻找她，只是为了给他的良心找一个托词。

在他的脑子里，他又一次看见他递给她有毒药的管子的那个时刻，这件事果真这么快就发生了，以至于竟没有时间加以考虑吗？它真的是他还没意识到就已经发生的了吗？

雅库布明白这是一个谎言。他一睦神志清醒。他又一次回忆起淡黄色头发下面的那张脸，他意识到他提供给她毒药绝非偶然（绝非意识的失误，）而是一个长期愿望的实现，一个许多年一直在等待合适机会的愿望，一个如此强烈以至于最后其自身产生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样一个机会的愿望。

他惊恐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奔向马克思楼。茹泽娜仍然没有回来。

一个多么惬意的缓解疲劳的休息！同三个农牧之神在一起的这个下午是多么快活！

多么美好的牧歌：小号手的两个不走运的追求者，坐在同一张桌上，饮着同一个瓶子的酒，很高兴她们能在这里，暂时不必想到他。这样感人的一致，这样的和谐！

克利马夫人看着三个年轻男人，他们曾经是她的同事。她看着他们，象是看着自己的一个反面：她是一个心事重重的被压垮的人，而这个三重奏却表现出轻松快活，无忧无虑；她受到一个男人的束缚，而这三个农牧之神看上去却有无数各种各样的男人。

农牧之神们的谈话集中于一个特殊的目的：和这两个女人在一起消磨这个晚上，一个五人相对之夜。这是一个虚幻的目的，因为他们知道，克利马夫人的丈夫正在疗养地，可是这梦是那样迷人，以致尽管它是迷离难求的，他们仍然追求它。

克利马夫人猜到他们的企图，并听之任之，因为她越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假的游戏，一个想入非非的诱惑。她嘲笑他们话里带话，挑逗地跟她那不知名的女伴开玩笑，希望这个插曲不断延续下去，尽可能长地延迟必须面对她的竞争者，亲眼看见事实真相。

一瓶接一瓶酒，大家都很快快乐，大家都醉了。与其说是因为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特殊心情，他们都希望延长这个令人陶醉的短暂插曲。

克利马夫人感到导演的小腿压着她的左腿。这一点她完全能察觉得到，但是她没有把腿缩回去。这样的接触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意味深长的调情关系，而同时又是一种偶然也会发生接

为了告别的聚会

触，这样平常的一个姿势，她完全不必注意这些。这是这样一种正好介于清白与轻浮之间边缘上的接触。凯米蕾并不想越过这条界线，但是她很高兴能停留在那里（在这个有意外自由的狭窄区域，）甚至如果这个有魔力的界线再推进一点，直到进一步的暗示、姿势和花样，她还会特别觉得快乐。依靠这种可变界线的不确定的清白的保护，她渴望自己被带到地平线以外，越走越远。

导演被凯米蕾几乎是令人痛苦的、绚烂的美震住了，他缓慢而小心地进展。相比之下，茹泽娜较为平凡的妩媚则对摄影师产生了强有力和直接的诱惑，他用手搂住她，抚摸她的胸脯。

凯米蕾观察着这一切，自从她最后一次就近看到陌生人的肉体亲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瞧着姑娘的胸脯被那个男人的手掌掩住，隔着她的衣服揉它，压它，抚摸它。她瞧着茹泽娜的脸，这张脸是固定的，给人的感觉是被动的，顺从的。那只在抚弄着那个胸脯，时间在愉快地流逝，凯米蕾感到她的另一条腿被那个助手的膝盖压住。

她说：“今天晚上想放纵一下好吗。”

“让魔鬼把你的小号手抓去吧！”导演说。

“让魔鬼把他抓走！”他的助手重复说。

这时候，她认出了她。是的，这正是她的同事给她看过的那张照片上的脸！她猛地把摄影师的手推开。

“你怎么啦？”他气急地说。

他试图重新搂住她，但再次被她严厉拒绝了。

“你怎么敢！”她冲他嚷道。

导演和他的助手都笑起来。“你真当吗？”助手问她。

“我当然是当真。”她厉声说。

助手看了一眼他的手表，然后对摄影师说：“恰是六点钟，由于偏偏是在偶数时刻发生了新情况，我们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清教徒，所以你得等到七点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一阵轰然大笑，茹泽娜的脸因羞辱而变得通红。她一直让一个陌生人的手抓住胸口，她一直听任各种各样的放肆，她一直被自己最大的敌人捉住，而她被所有的人嘲弄。

导演对摄影师说：“也许你能要求这位年轻女士，让这次作为一个例外，把六看作一个奇数。”“你认为把六看作奇数，理论上正当根据吗？”助手问。

“当然，”导演回答，“欧几里得在他的著名论文中，非常明确地说：‘在特殊的、十分神秘的情况下，某个偶数也会表现出奇数的性质。’我有这样的印象，我们现在正是面临着这种神秘的情形。”

“喂，你觉得如何呀，茹泽娜？你同意我们把六点钟可以看作是奇数吗？”

茹泽娜保持着沉默。

“你赞成吗？”摄影师俯向她。

“他的助手吱声，”助手说，“因此，我们必须决定她的沉默是同意还是反对的表示。”

“我们可以来表决。”导演说。

“好，”他的助手赞同，“我们将对以下提议进行表决：我们认为茹泽娜的沉默应被解释为，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六这个数字可以被正当地看作是奇数。凯米蕾！你第一个！”

“我相信茹泽娜肯定是这种想法。”凯米蕾说。

“你呢，导演？”

“我确信，”导演用他的柔和嗓音说，“在这种情况下，茹泽娜认为六是一个奇数。”

“摄影师不是一个公正的当事人，我们不允许他的表决。至于我，投赞成票。”助手宣布道，“这样，我们根据三票表决认定，茹泽娜的沉默就是表示同意。摄影师，特此批准你可以马上继续你的行动。”

为了告别的聚会

摄影师靠拢茹泽娜，用手搂住她，以便再次抚摸她的胸脯。茹泽娜推开也比以前更猛烈，尖声叫道：“把这些肮脏的手爪留给你自己吧！”

“茹泽娜，他只是太喜欢你了，他实在是没有法子，我们大家都过得这样愉快……”凯米蕾安慰地说。

只是在不久之前，茹泽娜还十分被动，放任自己随情势漂浮，仿佛她想让自己的命运由偶然的事件决定。她本来可以让自己遭到勾引，无论被带到何处，不管谈论什么，只要它意味着她从自己所处的死胡同里逃出来。

然而，没有想到，她所寄予希望的，结果不是一个允诺，而是一个出卖。在她的对手面前蒙羞，遭到所有人奚落的茹泽娜，意识到她值得信任的支持只有一个，一个唯一的安慰和救助：她子宫里的果实。她的整个灵魂（一次！又一次！）向内退去，进入她身躯的深处。她决心永远不同那个在她体内和平地生长的人儿分开，这个人儿是她的秘密的胜利，把她提升到他们的笑声和他们肮脏的双手之上。她忽然想把它告诉他们，高声地冲他们脸叫出它，为他们的奚落和那个女人宽容的和蔼替自己报仇。

我必须保持镇静，她提醒自己，把手伸进她的手提包里去拿药管。当她掏出它时，她感到手腕被一个人的手牢牢地握住了。

没有人看见他来，他猛然出现了。茹泽娜抬眼一望，看见他正在朝她微笑。他继续握住她的手，她感到他握得很坚决，于是便退让了，药管重新落进手提包深处。

“女士们，先生们，我能加入你们吗，我的名字叫巴特里弗。”

对这位陌生人的到来，围着桌子的男人们没有人感到十分高兴，他们都懒得介给自己，而茹泽娜又缺乏上流社会必需的沉着，接受这种社会礼节。

“我觉得我打扰了你们。”巴特里弗说，他拿过旁边的一张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把它推向桌子上首，以便他面对全体在座的人，并使茹泽娜坐在他的右首。“请原谅，”他又说，“我有一个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怪习惯。”

“如果真是这样，”助手反击道，“请允许我们认为，你只是一个我们不必加以注意的幽灵。”

“我很高兴把我的允许给你，”巴特里弗欠一下身回答，“但是，我担心尽管你费尽努力，是会失败的。”

然后，他转身朝着映出火光的厨房门，拍拍手。

“无论如何，谁请你来和我们坐在一块的？”摄影师说。

“你是想告诉我，我不受欢迎？我和茹泽娜马上就可以离开。但是习惯是很难打破的，我下午一般在这张桌子上坐着，饮一杯酒，”他打量着立在桌上的瓶子的商标，“当然，我一定要饮比这个更好的！”

“我倒想知道在这个牢房里，你怎样找到一点象样的酒。”助手说。

“你这个人好像很爱炫耀，先生。”摄影师说，很想嘲笑这个不速之客。他加了一句：“当然，到了一定年龄，一个人除了炫耀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你错了，”巴特里弗说，摄影师的侮辱他好像没听见，“在这个饭馆里，他们藏有比一些最豪华的旅馆更好的酒。”

片刻之后，他摇着饭馆经理的手，刚才他还懒得露面，可现在却朝巴特里弗鞠躬，征求他们意见说：“我安排一张六人的桌子，好吗？”

“自然。”巴特里弗回答，转向他的客人：“女士们，先生们，我邀请你们和我分享一种酒，这酒以前我已品尝过多次，总是觉得它妙不可言。你们肯赏光吗？”

无人作答，饭馆经理说：“如果要我说，等酒菜端上来时，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完全可以相信巴特里弗先生。”

为了告别的聚会

“我的朋友，”巴特里弗经理说，“请给我们来两瓶酒，一大盘奶酪。”然后，他又一次转向其他人，“你们无需要拘束，茹泽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一个不到十二岁的小服务员快步走出厨房，端着一个有杯子、碟子和餐巾的托盘。他把它放在邻近的一张桌上，着手把用过的杯子移走，把它们同半空的酒瓶一起放在托盘里。他用餐巾仔细地擦拭弄脏的桌面，铺上一张发亮的白桌布，然而又端起那些杯子，碟子、酒和奶酪放在客人们面前。

“把那些脏杯子和那瓶老醋忘掉吧，”巴特里弗对这个小侍者说，“你爹要给我们拿来真正的酒了。”

摄影师抗议道：“先生，你肯定不会介意的，我们高兴喝什么就喝什么吧？”

“随便你怎样，我的好伙伴，”巴特里弗回答，“我不喜欢把快乐强加于人，每个人都有喝劣等酒的权利，愚蠢的权利，留脏指甲的权利。听着，孩子，”他转向小侍者，“还是把那些杯子放在桌子上吧，还有那瓶子。我的客人将在酿于雾中的酒和产于太阳下的酒之间自由选择。”

一会儿，他们每人前面都放了两个杯子，一个干净，一个留有旧酒的痕迹。经理拿着两个酒瓶走到桌前，把其中一个夹在两膝之间，猛然地瓶塞拔下来，他倒了一点在巴特里弗的杯子里，巴特里弗把杯子举到嘴唇边，呷了一口，然后转向经理，“很好，二三年的？”

“二二年。”经理回答。

“你倒吧。”巴特里弗说。经理绕着桌子，在所有干净的杯子里倒满酒。

巴特里弗灵巧地举着高脚杯子，“我的朋友们，来品尝一下吧。它有一种过去的那种甜味。尝到它，仿佛你在吸取一种久已忘却的夏天的活力。我很想借着这个祝酒，联子过去和现在，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二二年的太阳和此刻的太阳联起来。这个太阳就是羞怯而单纯的姑娘茹泽娜，她并没当自己是个女王。在这块偏僻小地方的背景上，她象乞丐外套上的一颗宝石闪烁，她象被白昼灰白的天空遗忘的月亮，她象雪原上的一只蝴蝶。”

摄影师试图发出一声勉强的笑声，“你是否有些过头啦，先生？”

“不，我没有过头，”巴特里强回答，面对着摄影师，“看来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你总是生活在真实存在的水平下，你是根苦蒿，你是个醋缸！你满是配气，它就象炼金士的熔液从你身上冒出来，你最大的愿望是看到周围所有人都象你的内心一样丑陋，这是你在自己 and 世界之间能感到片刻平静的唯一方式。这是因为这个美好的世界对你来说是讨厌的，它折磨你，排斥你。当有个美女在你身边坐着的时候，有着脏指甲是多么难以忍受！你必须糟踏这个女人才能从她那里得到快乐，我说得对吗，先生？我很高兴你正在把手藏到桌了下面，显然，当我谈到脏指甲时，我说的肯定是事实。”

“我不会假装斯文。我不是个小丑，像你一样，有什么僵直的衣领和花哨的领带！”摄影师气冲冲地顶道。

“你的脏指甲和破毛衣不是太阳下的新玩意儿，”巴特里弗说，“很久以前，一个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穿着一件破烂的外套，自豪地在雅典城内到处散步，希望大家对他的蔑视习俗表示钦佩，当苏格拉底遇见他时，对他说：“透过你外套的破洞，你的空虚被我看见。亲爱的先生，自我陶醉是你的肮脏，你的自我陶醉是肮脏的。”

茹泽娜几乎不能从不知所措的惊异中恢复过来，一个她只是偶然知道是一个病人的男人，突然象一个豪侠的骑士出现在面前。她被他举止的优雅安闲和战胜摄影气焰的那种有力的技巧所迷住了。

为了告别的聚会

“我见你已无法辩解了，”沉默一阵，巴特里弗对摄影师说，“请相信我并不愿伤害你，我热爱和谐，不喜欢争吵，要是我有点情不自禁，请接受我的道歉，我真正所想的是请你尝尝这酒，并和我一起为茹贞卡干杯，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她。”

巴特里弗再次举起他的酒杯，但是没有人响应。

“经理先生，”巴特里弗说，“请赏光与我们干杯！”

“这样的喝酒总是叫人愉快的。”经理响应道，从邻桌上端起一个干净杯子，斟满酒，“巴特里弗先生对好酒是个专家，他嗅出了我的酒窖，一下子找到了它，就象燕子找到它的窝一样。”

巴特里弗受到恭维，发出愉快的笑声。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为茹贞卡干杯吗？”

“茹贞卡？”经理问。

“是呀，茹贞卡。”巴特里弗说，朝她点头示意，“你象我一样很喜欢她吗？”

“巴特里弗先生，你身边总是包围着漂亮的女人。我闭上眼睛，也能完全知道这个年轻女士一定很漂亮，因为她坐在你身边。”

巴特里弗又一次爆发出快活的笑声，笑起来的还有经理。奇怪的是，凯米蕾也笑了，她甚至一开头就觉得巴特里弗这人挺有趣。这笑声出人意料，显得特别，具有说不出的感染力。出于礼貌，导演也加入了凯米蕾的笑声，他的助手马上参加，最后连茹泽娜也忍不住了，尽情地投入闹闹嚷嚷的欢乐之中。这是她一天来第一次无忧无虑，完全放松的时刻，她的笑声最响，但还是节制的。

巴特里弗建议干一杯：“为茹贞卡！”经理举起他的杯子，凯米蕾、导演和助手全把杯子举起，他们全都跟着巴特里弗重复说：“为茹贞卡！”甚至连摄影师也举起他的酒杯，默默地饮了一大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导演尝了一口，说：“这酒是好得很！”

“我告诉过你们。”经理咧嘴一笑。

在此期间，那个小服务员在桌子中间放了个盛满什锦奶酪的盘子。巴特里弗说：“请随便吃，它们是很可口的！”

导演惊异地评论道：“真是难以相信的挑选！我觉得我又回到了法国！”

紧张的气氛此时荡然无存。他们都聊着天，开着玩笑，品尝着所有奶酪，很想知道经理是怎样设法掌握它们的（在这个国家，奶酪通常限于几个标准的品类，）并且不断地在他们的杯子里斟满酒。

正当他们的快乐达到高潮时，巴特里弗欠了下身子站起。“和你们在一起很愉快，我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斯克雷托医生今天晚上要开一个音乐会，我和茹贞卡想去听一听。”

巴特里弗同茹泽娜渐渐走进落日的淡淡斜辉中。那种可望把狂欢的人们送到一个传说中极乐岛上的高昂情绪，逐渐不随人意志地消失了，所有的人都突然感到十分怅然。

克利马夫人感到自己象是从一个梦中被驱逐出来，一个她本来热切地希望耽留的梦。她一直在想，实际上没有参加音乐会的必要，她饶有兴味地想到，如果她突然得知自己跟踪来到疗养地，不是为了她的丈夫而是为了奇遇，她会有多么惊异。同这三个拍电影的男人待在一块，并在清晨返回家里，这是如此地美好啊。某种东西不断在告诉她，这就是她要做的事：一个有意的行动，一个获得自由的行为，一个治愈自己创伤，破除迷住她的符咒的办法。

然而，她如今很清醒，所有不可思议的诱惑已经消失。她又是孑然一身，面对她的过去，沉重的头脑里充满过去的痛苦的思想。她渴望那个短暂的梦至少再延长几小时，但是，她知道那个梦就象夕阳中的黄昏，正在退去。

“我必须走了。”她说。

他们试图劝她不要离开，但意识到他们已不再有充分的说服力或自信来使她留下来。

“倒楣！”摄影师说，“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想问经理，但自从巴特里弗一离开，就没有人再注意他们。从饭馆里面传来喝醉酒的顾客的喧闹声。和凯米蕾在一起的这伙人，在花园里凄凉地坐着，旁边是喝了一半的酒和奶酪。

“不管他是谁，他扰乱了我们的聚会。他带走了我们的一个漂亮女人，另一个打算离开我们。让我们送送凯米蕾。”

“不，”凯米蕾说，“请留步，我想独自走走。”

她不想再同他们一起，他们的在场开始让她烦恼。妒忌象死亡一样突然而确凿地找到她头上，它支配了她，而其余的都无关紧要。她站起身，朝巴特里弗和茹泽娜离开的方向走去。远远地，她听见摄影师的声音：“倒楣……”

音乐会开始之前，雅库布和奥尔加顺便去小小的化妆室，他们避开演奏者们，祝福克雷托能完成得精彩。然后他们到大厅里就座。奥尔加希望他们在幕间休息时离开以便她和雅库布能不受干扰地在一起度过余下的夜晚。雅库布反对说，他的朋友斯克雷托会对他们的过早离去见怪，但奥尔加坚持认为他会丝毫不注意这些。

大厅里座无虚席。他们在自己那一排的最后两个座位上坐下。

“那女人整天象一个影子一直跟着我。”当他们坐下时，奥尔加悄声对雅库布说。

雅库布望过他的肩头，看见刚好隔着几个座位，坐着巴特里弗，在他身边是那个护士，带着那个有致命的毒药的手提包。他的心格登了一下，但是，由于他一生都习惯于掩盖自己的内心状况，他十分平静地说：“我看我们的票都是斯克雷托散发给朋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的一排机动票，这就是说，我们坐的位置他是知道的，要是我们离开，他会注意到的。”

“你可以告诉他，礼堂这个区的音响效果不好，我们换到另一个区去了。”奥尔加说。

就在这时，克利马拿着一把金黄色的小号，在舞台上出现，听众爆发出掌声。跟在他后面的是斯克雷托医生，一阵更大的鼓掌声爆发出来，一股兴奋的浪潮掠过整个大厅。斯克雷托医生谦虚地站在小号手背后，手势打得秀笨拙，想要表明音乐会真正的明星是首都来的客人。这手势迷人的笨拙没有逃过听众的注意，他们报以一阵更加响亮的鼓掌声，后排有人高喊到：“我们的斯克雷托医生万岁！”

钢琴演奏者，三重奏中最少引人注目和得到掌声的成员，坐在键盘前。斯克雷托居中站在一排堂皇的鼓后面。小号手迈着轻快的、有节奏的步子大步走过舞台。

掌声消失后，钢琴手弹了几个和音，开始了他的独奏引子。这时，雅库布看见他的医生朋友慌里慌张，焦急地在四下寻找。小号手也注意到医生的慌乱，便走拢去。斯克雷托悄声说了句什么，接着他俩弯下腰，开始在地板上仔细察看。最后，小号手拾起一根滚到钢琴脚下的鼓槌，把它递给斯克雷托。

听众一直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一幕，这时爆发出新的掌声。钢琴手认为这个鼓励是欣赏他的序曲，一边继续演奏，一边点头表示感谢。

奥尔加碰碰雅库布的胳膊，低声说：“太妙啦！妙得使我相信，这个时刻将标志在我一连串坏运气的结束！”

最后，小号和鼓加入了钢琴。克利马吹着节奏，伴着轻快的步子穿过舞台。斯克雷托坐在他的鼓后面，象一尊高贵的佛。

雅库布试图想象，如果那个护士在音乐会中间突然决定服一片药，她把它吞下去，倒在一阵痛苦的痉挛中，猝然死在她的座

为了告别的聚会

位上，而舞台上斯克雷托仍在不断地敲看鼓，伴着公众的欢呼和鼓掌，那情景会怎么样。

突然，对他来说一切都清楚起来，那姑娘为什么得到一张和他同排朗票；今天在饭馆里的邂逅是一个诱惑，一个考验，它发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显示他的真实自我：一个人类的投毒者。但是，这个考验的策划者（他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一个血污的牺牲品，无辜的血是不需要的。这个考验的结果不是死亡，而是雅库布的自我发现。是从有罪的精神傲慢中被解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此刻那个护士坐在同一排座拉，以便他仍能在最后的时刻拯救她。这就是为什么她的同伴碰巧是一个已成为他的朋友，并且一定会给他的男人以帮助。

是的，他将等待最开始的机会，也许在节目之间的首次间歇中。他将请求巴特里弗和茹泽娜出来到门厅去，在那儿将作出某种解释，整个难以置信的疯狂都将结束。

乐手们把第一个节目奏完，掌声四起。那年护士说声“对不起，”由巴特里弗陪着挤到通道上。雅库布打算站起来跟着他们，但是奥尔加找住他的手，拖他回来，“不，请不要在现在走，等到幕间休息。”

这一切发生得那样快，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乐手们已经开始了下一个节目。雅库布明白了，那个考验他的策划者让茹泽娜坐在旁迎，不是为了把他拯救，而是为了毁灭他，为了无可置疑地确立他的犯罪。

小号手继药起劲地吹着，斯克雷托医生象一个坐在鼓后的尊佛，在他背后时隐时现。雅库布坐在那里很麻林，对小号手和医生一概视而不见。他只看到自己，他看到自己麻木地坐着，他不能使自己的目光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印象。

一听到他那可爱的小号发出的第一个清脆的乐音，克利马便觉得他是独自站在台上，声音充满了整个大厅。他感到强大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力，不可战胜。茹泽娜正坐在免费赠送的那排座位上，靠着巴特里弗（这看来也象是一个意外好兆头），一切都在发出令人振奋的嗡嗡颤动声。听众正热切地听着，他们明显的赞许增强了克利马的乐观情绪。在第一阵掌声中，克利马以一个高雅的姿势让着斯克雷托医生，由于某个原因，这个晚上他对于他变得越来越亲切。医生站起来，鞠了一躬。

但是，在第二个节目的过程中，克利马看了一眼听众，他注意到茹泽娜的座位空了，这把他的心情扰乱了。从那时起，他一边不安地吹奏着，一边扫视着大厅里一排排座位，但都没有发现她。这使他想到她可能是故意离开，以便避免同他进一步交谈，决心不去流产事务委员会露面。音氏会以后他到哪里去找她？要是我不到她可如何是好？

他感到他的演奏拙劣呆板，心不在焉。然而，他那毫无生气的演奏并没有被听众所注意，他们全都十分满意，在每一支曲子后都不断发出更响的掌声。

他认为她也许只到厕所去了，试图以此安慰自己。也许她有点不适，就象怀孕妇女常有的那样。当她大约已有半小时没露面时，他对自己说，她可能回家拿东西去了。过一刻还会在她的座位上重新露面的。但是，休息时间到了，又去过了，音乐会已经结束，她的座位仍然空着。也许她在节目中间不敢进入大厅？下一阵掌声后，她会出现吗？

但是，掌握平息下来，哪里都看不见茹泽娜。克利马变得绝望了。听众们站起来为他鼓掌，高呼着再来几个。克利马转向斯克雷托医生，摇摇头表示他不想再演奏了。但他遇到的是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渴望着继续敲鼓，一直向下敲，敲他个通宵。

听众们把克利马的拒绝表示看作是一个明星的惯常的作态，他们越发热烈地鼓掌。就在这时，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挤到前排。当克利马看到她时，他觉自己快昏了。她对他微笑，说道

为了告别的聚会

(他听不见他声音,而是从他的嘴唇上读出了这样的话):“继续下去,演呀!请演呀!”

克利马举起小号,表明他将再演一个节目,听众一下子静下来。

克利马的两个伙伴露着笔容,重新开始演奏。克利马感到他仿佛是在一个出殡的乐队里吹奏,行进在他自己在灵柩后面。他吹奏,他明白一切都完了,他除了闭眼,把手臂交叉放在胸前,让命运的轮子从他身上碾过外,已经没有遗下任何事可做。

在巴特里弗的酒柜顶上,排列着许多饰有华丽的外国商标的酒瓶。茹泽娜对这样的奢华不熟悉,她要了威士忌,只是因为她想起来的就这个词。

同时,她试图想弄清笼罩住她的迷乱,对眼前处境很了解,她已问了他几次,当他实际上几乎不认识她时,是什么使她把她找出来。“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她连续重复讲,“你为什么突然决定来看我。”

“我很久以来一直想要这样做。”巴特里弗回答,凝视着她的眼睛。

“但是为何一定是今天?”

“因为任何事都有它自己的合活时间,而我们的时间今天来了。”

听起来番话很神秘,但是茹泽娜觉得它们的口气真实的,她的处境的无望今天的确已变得太无法忍受,以至于必须没发生什么事。

“是的,”她忧郁地说,“今天的日子很特别。”

“你一定会同意,我来得恰是时候,”巴特里弗用一种温和的声调说。

茹泽娜感到一种模糊的、十分愉悦的轻松感。如果巴特里弗刚好在恰当的时候出现,这准是意味着所发生的一切归根结底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由于外界的指引，她能够放松了，把自己置于这个更强有力的手中。

“这是实话，你的确来得恰是时候。”

“我知道。”

但她还有一点不明白：“可是这是为何呢？”

“因为我爱你。”

这话说得很轻，但却好象充满了房间。

她压低噪音讲：“你爱我？”

“是的，我爱你。”

弗朗特和克利马都用过“爱”这个字眼，但是直到现在，当它出乎意料，不期而至，毫无掩饰地到来时，她才真正地听见了它的召唤。它奇迹般地走进房间，它是讲不清楚的，然唯其如此，它才好象对她越发真实，因为生活中最基本东西的存在是无法解释，没有原因的，它们的原因包含在它们自身内部。

“是真的吗？”她问。她的声音平常相当刺耳，这时听起来象一个耳语。

“真的。”

“我是很普通的。”

“不，你不是。”

“不，我是。”

“你很美。”

“不，我不漂亮。”

“你文雅。”

“不。”她摇头示意。

“你看上去善良谦和。”

“不，不，不。”她使劲地摇头。

“我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了解得更清楚。”

“你不了解我。”

“不，我了解。”

巴特里弗眼中充满的信任，象一贴奇特的止痛药膏，茹泽娜渴望尽可能沉浸和偎依在这个爱的目光中。

“我真的是那样一个人吗？”

“是的，你是，我清楚。”

达到眩晕的程度是美好的，在他的目光中，她感到自己象一个王后那样美丽文雅、纯洁高贵。她感到自己充满甜蜜和芳香。她本来是可以很容易爱上自己的。（上帝，她过去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对自己是这样满意！）

“可是，你几乎还不认识我！”她继续反对说。

“我认识你很久了，很长时间一直在观察你，可你从来没有察觉到。”

“你的心我了解，”他的指尖抚摸着她的脸，“你的鼻子，你的笑容——这样

轻轻地一动，你的头发……”

他开始脱她的衣服，她没有抵抗。她继续盯着他的眼睛，盯着他那象一个甜蜜、清淅的梦浸浴着她的目光。她朝着他坐着，她那裸露的胸脯在他的目光下高高隆起，渴望被看见，被赞美。她整个身躯都转向他的眼睛，就象一朵葵花转向太阳。

他们坐在雅库布房间里，奥尔加在谈着一些事，雅库布不断提醒自己，还有引动的时间：你可以再次去马克思楼，如果她不在那里，他可以去隔壁房间看看巴特里弗，打听一下他是否知道她在何处。

奥尔加不断地在说话，与此同时，他在预想着如果找到那个护士，接下来会发生棘手情景——咕啾着，吭吭吃吃地说，道歉，试图让她归还那片药。突然，仿佛被这些他已与之格斗了几个钟头的幻想弄得精疲力尽了，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漠然把他攫住了。

这不是仅仅产生于疲劳的漠然，这是一个自觉的、挑衅的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漠。雅库布渐渐感到他并不在乎这个金发的造物是活还是死。如果他试图救她，那实际上只是虚伪和不适宜的模仿。他实际上将欺瞒那个考验他的人，因为那个考验他的人（不存在的上帝）希望知道雅库布真正的样子，他不是假装出来的。雅库布决定诚实地面对他的审查者，他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他们在扶手椅里坐着，隔着一张小桌子互相对视。雅库布看见奥尔加从桌子对面俯向他，他听见她的声音：“我想要吻你，我们认识这么久，但怎么会从来没有吻过？”

她脸上浮着不自然的笑容，显得不安和紧张，这就是克利马夫人挤到舞台休息室去看她丈夫的样子。她一想到会看见他情妇事实上的脸就感到恐惧，但是，她并没见到情妇什么的。两三个年轻的姑娘簇拥在克利马周围，请求他签名，但她立即看出（她的眼睛能象鹰眼一样锐利）她们中没有人熟悉他本人。

虽然如此，她还是确信一个情人就在附近。她从克利马苍白烦乱的脸上，从他那象她一样勉强的笑容中，知道了这一点。

斯克雷托医生，那个药剂师，还有另外几个人，大概是医生们和他们的妻子，都向她问候，并做了自我介绍。有人提议大家一齐到街对面唯一还开着的酒吧去。克利马反对说他太累了，这使克利马夫人想到他的情人或放正在等在酒吧间，因此她丈夫不这样。由于灾难总象一个磁铁吸引她，所以她恳求他，为了她的缘故，改变他的主意。

可是来到了酒吧，仍然没有发觉任何她可以怀疑与他有关系的女人。他们在一张大桌有坐下。斯克雷托医生喋喋不休，高高捧着小号手。那个药剂师充满了羞怯的说不出的快活。克利马夫人试图显得亲切妩媚，“你真是绝透了，医生，”她对斯克雷托说，“你也是，亲爱的药剂师，整个气氛真挚、热烈、无忧无虑一比首都的音会快乐一千倍。”

她并不直接看着他，但她始终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她感到

为了告别的聚会

他试图很困难地掩盖住他的紧张。他时不时说出自己的想法，只是为了掩饰他的心不在焉。她很清楚，她的到来扰乱了他的某个计划，而且并非一个不重要的计划。如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艳遇（克利马总是对她发誓，他决不会爱上另一个女人，）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心烦意乱，她没遇到他情妇，但是她肯定看到他正在迷恋中（一种痛苦、绝望的迷恋），这种情形也许恰恰更加令人痛苦。

“你怎么啦，克利马先生？”药剂师忽然叫起来。他行为安详静谧，因而十分温和敏感。

“没什么，完全没什么，”小号手回答，“我只是有点头疼。”

“需要止痛药吗？”药剂师问。

“不，不，谢谢你，”克利马摇摇头，“但是，我们还是得先走一步了，我实在很疲劳了。

她最后怎样找到勇气这样做的？

当她在饭馆里一见到雅库布时，他显得很异常。他说话简短但仍令人愉快，心烦意乱但仍注意倾听，他心不在焉，但还是随她所欲。正是他的心神不安（她把这归于他的即将启程，）让她感到愉快：他一脸茫然地的她讲，就象在对着一个听不见她声音的真空说话。因而，她能够这样说出以前她从没有对他说过的话。

现在，当她要他吻一下时，她觉得她打扰了他，吓住了他。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她。相反，这甚至干愉快极了：她终于感到自己象她一直渴望成为的那种大胆、挑逗的女人，一个控制情势，调动情势，好奇地瞧着她的搭档，并使他困窘的女人。

她继续地坚决地注视着他的眼眼，笑着说：“但不是这儿，俯在桌上接吻会是很滑稽的。过来吧。”

她拉着他的手，把他引到沙发上，一边欣赏着自己言谈举止的机敏、优雅和沉着自信。她怀着一种过去从不知道的激情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这不是那种不能自己的、本能的、肉体的激情、这是精神的、自觉的、受意志支配的激情。她想要拉开雅库布的父亲角色的帷幕，他震动得很，同时目睹他的慌乱，使自己愉快。她想要引诱他，想要瞧瞧施展诱惑力的自己，她想尝他的舌头，感觉到他那父性的手渐渐敢于探究她的身体。

她解开他的甲克衫纽扣，坚决地猛然一拉，把它脱下来。

在整个音乐会中，他的眼睛一直紧盯着他。后来，他随着那些热情地要求签名的人们挤到台上，可是茹泽娜不在那儿。于是他又跟在一群簇拥着小号手去本地酒馆的人后面，随着他们走进去。他确信茹泽娜正在那里等待这个乐手，但是他错了。他又一次来到街上，在酒馆门口巡查了很久。

他忽然感到一阵剧痛：小号手从酒吧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紧紧偎着他。他完会相信这就是茹泽娜。可是结果却是另一个。

他跟着他们走到里士满楼，克利马和那个不认识的女人消失在里面。

他迅速穿过公园去马克利思楼。门还没有关。他问看门人茹娜娜是不是已经回来了，但他说她还没有回来。

他跑回里士满楼，担心在这期间茹泽娜可能已在那里和克利马相会了。他沿着公园的路走来走去，向大门那边坐着。他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种种想法闪过他的脑子，但是他决定把精神集中在一件事上：密切注视着，一直守到有个人出现。

为什么？这监视的目的是什么呢？他难道宁愿不回家睡觉吗？

他决心一定要彻底弄清真相。

但是，他真的想要知道真相吗？他真的愿意确切无疑地知道茹泽娜在同克利马睡觉吗？或者，他不希望发现茹泽娜清白的一些证据吗？但处在多疑的心情中，这样的证据他会相信的？”

为了告别的聚会

他确实不知道在等待什么。他只知道他准备等很长时间，如果必要就等一个通宵，甚至等许多个晚上。一个妒忌的人会觉得流逝得飞快。妒忌往往比最吸引人的精神工作都更加完全地占据内心，没有丝毫的空闲，妒忌的受害者决不知道厌倦。

弗朗特继续巡视着他的这段路程，它只有一百步长，从这里可以看见里士满楼的大门他打算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一个通宵，当别的所有人都入睡时，他命定要不断地走下去，一直走到了天稍稍亮，一直走到下一轮的开始。

他干嘛不至少坐下来？面对里士满楼有一排长椅！

他不能纹丝不动地坐着，妒忌就象很厉害的牙痛，不让你做任何事，甚至不让你坐着不动，只能向下走，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他们循着巴特里弗和茹泽娜、雅库布和奥尔加刚才走过的路线：上楼梯到了二楼，然后沿着红色的毛绒地毯走过道尽头。巴特里弗房间的门在对面，雅库布房间在右边。

斯克雷托医生给克利马安排的房间在左边。他打开门，拧亮灯，感觉到凯米蕾的目光迅速地扫视了一遍房间，他知道这种目光：她在寻找一个女人的痕迹。他对她了解很多，他知道她正在对他表现出来的爱并不真诚，她是来暗中监视他的，她想装作是来使他感到惊喜。他知道对她来说，她知道她心情很坏，并且确信破坏了他的某个私通活动。

“亲爱的，你真的不介意我来吗？”她说。

“我为何要介意呢？”

“我想你在这里可能会寂寞。”

“没有你是有点寂寞，看见你出现在听众中我很高兴，这使我感到振奋。”

“你看上去有些累了，或许有什么事叫你烦恼？”

“不，没有什么在烦扰我，我只是感到疲劳，没有别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感到烦躁，因为你被一帮男人包围住，这总是使你消沉。不过，现在你是和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一起了，你认为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吗？”

“是的，我肯定这样想”。克利马回答。这是今天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诚恳话。凯米蕾非凡的美，这样的美却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这使马利马十分痛苦。然而，这个美丽的化身此刻却在嘲笑他，开始脱去衣服。他凝视着她裸露的身躯，好像他马上就要永别了。那对乳房，那对美丽纯洁、完美无缺的乳房，那细细的腰肢，那刚脱去紧身短衬裤的光滑的臀部。他悲哀地注视着她，好像她是在回忆，似乎她远远地隔着玻璃。她的裸体好象离他太远，以致他感不到最轻微的兴奋。但他还是用眼睛贪婪地盯着她看。他饮着她的裸体，象一个被判死刑的人饮尽他最后一杯酒。他饮着她的裸体，象一个人饮着他失去的过去，他失去的生活。

她靠近他，“怎么啦？你不想把你的衣服脱掉？”

他除了脱衣服别无选择，他感到非常悲伤。

“疲劳决不是理由，先生。我大老远到这里来，正是要和你在一起，我想要爱。”

他知道这不是真话，他知道凯米蕾根本不想做爱，她勉强自己做出挑逗的行为，只是因为他的忧郁被她看出了，并把这归于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受到阻挠。他了解（上帝，他太了解她了！）她的引诱行为，只是为了试探他移往别处的兴趣有多强烈，并且用他的冷淡来折磨她自己。

“我真是累死了。”他说。

她搂住他，然后引他到床上。“你会看见我将怎样快乐地使你感到好一点。”她说，开始抚弄他赤裸的身躯。

他摊开四肢躺在床上，仿佛这是一张手术台，他明白妻子的全部努力都将证明是徒劳的。他蜷成一小团，凯米蕾湿润的嘴唇在他全身上下滑动。他知道她想要折磨自己，同时也折磨他，他

恨她。他怀着全部强烈的爱恨她，这都是她的过错，正是由于她的嫉妒，她的监视，她的怀疑，她的突然到来，弄糟了所有的事，这使他们的婚姻要遭到一个陌生人的女人子宫里的爆炸物的危害。这个炸物将于七个月后爆炸，它会把一切都炸成碎片。正是她是她对爱愚蠢之极的忧虑，把这一切毁灭。

她把嘴移到他的下部，他感到在她的爱抚下，他的器官在退缩，在逃离她，在变小和发抖。他知道凯米蕾把他对她身体的抵制看作是他迷恋另一个女人的标志。他知道她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知道她越是痛苦，她那湿润的嘴唇越是会继续折磨他的无能的躯体

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对这个姑娘做爱。他希望她能够幸福，用温情的围绕她，但是，这种温情丝毫不同于肉体的爱，事实上它排斥性欲的要求，因为它渴望纯洁，利他，与任何享乐无关。

但是，他现在该怎么办？为了继续保持他善行义事的纯洁，他应当拒绝奥尔加吗？他明白这会变糟的，他的拒绝会伤害奥尔加，可能给她留下永久的创伤，他意识到他必须把这杯温情之酒饮到底。

然后，突然地，她光着身子在他面前站着。他对自己说，她的脸是高贵而温柔的。但是，当他一看到这张脸和身体的其余部分在一起时，这一点鼓励就无任何兴趣了。她的身躯看上去象一支长长的细茎，顶上是一朵过分大的、毛茸茸的花球。

但是，不管她看上去象什么，雅库布意识到没有退路，而且，他感到他的身躯，（那个盲从的身躯）再次挺起了它乐于助人的长矛。然而，他觉得这种兴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远远地，在他的自身外部，仿佛他自身并没有参与他的兴奋，而是默默地在蔑视这一切。他的灵魂远离了他的身躯，注视着一个人手提包里的毒药，只是朦胧地感觉到身躯对其浅薄趣味可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盲目和自私的追求。

他突然有个回忆，在他十岁左右，他第一次知道了孩子是怎么来到世上的，随着对女人的身体渐渐有了更详细具体的了解，他就越来越摆脱不了对生殖过程的想象。他常常试图想象他自己的出生。他想象他那小小的身躯滑过一条狭窄潮湿的隧道，他的鼻子和嘴巴是粘液，这些粘液弄污了他，在他身上留有痕迹。的确，这种女性分泌物常常渗透了雅库布的一生，对他发挥它的秘密力量，任意召唤他，控制他身体的各种神秘机制，他总是感到对这种羞辱的厌恶。他抗拒它，以至于他不向女人敞开心灵。他维护他的自由和孤独，他把“粘液的统治”限制在生活中一定的有限时刻。是的，这也许是他之所以这样喜欢奥尔加的原因：对他来说，她是一个完全超出性别范围的人，她的身体决不会使他想起他那出生的羞辱方式。

他极力赶走这些思想，因为在此同时，沙发上的情势在迅速地进展。他就要渗透她，但满脑是这种厌恶想法时，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提醒自己，这个展露给他的女人，是他曾奉献出一生中唯一纯洁的爱的人，他现在和她做爱为的只是，使她幸福，使她愉快，使她高兴和自信。

然而，他不免有点惊异：他发现自己漂浮在她身上，仿佛已被幸福的浪潮带走。他感到愉快，他的灵魂谦卑地与他身体的动作认同，仿佛做爱只是对另一个人的仁慈、纯洁的感情的一种肉体表达方式。消失了所有的障碍，没有什么好象是不真实的，他们互相紧紧抱住，他们的呼吸混在一起。

这是很长的、美妙的几分钟，然后，奥尔加在他耳边悄声说了一句猥亵话，她悄声说了一次，然后又说了一次，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兴奋。

幸福的浪潮顿时退去了，雅库布和姑娘发现他们一下子被困在了一处沙漠里。

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对雅库布来说这个反应是异常的。通常，当他做爱时他并不反对放荡的谈话，事实上，这会激发起他的肉欲欢情，在女人对他的身体愉快的感到称心如意时，安全地使她和自己的灵魂疏远。但是，这句粗俗的话出自奥尔加的口中，却把他一幻觉完全破坏了。这使他从梦中苏醒，温情的薄雾消失了，顿时，在他怀里的姑娘就象他起初看到的那样显露出来：一个细瘦颤动的花茎般的身躯，顶上一朵大花球似的脑袋，这个可怜的造物表现得象个妓支一样地挑逗，不断地显示可鄙，以致她那猥亵的话听起来显得可笑而可悲。

但是，雅库布知道他决不能表现出异常，他必须继续玩这个游戏，他必须继续饮完这杯温情的苦酒，因为这个荒谬愚蠢的搂抱是他的一桩善行，是他赎罪的唯一表示（他片刻也没有忘记那片毒药），是他唯一的拯救的方式。

巴特里弗的豪华寓所象一个灰色牡蛎壳中闪光的大珍珠，嵌在安排给雅库布和克利马的朴素简单的住所之间。那两个房间早已安静下来，茹泽娜还在巴特里弗的怀抱里乐极呻吟，幸福地喘不过气来。

然后，她在他身旁静静躺着，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过了一阵，她突然迸出眼泪，她哭了很久，把她的头埋在他的胸膛里。

巴特里弗把她象一个小姑娘搂在怀里，她真的感到自己是个孩子，尽管以前从未这样小过（她以前从未试图在一个人的怀里失去自我，）但也从未这样大过（这是她感到过的最大快活。）她的每一声呜咽都是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新的极乐之感。

克利马此时在何处？弗朗特此时在何处？他们在某个遥远的雾中，轻若羽毛的身影向地平线飘去。她从一个人那里摆脱，俘获另一个人的顽强愿望在何处？她的愤怒，她整天把自己裹得象一个茧似的那种忿恨不平的沉默又在何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的啜泣渐渐平息下来，他继续抚摸着她的脸，他吩咐她入睡，他自己在邻室有一张床。茹泽娜睁开眼睛望着她：巴特里弗赤裸着到洗澡间去（她能听见冲水的声音），然后他返回来，打开衣橱，抽出一床毯子，在她身上轻轻盖上。

茹泽娜看着他青筋毕露的小腿。当他弯下身子时，她注意到他的灰色卷发很稀疏，头皮已经露了出来。的确，巴特里弗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有点发福。但是，这些她不在乎，相反，他的年龄让她放心，在一个新的显赫人物前显示出她的青春，这使她不再感到阴郁和茫然，而是充满了一种活力，一种新生的感觉。在他面前，此刻她意识到她的青春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不会消退，没有必要着急，没有必要担心时光的流逝。巴特里弗重新在她身旁坐下，搂住她，她感到她不仅安全地偎依在他那让人镇静的手臂中，而且偎依在他那令人安慰的年龄中。

她的意识渐渐模糊了，进入了一个混乱飘浮的梦幻，后来她醒过来，觉得整个房间都浸浴在一个奇特的蓝光里，她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种奇怪的光，这是什么，裹着一圈蓝光的月亮来到人间了吗？或者她是在睁着眼睛做梦？

巴特里弗仍在朝她微笑，抚摸着她的脸。

终于，她闭上眼睛，渐渐进入梦乡。

第五天

天仍然很黑，克利马只是小睡了一会儿。他想要在茹泽娜去上班前截住她。可是，怎样向凯米蕾解释他需要在黎明前突然出去呢？

他看了看手表：已经五点钟。他知道如果不马上起来，就会见不到茹泽娜了，但他想不出借口，他的心紧张地怦怦跳动，抑止不住。他起来开始穿衣服，悄悄地以免弄醒凯米蕾。他正在甲茄克衫的纽扣，这时他听到她说话。这是一个警觉的、半醒的咕哝：“你到哪里去？”

他走到她床前，在她嘴上轻轻吻了一下，“睡吧，我不会去得很长的。

“你带我一同去。”凯米蕾说，但渐渐又睡着了。

克利马迅速地走出房门。

这可能吗？他仍然还能在来回地巡视？

是的，但是他停下了，他看见克利马走出里士满楼。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地跟着他朝马克思楼走去。他穿过门厅（看门人睡着了），藏在通向茹泽娜房间的走廊的一个拐角。他看到小号手在敲她的门，那门仍旧关着。克利马又敲了几下，然后转头便离开了。

弗朗特跟着他走出大楼，他看见他沿着通向澡堂的长长林荫道大步走去，过半小时茹泽娜就应该在那儿当班。他跑进马克思楼，猛敲着茹泽娜的房门，贴着钥匙孔大声耳语：“是我！弗朗特！别害怕！把门打开！”

没有人回应。

当他正要离开时，看门人刚好醒过来。

“茹泽娜在家吗？”弗朗特问他。

“从昨天起她就不在家。”看门人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弗朗特走到街上，远远地他看见克利马进了澡堂。

茹泽娜通常在五点半钟醒来，今天早晨她没有再睡下去，尽管她是在非常快乐的心境中入睡的。她起来穿上衣服，蹑着脚走进邻室。

巴特里弗侧身躺着，呼吸沉重。平常梳得十分整洁的头发，乱蓬蓬的，一块光秃的头皮露出来。他的脸看上去更加灰白、苍老。床头柜上放着许多药，这使茹泽娜想到一个医院。但是这些并没有扰乱她的心境。她注视着他，感到泪水涌上了眼睛。她从来不知道还会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她的愿望很奇异，想跪在他的面前，她没有这样做，只是俯下身子，在他的前额轻轻吻了一下。

当她快到澡堂时，她看到弗朗特朝她大步走来。

在一天前，这样的会面会使她烦恼，尽管她爱着小号手，但弗朗特仍对她有着很大的意义。他和克利马是一对不可分割的：一个意味着日常的现实，另一个则意味着一个梦：一个想要她，另一个则不想要；她要逃避一个人，而思慕着另一个人。他们每个人都决定着另一个人的存在意义。她做出孩子的父亲是克利马的决定，并没有抛开弗朗特。相反，正是弗朗特促使她做出了这个决定。她摆动于他们之间，仿佛他们是她生存的两极；他们是她所知道的唯一星球上的南极和北极。

但是，今天早晨她忽然认识到，这是个包含别的世界的宇宙，生活中没有克利马、也没有弗朗特是可能的。她发现用不着着急，一个聪明成熟男人能够带领她进入一个领域，在那里时间是仁慈的，青春不会凋谢得这么快。

“你昨天晚上去那啦？”弗朗特冲口说。

“与你无关。”

“我去过你的房间，你不在。”

“我在哪儿与你无关，”茹泽娜说，她一步不停地走过澡堂大

门，“别尾随着我。”

弗朗特独自留在大楼前面，由于守了一夜，他的腿痛起来，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从那儿可以一直看着入口。

茹泽娜急匆匆走上楼梯，走进二楼的大候诊室，那儿排列着供病人用的长凳和椅子。克利马正坐在她科室的门旁。

“茹泽娜！”他站起来，用绝望的眼睛看着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理智一点。跟我来！我们共同去吧！”

他的焦虑毫无掩饰，完全没有了这星期来他一直装得若无其事的外表。

茹泽娜说：“你只是想要摆脱我。”

这使他惊恐，“不，我没有，相反，我想要我们能更加彼此相爱。”

“别骗我了。”

“茹泽娜，去吧！要是你不去，会毁掉一切的！”

“谁说我不去？我还有三个钟头。现在只有六点钟，回去睡觉吧，你的妻子正等着你。”

她把门在她背后关上，把白大褂匆忙穿上，对那个中年同事说：“帮我个忙，我得在九点钟离开一下，你能接替我一小时吗？”

“那么，你到底让他们把你说服了。”她的朋友责备地说。

“他们并没有说服我。我有了爱。”茹泽娜回答。

雅库布走到窗前，把它打开。他在想那片淡蓝色的药，他不能相信昨天他果真交给了那女的。他凝视着蔚蓝的天空，呼吸着初秋早晨清新的空气。窗外的世界显得正常、安静，平淡无味。同那护士之间的插曲现在看去象是荒谬的、非现实的。

他拿起电话，拨了澡堂的代码，要女病区的护士茹娜泽。等了好一阵，最终一个女的接的电话，他重新说他想同茹泽娜护士说话。那个声音回答说，茹泽娜护士这会儿正在浴室忙着，不能来接电话。他谢了她，把话筒挂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轻松：茹泽娜还活着。药管里含的那种药片通常每天服三次，因此她昨晚和清晨一定已经服过了，很久以前，她一定早已吞服了他的药片。忽然，一切对他都变得很清楚了：那片淡蓝色的药，他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作为他自由的一个保证，原来是一个假货，他朋友只是假死给他看。

他以前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他再次回忆起很久以前，当他向他的朋友要毒药的那一天。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现在回想，他意识到他的要求一定显得象一个十足的作态，如同做戏，企图引起人们对他遭受苦难的注意。斯克雷托毫不犹豫就同意了，几天之后，带给他一片有光泽的淡蓝色的药。是的，没有必要犹豫，没有必要试图说服他放弃要求：斯克雷托有委联明的行为，比那些拒绝了雅库布恳求的人聪明得多。斯克雷托只是给了他一个安宁、肯定而又无害的假象，而且博得了雅库布终生的感激。

他怎么以前没想到呢？的确，在斯克雷托把那颗形状普通，机器制作的毒药给他时，这确实显得有点奇怪。雅库布知道，作为一个生化学家，斯克雷托有路子直接搞到有毒物质。但是，他也好象有由他支配的制药仪器，这看上去很奇特。不过他并没有去多想它，虽然他对这世界的一切都持有怀疑，但她对这颗药的信任就象对福音书的信任一样。

现在，在这非常宽慰的时刻，他当然很感激朋友的骗局。他很高兴那护士还活着，昨天的全部荒唐事件不过是一个噩梦。然而，人是没有什么会持续很长的，极度宽慰的浪潮消退之后，跟着就是一丝懊悔的微波。

真是可笑极了！他口袋里的药使他的每一步都赋予戏剧般的悲怆色彩，使他能把自己的生活变为一个崇高的神话，他一直坚信那张小小的薄纸包藏着死亡，可它包含着的只是斯克雷托无声的嘲弄。

雅库布意识到，归根结底，他的朋友做得很正确。可尽管如

为了告别的聚会

此，他还是觉得他所爱的斯克雷托忽然缩小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庸的人，一个象千百万人一样的医生。斯克雷托把毒药交给他时的那种漫不经心，毅然绝然的样子，使他看上去象是一个与雅库布所认识的熟人完全不同的人。他根本不照别人那样行事。有些事不大可能是做的。他似乎没有考虑雅库布可能会在一次歇斯底里发作或意气消沉时滥用这药。他对待雅库布的态度就象他充分相信他会控制自我，没有人类的弱点。他们互相都把对方看作是被迫生活在人群中的神。这是美好的印象。似乎难以忘怀，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雅库布凝望着天空的碧蓝，想道：“今天，斯克雷托给了我宽慰与和平，同时也消除了我对他的幻想。

茹泽娜的默然同意使克利马惊喜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诱使他离开候诊室，茹泽娜昨天莫明其妙的失踪烙在他的记忆里，他决心就等在这里，以便保证没有人来试图改变她的主意，或者把她带走。

女病人们走来走去，随意穿过茹泽娜消失在后面的那扇门。一些人留在那里，另一些人返回到候诊室，在沿墙的椅子上坐下。她们全都好奇地瞧着克利马，由于这病区是女病人的，男人通常不许待在这个候诊室。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身材矮胖的女人，从一扇门里出来，锐利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她向他走近，问他是不是在等茹泽娜。他涨红着脸，点点头，“你不必坐在这附近。你得等到九点钟。”她带着夸耀的熟悉说。克利马似乎觉得这屋里所有的女人都听见了这句话，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大约八点过三刻，茹泽娜出来了，穿着上街的衣。他挽着她的胳膊，他们没有交换一句话，于是出了大楼。他们都沉浸在各自的思想中，没有人注意到弗朗特蹲伏在公园的灌木丛后面，正跟着他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雅库布唯一要做的就是同奥尔加与斯克雷托告别。不过，他他希望先去散步，去公园（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留恋地看一看火红的树叶。

他走到过道里，迎面一个年轻女人正在锁房门。她那高高的身材吸引了他。当他看到她的脸时，他对她的美丽大为惊异。

“你是斯克雷托医生的朋友，是这样吗？”他跟她搭话。

那个女人愉快地笑着，“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离开的那个房间是斯克雷托医生为他的朋友们准备的。”雅库布说，之后自我介绍一番。

“我是克利马夫人，”她回答说，“医生很不错，把这个房间给了我丈夫。我现在正要去找他，他可能和那医生在一起。你知道我能在哪里找到他们吗？”

雅库布怀着极大的愉快注视着这位年轻女人的脸庞，这使他意识到（又一次）！这一天是他最后的，每件事都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预兆。

但这个预兆意味着什么？

“我将很高兴带你去斯克雷托那里。”他说。

“那太感谢你啦。”

是的，这是什么预兆呢？

首先，这只是一个信息，仅此而已。再过两小时，雅库布就会离去，这位美丽的造物将在他面前永远消失。这个女人仅仅是作为一个否定出现在雅库布面前，他们的相遇只是让他明白，她决不可能属于他。他遇到她象征着因他的离去他将失去的一切。

“真不可思议，”他说，“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对斯克雷托医生说话了。”

但是，这个女人带来的信息也显示了一些其它的什么。这是一个最后时刻的美的使者。是的，美。雅库布惊异地意识到，实际上他从来不知道美，他忽略了它，活着从没为了它，这个女人

为了告别的聚会

的美丽强烈吸引了他，他突然觉得，由于一个疏忽，他先前所有的决定都变形了。他觉得如果他早已认识这个女人，他将会有不同的决定“怎么会是最后一次？”

“我就要出国了，要很长时间。”

他有过迷人的女人，可对他来说，她们的魅力总是表面的，驱使他接近女人的是复仇的渴望，或者是悲伤和不满，或者是同情和怜悯。对他来说，女性世界和他祖国的生活苦剧完全相象，在这个世界里他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他曾有过挣扎的痛苦，却很少体味到牧歌的情调。然而，这个女人似乎远离这一切，远离他的生活。她来自外界，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她不仅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而本身作为美女而发现。她使他明白了这是可能的——此时此地——各种各样的生活和这了各种目的生活；明白了美胜过正义。胜过真理，胜过真实，胜过必然，是的，甚至胜过得到它，它超越其它一切，而他却永远失去了它。在他面前她的最后一刻出现，只是使他看到，他一直认为自己知道一切，体验了生活所提供的一切，这是多么愚蠢。

“你让我羡慕。”她说。

他们一道穿过公园，天空是蔚蓝色的，灌木丛是黄色和红色的，它使雅库布再一次意识到，这是毁灭了他过去所有事件、记忆和机会的一个火的象征。

“无羡慕可言，现在看来我完全不应该离去。”

“为什么不应该？你突然发现你对这地方产生了好感了吗？”

“我发现我对你有了好感。我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太美丽了。”

他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已经说出了这话。他顿时想到他可以告诉她一切，因为再过几小时他就要走了，他的话决不会有什么后果，不管对他还是对她，这突然发现的自由使她晕眩。

“我一直活得像个盲人，一个盲人，现在，我第一次认识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美这样一种东西，可我却让它从我身边溜掉了。”

她使雅库布想到他从未进入过的领域，音乐和艺术的世界；她似乎与一簇簇燃烧的树叶融合在一起，她步态优美，银铃般的声音唤醒了，他不再把那些燃烧的树叶看作是火的信息或象征，而只是美的狂喜。

“我愿尽全部力量得到你。我愿意把一切抛弃，改变我的整个生活，因为你，并且为了你。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确不再在这里了，我昨天晚上就应当动身的，今天在这里的我实际上只是一个闲荡的幽灵。”

呵，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之所以与她相遇是对他的恩赐。这次邂逅发生在他的生活之外，在他的命运以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个人经历的相反一面。这使得与她的谈话更加容易，直到他逐渐认识到，虽然如此，他还是决不可能告诉她他想说的一切。

他在她胳膊上碰了一下，指着正前方：“斯克雷托医生的诊所就在那里，你得上到二楼去。

克利马夫人久久地探视着他，雅库布吸收了她的目光，那目光象雾蒙蒙的地平线一样柔和、湿润。他再一次碰碰她的胳膊，转过身离开了。

他回头望一眼，看见克利马夫人正在一动不动地伫立着，注视着。他又转了几次头，她仍然站在那里目送着他。

候诊室里挤满了二十来个紧张不安的人，茹泽娜和克利马找不到地方坐下。墙上装饰着绘有劝阻妇女做流产的大幅广告画。妈咪，你为什么不要我？标题上这样写，下面一张儿童床里是一个微笑的婴儿。广告画的下部突出地刊着一首诗，那里面写着一个胎儿央求他的母亲，别让人们打掉它。那胎儿允诺以无穷的幸福作为报答：如果你不生下我，妈咪，当你临死的时候，谁的手臂来抱着你？

其它广告展示了欢笑的母亲推着婴儿车的照片，还有一幅画

为了告别的聚会

小男孩在撒尿。（它使克利马感到撒尿的男孩是分娩不可抗拒的一个理由。他曾看这一部新闻短片，表现一个害羞的小男孩愉快撒尿。整个电影院里响着女人们快活的窃窃感叹声）。

等了一阵，克利马决定敲敲诊室的门。一个护士伸出头来，克利马提到斯克雷托医生的名字，几分钟后，医生走了出了，递给了克利马一份需要填写的表格，并要他耐心再等一会儿。

克利马在墙上按了表格，开始填写申请表：姓名出生年月，出生地点。茹泽娜帮助他。接着他填到这一行：父亲的姓名。他畏缩了，看到了这个羞辱的称呼白纸黑字地摆在面前，并在上面签上他的名字，这是很吓人的。

茹泽娜看着克利马的手，注意到它在发抖，这给了她最大的满足。“接下去，写呀！”她说。

“应当把谁一名字署下？”克利马悄声说。

他发现他非常胆怯，恐具万状，她对她充满轻蔑。他害怕一切，害怕责任，甚至害怕署他自己的名字。

“你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把谁名字写上，我想这很明显。”她说。

“我只是认为这无关紧要。”克利马说。

她不再理睬他，她深信这个怯懦的男人伤害了她，惩罚他使她感到愉快。“要是你打算成为一个说谎的人，我们最好还是互不来往，”她说。在他签上他的名字之后，她叹息着加了一句：“我实在不清楚我到底要干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她盯着他那恐惧的脸，“在他们把他从我身上打掉之前，我仍然可能改变我的主意。”

她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她的大腿跷在桌上，试图读一本侦探小说，这是她为在疗养地令人厌烦的居留预先买下的。但是，她不能专心在这本书上，她仍在想着前一晚上的谈话和事情。她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生的一切感到满意，尤其满意自己。她终于成了她总想成为的人：不是男人欲望的受害者，而是她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她完全摒弃了雅库布派给她的单纯的受监护者的角色，相反，她使雅库布变得同她自己的愿望一致。

此刻，她想到自己是优雅、独立和勇敢。她凝视着自己的腿伸展在桌上，在工装裤里紧紧包着。当她听见敲门时，她活泼的回答说：“进来，我一直在等你！”

雅库布走进来，显得忧郁一些。

“喂！”她把腿换下来前抢先说。雅库布好象有点激动，这使她感到高兴。她站起身，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你想待一会儿吗？”

“不。”雅库布用一种悲伤的声调回答，“这次真的要告别了，我即刻就要动身。我想我愿最后一次陪你去浴池去。”

“好的，”奥尔加欢快地说。“我很想走一走。”

雅库布头脑里全是克利马夫人的美丽形象。同奥尔加度过的夜晚留给他不安和慌乱，他不得不克服某种厌恶来向她告别。然而，他一点也不愿流露出这些情绪。他自己自语，他需要表现得非常得体，一点不能让她知道，在和她做爱时，他发现自己的愉悦和快乐是多么少。绝不能允许有任何事破坏她对他的记忆。他做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以一种忧郁的腔调说一些最平常的话，不断碰她胳膊，抚摸她的头发。每当她盯着他的眼睛，他总总是试图尽可能装出一副垂头丧气的表情。

她提议他们也许有时间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去喝它几杯。但是雅库布想尽可能简短地告别，由于他厌倦这经验。“道别是这样悲伤，我不想延长它。”他说。

当他们走到澡堂门口时，他伸出手握住她的双手，深深地凝视着她的眼睛。

奥尔加说：“很感激你能来，雅库布，昨天晚上很美好。我

为了告别的聚会

很高兴你不再是我父亲了，而是变成了雅库布。这实在妙极了，不是很妙吗？”

雅库布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什么都不明白。这个敏感的姑娘认为昨晚的做爱不过是场乐趣，这怎么可能？她仅仅是出于肉体欲的驱使，而没有感情吗？那一夜之爱的愉快回忆胜过了终生分离的悲伤吗？

他吻了她。她送给他一句祝福，然后转身朝浴室宽敞的大门走去。

他已在医务所前面来回走了约摸两个小时，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虽然他不断提醒自己决不能再闹一场，但他感到他的自我控制力已快到了尽头。

他走进大楼。疗养地是一个小地方，他为每个人所熟知。他问看门人有没有看见茹泽娜，看门人点点头说，她乘电梯上楼去了。电梯只在顶楼即四楼停靠，下面两层楼得走楼梯上去。这样，弗朗特就可以把他的搜寻缩小到四楼的走道了。这里一边是许多办公室，一边占着一个妇科诊疗室。他沿着第一条过道走去（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然后怀着这儿不欢迎男人来的不愉快感觉，搜寻第二条过道。他看见一个面熟的护士，便向她打听茹泽娜。她指了一下过道尽头的一扇门。那门开着，门口有一小撮男女。弗朗特走进去，又看见几个女人坐在里面，但是，小号手和茹泽娜不在那里。

“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女士，一个头发有点金黄的年轻女士？”

一个女人指着诊室的门：“就在里面。”

妈咪，你为什么不想要我？弗朗特读道，看着别的画着嘻嘻而笑的婴儿和撒尿的男孩的广告。他什么都知道了。

屋子中间占据着一张长桌子。克利马和茹泽娜坐在一边，而对着他们的是斯克雷托医生，夹在两个健壮的中年女人之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克雷托医生瞟了一眼申请人，用一种不赞成的姿态摇摇头，“我为了你们伤透了心。你们知道为了让那些想要有孩子的妇女恢复生育力，我们费了多大的劲？而你们有了一年轻，健康，成熟的人——可你们却自愿想放弃这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我希望别人能理解这一点，这个委员会的目的不是鼓励堕胎，而是控制它们。

两个粗壮的已婚女人咕哝着同意他们看法，斯克雷托医生又继续他对申请人的劝告。克利马的心怦怦跳动，他猜测斯克雷托的话不是有意针对他，而是说给委员会那两个同事听的，她们凭着自己母腹里所有庄严的权利，认为年轻女人要求堕胎是不应该的。但是，克利马害怕这番话会软化茹泽娜的决心。几分钟前，她不是暗示她的决心还没有下定吗？

“你们想要为什么而活着？”斯克雷托又说，“生活中没有孩子就象一棵树没有叶子。要是我有职权，非禁止堕胎不可。你们俩不关心我们的人口率正在年复一年下降吗？当然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把它的母亲们和婴儿们照顾得更好！没有一个国家能确保一个新生儿有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两个委员会成员又象是在表示赞同，斯克雷托继续说下去：“我们这位朋友已经结了婚，现在却要对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的全部后果而烦恼，但是，这你早应该知道，同志！”

斯克雷托医生沉默一阵，然后再次转向克利马，“你没有孩子，现在请诚实地告诉我：你真的会由于这个问题同你的妻子离婚吗？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

“这不可能。”克利马回答。

“这我很清楚，”斯克雷托医生叹道，“我接到一份精神病学报告，大意是说克利马夫人正患有自杀意向，这孩子的出生会危及一个人的生命，毁灭一个婚姻，还会有一个未婚母亲出现。我们能做什么呢？”他再一次叹息，接着拿起笔，签署了表格，并

为了告别的聚会

把它推给两个已婚女人。她们叹息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履行的这道程序将在下周星期一早晨八点”。斯克雷托医生宣布道，示意茹泽娜可以离开了。

一个健壮的女士转向克利马，“你等一下。”茹泽娜离开后，她继续说：“堕胎并不是象你想象得这么简单，它会带来大量失血。由于你的不负责任，你将使茹泽娜同志失去她的血，你只有偿还它才公平。”她将表格递给克马利，说：“在这里签字。”

困惑的小号手服从了。

“这是一张自愿献血的申请表。你可以去隔壁房间，护士马上就会给你抽血。”

茹泽娜头也不抬，走过候室，直到弗朗特在走廊里朝她喊叫，她才看见他。

“你在干嘛？”

他那狂怒的眼神使她害怕，走得更快了。

“我在问你，你在那儿做什么？”

“你没有必要知道。”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如果你知道，那就不要问。”

他们正在下楼梯，茹泽娜匆匆忙忙，不想见到弗朗特，也不想和他说话。

“这是流产事务委员会，我知道它。你想要他们把胎儿打掉！”

“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不能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和我也有关系。”

茹泽娜猛地一冲，几乎跑起来，正好把弗朗特甩在后面。当他们到达浴室大门时，她说：“你敢跟着我。我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弗朗特很激动：“用不着你告诉我做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没有权利打扰我！”

“你同样不能将我拒于门外！”

茹泽娜飞快冲进大楼，弗朗特紧紧尾随其后。

雅库布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只有一件事留待他去做：向斯克雷托告别。他慢慢地动身穿过公园去马克思楼。

从相反的方向，沿着宽宽的公园人行道，走过来二十多个小孩子，由他们的老师带领。她的手中握着一根红绳头，孩子们排成单行纵队，抓住那根绳子行进。他们走得很慢，老师给他们指点着各种乔木和灌木。雅库布停下来，但他并没接触过自然科学的研究，从来也记不住一棵桤树是一棵桤树，一棵鹅耳枥树是一棵鹅耳枥树。

“这是一棵美洲椴树。”那个教师说道，指着一株灌木似的、发黄的树。

雅库布端详着这些孩子，他们全都穿着蓝外套，戴着红帽子，他们真象是一家。他仔细看着他们的脸庞，觉得他们似乎不但在衣着上而且在面貌上都彼此相象。他们中至少七个孩子有着显著的大鼻子和大嘴巴，有点象斯克雷托医生。

他回想起那个小客店主人的大鼻子孩子。斯克雷托的优生学的梦不仅仅是一个幻想，这可能吗？这一地区真的在成为斯克雷托上帝的殖民地吗？

雅库布觉得这是个荒唐的想法。这些孩子看上去相象，是因为世界上所有孩子看上去都相象。

可是又有了这种想法：假若斯克雷托果真把他的奇特计划变为现实了呢？什么能阻止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计划被实现呢？

“那边的那棵树，我们叫它什么？”

“那边一棵白桦！”一个小斯克雷托回答。是的，是道地的斯克雷托，他不但有一个大鼻子，而且戴着眼镜，说话带着鼻音。

“很对，奥尔德！”教师说。

为了告别的聚会

雅库布想到再过一二十年，这个国家将居住着成千上万的斯克雷托。他的感觉更特别了，他生活在自己的国度，却一直没有真正懂得在发生着什么事。正如他们所说，他一直生活在行动的中心。他参与了当代的大事件，他涉足于政治，这实际上耗去了他的一生，甚至在他们把他赶出来后，他还想象政治那么发展。他总觉得他在聆听着祖国的心跳，然而，他真正听到了什么呢？一个国家的脉搏？也许这只是一个古老的闹钟，不仅样式陈旧，而且走时不准。难道所有那些政治斗争仅仅是一个使他不能专注于生活中真正重要事情的误会吗？

那个老师带领她照管的孩子们继续沿着公园的路走去。雅库布仍然不能把那个美丽的女人形象从心里驱走。对她的美的回忆继续以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让他难受：难道他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和他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吗？是因为他对问题的看法都是颠倒的吗？假若美意味着胜过真理，假若献给巴特里弗大丽花的真是一个天使？

“那是什么？”老师同孩子们。

“槭树。”一个戴眼镜的小斯克雷托回答。

茹泽娜跑上楼梯，竭力不从她的肩头往后看。她砰地关上她身后的科室门，赶紧冲到更衣室，匆匆在她赤裸的身上穿上护士的白大褂，这才松了一口气。同弗朗特的冲突扰乱了她，但是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它消除了她的焦虑。他们两人，弗朗特和克利马，都不再是那么熟悉了。

她走进排列着床的大厅，洗浴后的女病人正在那儿休息。她的中年同事坐在靠门的一张桌边。“他们批准了？”她冷淡地问。

“是的，谢谢你的接替。”茹泽娜说，续继着她的工作。

那个中年护士刚一离开，门就打开来，露出了弗朗特的脑袋。

“什么叫与我无关！事关你我两人，我怎么能不说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开！”她对他噻道，“这是女病区！马上走开，要不我就把你轰出去！”

弗朗特气得满脸通红，茹泽娜的威胁使他更加狂怒，他闯进屋子，使劲关上门。“我根本不在乎你做什么！是的，我真的不在乎！”他大声叫道。

“我叫你立刻从这里出去！”茹泽娜说。

“你们我算是看透了！这全怪那个杂种！那个号手！无论如何，这全都只是一场滑稽戏，只是走门路罢了！他和那个医生操纵了这一切，他们是重要的爵士乐伙伴！但是，这一切我都很熟，我不会让你们谋杀我的孩子！我是父亲，我得说话！我不准你人谋杀的我孩子！”

弗朗特大嚷在叫，病人们在毯子下面动起来，好奇地抬起头。

茹泽娜也变得很激动，由于弗朗特似乎变得失去控制，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根本不是你的孩子，”她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有这种念头。他根本不是你的。”

“什么？”弗朗特嚷道，继续走进屋里，绕过桌子，与茹泽娜面对面。“不是我的孩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完全知道他是我的！”

这时，一个女人从浴池走进来，身上湿的一丝不挂。茹泽娜应当擦干她，让她躺在床上。那个病人撞见弗朗特吃了一惊。他站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视而不见地瞧着她。

这给茹泽娜一个解脱的机会，她匆匆走向那女人，扔了一床被单盖着她，领着她朝床走去。

“那男人在这儿干什么？”那病人问，回头看了一眼弗朗特。

“他是一个疯子！他完全在胡言乱语地发病，我不知道怎样把他从这儿弄出去，拿他实在没办法。”茹泽娜说，用一床温暖

的毯子把那病人裹上。

“嗨，先生！”另一个在休息的女人大声叫喊，“你没有权利在这儿！出去！”

“我有这个权利。”弗朗特执拗地反驳道，一动也不动。当茹泽娜返回来时，他的脸色不再发红，而是苍白。他温和而坚决地说：“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你让他们打掉这孩子，他们可以把我也同时埋葬，如果你谋杀了这孩子，会有两条命因此受到牵连。”

茹泽娜叹了一口气，打开她的桌子抽屉，那里放着她那有淡蓝色药管的手提包。她摇了一片在手上，把它迅速抛进嘴里。

弗朗特不再叫喊，而是恳求：“我恳求你，茹泽娜，我恳求你，没有你我可怎么活，我会杀掉自己。”

这时，茹泽娜突然感到胃部一阵剧痛，弗朗特瞧着她的脸万分痛苦地扭歪，都有点脱象了，她的眼睛瞪着，视而不见；他看见她弯曲着身子，用手按着腹部，倒在地板上。奥尔加正在池子里洗浴，这时她忽然听见……她实际上听见了什么？这很难说，大厅里顿时变得一片混乱。她周围的女人都爬出池子，走入了隔壁房间，那里象是变成了一个旋涡，把一切都吸引在它周围。奥尔加发现自己也被这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抓住了，她豪不思索，仅仅由急切的好奇心引导，跟在别人后面。

靠近门边，她看见一群女人，她们转身背对着她，赤裸着，湿漉漉地，屁股朝天弯着身子。一个青年男人僵立在一边。

当奥尔加走得更近时，她看见护士茹泽娜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那个男人突然跪在她身边，叫道：“我杀害了她！是的！我是凶手！”

女人们湿淋淋的。其中一个人屈身在茹泽娜俯伏的身躯上，试图触摸她的脉搏。但这是一个无用的动作，这护士已经断了气，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光着湿湿的身子的女人们都急于想挤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前去，以便亲眼看一看死亡，看一看它出现在一张熟悉的脸上。

弗朗特仍然跪在地上，他伸手抱住茹泽娜，吻着她的面颊。

女人们在他上面时隐时现，弗朗特朝她们望了一眼，重新说：“我杀了她！逮捕我！”

一个女人说道：“咱们别呆站着了！”另一个女人跑到大厅去，开始呼叫救命。很快，茹泽娜的两个同事跑来，后面跟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这时，奥尔加才想到她没穿任何衣服，她在其他裸体的女人中间推推搡搡，挤在两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医生前面。她意识到这场面的荒唐，但她也知道这意识无济于事，她会继续再挤操一会儿，以便瞧瞧死亡，它吸引迷住了她。

那个医生徒劳地拿着茹泽娜的手腕，企图触摸她的脉搏。弗朗特不断地重复说：“我杀了她，叫警察来，把我逮捕。”

雅库布赶上了他的朋友，斯克雷托正在从医务所回到他的诊所去。他赞扬了斯克雷托的爵士鼓演奏，请他原谅在音乐会后他没有等一下。

“你这么快离开了我很遗憾，”斯克雷托医生说，“昨天是你在这儿的最后一整天，上帝知道你一直躲在哪里去了，我们有这么多的事要讨论。最糟糕的是，你可能同那个瘦骨嶙峋的姑娘一直在一起消磨时间。感激是一种危险的情绪。”

“你是什么意思，感激？我为什么要感激她呢？”

“你曾给我写信，说她的父亲曾对你很好。”

这天，斯克雷托医生没有门诊，那张妇科检查桌在房间后部显得空落落的。两个朋友使自己舒服地坐在一对扶手椅里。

“不，这远不是感激，”雅库布继续说道，“我要你保护她，我心里想到的最简单的事是说，我感激她的父亲。但其实真相却完全不同。我要结束我那段生活，所以我不妨把真相告诉你。我被关进监狱完全是她父亲批准的，事实上，她父亲认为他是要把

为了告别的聚会

我置于死地。半年以后，他自己被处决了，而我很幸运，免受了绞刑。”

“或者可以说，她是一个恶棍的女儿。”斯克雷托医生说。

雅库布耸耸肩，“他相信我是革命的敌人。大家都这样说我，而他就相信了。”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他是你的朋友？”

“我们曾经是朋友，所以他投票赞成判我的罪，所以他很自豪，这证明了他把理想置于友谊之上。那时候他给我打上革命叛徒的标记，他认为他在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某个更高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行为。”

“这就是你喜欢那个难看的姑娘的原因？”

“她同这些没有关系。她很无辜。”

“无辜的姑娘有成千上万，如果你拣出这特别的一个，也许正因为她是她父亲的女儿。”

雅库布耸了一下肩，斯克雷托医生继续说：“你和他一样有点反常。在我看来，你也认为同这姑娘的友谊是你一生中最了不起的行为。你否认你的正常仇恨，抑制你的正常憎恶，只是为了对自己证明你是多么高尚。这虽然是动人的，可是是做作的，完全不必要的。”

“你错了，”雅库布反驳道，“我并不想压抑任何东西，我对高尚行为不存幻想，我只是一看到她就为她感到难过。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被赶出了她的家乡城市，她和她母亲生活在一个山村，那儿的人不敢同她们有任何来往，长时间不让她读书，尽管她是一个有天赋的小姑娘。由于父母的政治态度就迫害孩子，这是可怕的。我难道也应该因为她的父亲便仇恨她吗？我替她难过，因为她父亲觉得把一个同志置于死地是必要的。”

电话铃响了。斯克雷托把话筒拿起来，听着。他面带愠怒，说：“我现在很忙。你的确需要我吗？”他又顿了一下后说：“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好吧，我就来。”他挂上电话，喃喃骂了一句。

“如果你有事，别为了我而耽搁，反正我得动身了。”雅库布说，从椅子上站起来。

“见鬼，”斯克雷托说，“我们得不到一个机会谈任何事。今天我本来有一些事想要同你商量，现在我完全乱了思路。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从清早起，我一直在想它。你知道它会是什么吗？”

“不知道。”雅库布说。

“见鬼，可现在他们要我去浴室……”

“这是最好的道别方式，正好在谈话中间刹住。”雅库布说，紧紧握住朋友的手。

茹泽娜的尸体躺在通常留给医生们值夜班的一个小房间里，几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个公安检察员也赶来了，他讯问着弗朗特，把他的供辞记下来。弗朗特再次恳求把他逮捕。

“你给她药片了吗？”检查员问。

“没有。”

“那么，更别说把她杀了。”

“她总是威胁说要自杀。”弗朗特说。

“为什么？”

“她说如果我不停止打扰她，她就要自杀。她说她不想要孩子，她宁死不愿女孩子。”

斯克雷托医生进来。他同检察员友好地互相问候，然后走到死去的姑娘身旁，把她眼睑翻开，检查结膜。

“医生，你是这护士的上级？”检察员问。

“是的。”

“你认为她服用的是一颗在你们的业务中可以得到的毒药吗？”

斯克雷托讯问了一下茹泽娜死亡的细节，然后他说：“听起

来不象是她在我们的诊所能得到的任何药。这一定是某种生物碱，如果具体是哪一种，那得根据尸检来决定。”

“她怎么能得到这样一种药？”

“生物碱是从某种植物中取得的物质，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得到一颗生物碱制片的。”

“一切都是如此神秘，”检察员说，“甚至动机。这位年轻人陈述说她怀着他的孩子，而她正计划作一次流产。”

“他叫她这样作的！”弗朗特叫道。

“谁？”检察员问。

“一是那个小号手！他想要从我身边夺走她，他逼迫她把我的孩子打掉！我对他们进行过侦察，他们向流产事务委员会申请过！”

“这一点我可以证实，”斯克雷托医生说，“今天，我们确实讨论过这护士的流产申请。”

“那个音乐家和她在一起吗？”检查员问。

“是的，”斯克雷托说，“茹泽娜护士称他是孩子的父亲。”

“这是谎话！那孩子是我的！”弗朗特叫道。

“没有人怀疑这点，”斯克雷托说：“但是，茹泽娜护士必须称某个已经结了婚的人作父亲，这样委员会才会批准流产。”

“那么，你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个谎言是卑鄙的！”弗朗特冲斯克雷托医生嚷道。

“根据法律，妇女有决定性。茹泽娜告诉我们，她怀着克利马的孩子，克利马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就没有权利怀疑她的陈述。”

“但是，你并不相信克利马先生有父亲的权利？”检察员问。

“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看？”

“总之，克利马先生只来过我们的疗养地两次，每一次他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访问都很短。他和茹泽娜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过任何亲密的关系。我们这个疗养地太小，这样的新闻迟早会公开。很可能，克利马被说成是父亲，仅仅是个幌子。茹泽娜护士说服克利马先生同意了它，以便委员会能批准作流产。正如你能想见，眼前这个小伙子几乎不可能予以合作。”

弗朗特不再搭理斯克雷托，他的头脑里已经一片空白。他只是不断地听到茹泽娜的话：你会逼得我自杀，你准会逼得我到这个地步。他确信是他导致了她的死亡，可他实在不能明白为什么。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一切，他象一个原始人面对着一个奇迹站着，象被一个谜弄得目瞪口呆的人。他变得既说不出来又听不到，他的感觉不能抓住任何深奥的东西。

（可怜的弗朗特，你将不明不白地度过一生，你将只知道你的爱情把你所受的人杀害，你将在前额上带着一个神秘的厄运标记，一个使人不能理解的该隐的标记，一个灾难信使的标记走下去。）

他脸色苍白，象盐柱一样迟钝。他没有注意到一个男人激动地走进房间，走到死去的姑娘身边，长久地把她凝望，并抚摸她的头发。

斯克雷托医生悄声说：“自杀，服毒药。”

新来的人蓦地转过头，“自杀？我凭我的全部身心知道，这个女人不会夺去她的生命，如果她把毒物吞服，那一定是谋杀。”

检察员惊讶地瞧着这个人，这是巴特里弗，他的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

雅库布转动汽车钥匙，开走了车。不久他就经过了疗养地的最后几座别墅，发现自己到了开阔的乡村。离边境大约有四小时路程，他并不想开得太快，想到他将永远不能再看到这个国家，这使得这块土地具有了一种珍贵的性质。他觉得它陌生了，它看上去和他心目中的样子不同。他不能逗留久一点真是遗憾。

为了告别的聚会

但是，他意识到拖延他的离去，无论是一天还是一年，都不会真正改变一切。不论他耽误多长时间，他都不会再深切地重新了解这个国家。他必须平静地承认这个悲哀的事实，他离开他的祖国，并没有能够认识它，没有从它所提供的一切中获益，他不但是一个没能得到他应得权益的债权人，而是一个没有还偿的欠债人。

于是，他想到那个他给了她假毒药的姑娘。他对自己说，他的杀人经历是他一生中最短的经历。他笑了：我做了十八个小时的杀人犯。

但是他接着在内心反驳道：不，他并非真的只当了很短时间的杀人犯——他仍是一个杀手，而且只要是活着他就是杀手。因为无论淡蓝色药有毒还是无毒，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他一直坚信它致死的毒力，但还是把它交给了一个陌生人，并且没有真正试图去救她。

他是考着这些，带着相信他的行为只是一个实验，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后果的安之若泰。

他的谋杀行为是一个奇特的行为：没有任何动机，从中什么也得不到。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显然，它唯一的意义是使他看到自己是一个杀人犯。

谋杀作为实验，作为一种自我暴露的行为，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他杀人是为了对自己解答这个问题：一个人有权利杀害一个劣等人吗？他足够承受这后果吗？谋杀是他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

的确，雅库布的行为中有某种东西把他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联系起来：谋杀的毫无目的及它的理论性质。但是，当中也有不同：拉斯柯尔尼科夫是探讨一个杰出的人是否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一个劣等人的生存，可是，当雅库布把药管交给那个护士时，他根本不这样想。雅库布对探讨一个人是否有权牺牲另一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生命的问题不感兴趣，相反，雅库布坚信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利，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心安理得地硬说他们有这种权利，这使他感到恐惧。雅库布生活在一个人的生命为了抽象的思想而被轻易地毁灭的世界里。他熟知那些傲慢的男女们的脸；不是邪恶的而是正直的，燃烧着正义的热忱，或者闪耀着愉快的同志之情，脸上表现出富于战斗性的天真单纯。有的还显出虔诚的懦弱，咕哝着歉意而又孜孜不倦地执行着他们都知道是残酷和不公正的判决。雅库布熟知这些面孔，他憎恨他们。而且，雅库布知道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一些人死，只有两样东西不让他们实现愿望：对惩罚的畏惧和进行谋杀的体力上的困难。雅库布知道，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力量在远处进行暗杀，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灭绝。因此，他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实验完全是多余的。

那么，他为何给那护士毒药？这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毕竟，拉斯柯尔尼科夫用了很长时间思考和准备他的计划，而他则仅凭一时冲动行事。然而，雅库布意识到，他也不自觉地准备了许多年，当他把毒药一拿给茹泽娜，这件事就变得象是一个罅隙，把他过去的全部生活，他容纳人们全部憎恶，从而获得了平衡。

拉斯柯尔尼科夫打算用斧子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时，他意识到他正处在一个可怕的门槛边缘，正处在违背上帝戒律的边缘，即使这个老太婆是一个邪恶的造物，他仍然是上帝创造的。雅库布感觉不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恐惧，对他来说，人不是上帝的造物。雅库布热爱崇高和优美，但是他认识到这些不是人类的特性，他非常了解人，因此不喜欢他们。雅库布是崇高的，所以要把毒药给他们。

“我是一个灵魂高贵的杀人犯，”他自言自语地说，似乎有点好笑和悲伤。

为了告别的聚会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害了高利贷的老太婆后，不能控制他良心上爆发的可怕的谴责风暴，雅库布深深确信一个人无权牺牲别人的生命，却丝毫无悔恨，可是，那个被他毒害的护士无疑是比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高利贷老巫婆更加可爱的一个人。

他试图假设那护士果真死了，以此来考查自己。不，他不应对这种想法有罪恶感。雅库布平静安宁地开车驶过令人悦目的乡村，它正在轻轻地诉说着别离。

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经历的谋杀行为是一个悲剧，并在他行为的重负下犹豫不决。雅库布惊奇地发现，他的行为没有受压力，容易承受，轻若空气。他不知道在这个轻松中是不是有比在那个俄国英雄的全部阴暗的痛苦和扭曲中更加恐怖的东西。

他开得很慢，不时因眺望风景而中断他的思想。他对自己说，那片药的插曲不过是一场玩笑，是没有后果的，是他整个一生在这块土地上没有留下痕迹，留下根，留下标记的象征。现在，他象一阵风就要离开这块土地了。

克利马抽了二百五十毫升血后，头有点晕，他不耐烦地在斯克雷托的候诊室等着，他希望与医生告别，并请他照顾茹泽娜就离开疗养地。“在他们实际上把它从我身上打掉之前，我仍然可以改变我的主意”——茹泽娜的这些话仍在他耳边回响，使他感到恐惧。他担心他一离开，茹泽娜就不再受他的影响，她也许会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

斯克雷托医生终于出现了，克利马匆匆握着他的手告别，对他杰出的爵士鼓演奏表示感谢。

“那个夜晚是美好的，”斯克雷托说，“你是了不起，我倒非常愿意再开一次这样的音乐会。也许我们还可以在别的疗养地举办演出。”

“我很乐意，我对你的支持很喜欢！”小号手热情地说，又加了一句：“我想请你帮一个忙：请你注意一下茹泽娜，我怕某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蠢念头又会钻进她的头脑，女人是难以捉摸的。”

“不会再有什么钻进她的头脑了，别担心，”斯克雷托说，“茹泽娜已经死了。”

克利马一下子没能理解斯克雷托的意思，医生必须对发生的事作出解释，然后他说：“这是自杀，但它看起来有点神秘。人们会产生各种各样古怪的念头——你知道，她去流产事务委员会后一小时就杀害了自己。但是，不用担心它，”他看见小号手脸色变白，便抓住他的胳膊，“幸运的是，我们的这位护士同一年轻的机械工有过关系，他坚信那孩子是他的。我断言你同茹泽娜决不会有任何性关系，是她说服了你扮演父亲，由于双方都是未婚时，委员会就会拒绝流产的要求。我只是想要你有所准备，万一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我看你的精神状态不好，真遗憾，你得振作起来，我们以后要开许多音乐会哩！”

克利马彻底说不出话来，只是继续握紧斯克雷托医生的手。

凯米蕾正在里士满楼他的房间里等他，克利马紧紧把她搂住，接着开始热烈地吻她——先是劈头盖脸，然后他跪在她面前，吻她的衣裙下摆。

“你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我只是很高兴和你在一起，你在这儿我感到很愉快。”

他们收拾行装，把它运到汽车上。他说他累了，要她来开车。

他们沉默地开着车。克利马精疲力尽，但非常轻松。想到也许会被询问，这使他有点不安。他害怕凯米蕾会由此知道一点什么。但是，他在心里重复着斯克雷托医生的话，即使人们询问他，他会装出是一个清白的上等人角色（在他的国家，这并不少见），他装作是一个父亲，只是为一个年轻女士帮忙。没有人能够为这样一个骑士气概的行为责备他，甚至连凯米蕾也不能。

为了告别的聚会

他看着她。她的美丽象浓烈的芳香弥漫在汽车的小小空间里，他觉得在他有限的日子里，他将愉快和满足地呼吸着这芳香。在他的内心，他听见一支小号柔和而遥远的声音。他决定在有生之年，他将愿仅仅为讨这个女人喜欢而搞音乐，为了他亲爱的女人，他唯一的爱。

每当她坐在驾驶盘前面，她都会顿时感到更加有力和独立。可是这一次让她很自信，不仅是驾驶员的角色，而且是她在里士满楼过道里遇见的那个陌生人的话。她不能把这些话从她心里驱走，他对他的面孔不能忘怀。这张脸比她丈夫光洁无须的面颊更富有男子气，这使她感到她实际上从来没有认识一个真正的男人。

她从眼梢斜睨了一眼小号手疲倦的面容，这张脸似乎有点下垂，露出一一种莫测高深的满意的微笑。而他的手正抚摸着她的肩膀。

这种过分的温存既不能愉悦她，也无法让她感动，它那令人费解的动机只能进一步证实她的怀疑，小号手对她保守了某个秘密，他在用铅包住某个秘密的单独的存在，不让她窥视。然而，这一次她的反应并不是痛苦而只是漠然。

那个男人说的是什么啦？他就要永远离去了。她的心怀着一种温柔缠绵的思慕感到悲伤。不仅思慕着这个男人，而且怀念着失去的机遇。不但这一个机遇，而且所有的机遇。她为全部失去的、错过的、漠视的机遇，甚至为那些她永远毫无所知的机遇而感到悲痛。

那个陌生人说他一直活得像个瞎子，他从来没有意识到有美这样一个东西。她理解他。她不是也一样吗？一直盲目地活着，心目中只有一个形象，被强烈的妒光照亮的一个形象。如果这盏探照一下子灭了会情况如何？成千上万个别的形象将会出现在白昼的光辉中，而那个象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男人就会仅仅变成许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男人中的一个。

她掌握着方向盘，她感到自信和美好，她想到：难道真是爱情把她限制在克利马身边——或者仅仅是害怕失去他？难道即使在一开始，恐惧就是一个爱的忧虑形式，一旦消退了爱（过度紧张和精疲力尽），剩下的只是一个空的形式？也许她所剩下的便是恐惧本身，没有爱的恐惧？如果她竟失去了这种恐惧，那还会剩下什么呢？

在她旁边，小号手又笑得让人莫名其妙。她瞟了他一眼，在心里对自己说，一旦她失去了嫉妒，那就什么都不会留下了。她开着车向前猛驶，忽然，她明白了前面某处有一条分手的路。自从她和小号手结婚以来，同他分手的念头第一次让她无任何忧虑。

奥尔加走进巴特里弗的寓所，请求人们原谅：“请不要为我这样闯进来生气，可我是这样紧张，我无法忍受孤独。我肯定没打扰你们吧？”

那个公安检察员也在屋子里，与巴特里弗和斯克雷托在一起。他回答说：“不，我们没被你打扰。我们已结束了公务，正在聊天。”

“检察员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斯克雷托医生对奥尔加解释。

“她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她和她的男朋友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中间，她忽然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到她嘴里了。我们所知道的就这些，我怕我们能知道的也永远就这些了。”

“检察员，对不起，”巴特里弗坚持说，“我要求你记住我在陈述中告诉你的话，茹泽娜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同我度过了她的最后一夜。这一点也许我没有对你讲得很清楚：这个夜晚很美好，茹泽娜非常幸福。这位平凡普通的姑娘只需摆脱她那敌意的枷锁和冷漠的环境，就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充满爱、温

为了告别的聚会

柔和高尚的光彩夺目的人。你不了解她的内心禁闭着一个多么美好的人，我重说一遍：昨天晚上，我为她打开了一道通向新生活的门，她有这种生活的渴望，但是有人阻拦了我，”巴特里弗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加了一句：“这一定是地狱的力量。”

“当遇到的是地狱的力量，我怕警察局就没有管辖权了。”检察员说。

巴特里弗不理睬这句讽刺话，“自杀的判断在这个案件里是绝对胡说，试想一下，正当她就要开始生活时，她根本不可能杀害自己！我再次告诉你，任何人指控她自杀我都不会容许的。”

“亲爱的先生，”检察员回答，“没有人指控她自杀，首先，自杀不是犯罪，它同刑事审讯毫无关系，它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事。”

“不，”巴特里弗说，“你认为自杀不是犯罪，因为对你来说，生命不过意味着只是活着。但对我来说，检察员，没有比自杀更大的罪孽了，它比谋杀还要坏。谋杀可以是出于复仇或贪婪的动机，但甚至连贪婪也是一种对生活的违反常情的爱。然而，那些自杀的人却带着嘲笑把上帝的馈赠扔进尘土。自杀是在造物主的脸上啐唾沫。我想让你知道，我要尽我所能证明这姑娘是清白的，你说她杀害了自己，可是告诉我为什么；她的动机是什么？”

“自杀的动机通常是某种神秘的事，”检察员说，“此外，探寻这些不是我的工作。你不要为我严守职责而生我的气。我有大量工作，我几乎没有足够时间对付这些。是没结束这个案子，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不期望会有任何戏剧性的新进展。”

“你让我感到惊异，检察员，”巴特里弗用一种非常冰冷的语气说，“我很惊异，你这么快就准备结束有关一个人生命的事。”

奥尔加注意到检察员的脸气得发红，可是马上把自己控制住，停了一会儿，用一种几乎过于温和的声调说：“那么好吧，让我们假设你是对的，发生了一件谋杀。咱们试着想象它可能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样发生的，在死者的手提包里，我们有一管镇静药，我们假设茹泽娜想要取出一片管里的药，但有却换了一颗看上去相似但却有毒的不同的药片。”

“你认为茹泽娜吞服的毒药是来自那管镇静药？”斯克雷托医生问。

“当然，那片毒药也许是分开放在手提包里的，要是自杀的话，那就会是这个情形。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谋杀，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有人在药管里放了毒药，这片毒药的形状和颜色都与镇静药相同。”

“恕我不能同意，”斯克雷托医生说，“把生物碱变成一颗光滑成型的药片不是那么容易的，它只能由某些人用类似制药机的东西制造出来，而这一带没有人有这种条件。”

“你是说这附近任何人都不可能配制这样的药？”

“是有可能的，但是非常困难。”

“对我来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够了，”检察员又继续说，“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谁可能有兴趣看到这姑娘死去的问题。她并不富裕，这样贪婪可以排除。我们也可以排除政治动机或间谍活动，剩下来的便是性方面的动机。那么，谁可能是我们的嫌疑犯？首先是她的情人。在她死之前，他俩之间有一场激烈的争吵，你们认为是他悄悄给了她毒药？”

没有人回答他，他继续说：“我不这样相信。那个小伙子还在为得到姑娘而奋斗，他想要娶她。她怀着他的孩子，即使这孩子是别人的，重要的是，他坚信他是父亲。当他一察觉她想要流产，他就变得绝望了。可是请注意，茹泽娜是从一个听证会上回来，不是从一次实际上的流产后回来！就我们这位绝望的英雄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失去，胎儿还活在她的身体内，他准备尽一切力量救它。当他这样渴望做她的丈夫，做她孩子的父亲时，认为她被他毒害是不可能的。此外，斯克雷托医生刚才向我们解释

为了告别的聚会

了，对一般人来说，得到一片制成象普通药的毒药是不容易的，这小伙子怎么能设法搞到这样一个东西，一个没有社会关系的毛孩子？谁能向我解释这一点？”

检察员一直朝着巴特里弗，这时他耸了耸肩。

“那么好吧，让我们考虑别的嫌疑犯，那个城里来的小号手。他几个月前结识了死者，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亲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总之，他与死者很友好，她感到可以直率地求他假装是孩子的父亲，陪她去流产事务委员会。她为什么求他而不求一个本地人？这很容易推测，住在这地区的已婚男人会担心流言蜚语，在家庭里引起风波，只有一个住在很远地方的人能为她提供这个帮助。此外，怀着一个有名的艺术家的孩子的传闻，这个护士是很对此得意的，同时也不可能损害小号手的名誉。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克利马先生毫不犹豫地就提供了这个帮助，那么，他干吗要杀害这个可怜的护士呢？正如斯克雷托医生刚才告诉我们的，克利马先生根本不可能是胎儿的父亲。但是，为了争辩的缘故，我们甚至可以考察一下这个可能性。让我们假设克利马是父亲，他对此很不愉快。可是告诉我，当她已同意接受流产，这一步并已得到官方的批准，他究竟为什么要谋害她呢？我们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巴特里弗先生，认为克利马是一个凶手呢？”

“你并没有理解我，”巴特里弗轻声回答，“把什么人处以绞刑，我不感兴趣，我只希望使茹泽娜免罪，因为最大的罪孽是自杀。甚至最残忍的受苦也会有某种神秘的价值，甚至处在死亡边缘的生命也是美丽的。一个没有直面过死亡的人不会知道这一点，但是对它我是了解的，检察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尽我的全部力量证明这姑娘是清白的。”

“我们有相同的感受，相信我，”检察员说，“毕竟，需要考虑第三个嫌疑犯，巴特里弗先生：美国商人。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死者同他度过了最后一夜。也许有人不同意，一个杀手不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自愿提供这样的情报。但是，这种反驳并不有力。巴特里弗先生在众目睽睽的音乐会上坐在茹泽娜身边，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他俩一道离开。巴特里弗先生很清楚在这样一个情形下，自己最好还是主动提供明显的事实。巴特里弗先生告诉我们，对茹泽娜来说，这个夜晚是很幸福的，为什么不呢？巴特里弗先生不但是一个迷人的男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美国商人，有许多美元和一个美国护照，能够使他周游全世界。茹泽娜被钉在这个小地方，有力找出去的门路。她有男朋友，他想和她结婚，但他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本地机械工，如果她打算同他结婚，她将就此永远决定自己的命运，永远不可能希望从这里逃出去。她没有别人，所以他们待着，但是她不愿无可挽回地和他结合，因为她不想放弃对一种不同生活的全部希望。接着，一个老于世故、仪表堂皇的男人忽然出现了，他完全弄昏了她的头，她梦想他会和她结婚，带她去一个遥远的国土。最初，她作为情妇是谨慎的，渐渐就变得越来越有要求。她明白她决不能放弃他，并开始讹诈他。巴特里弗已经结了婚，我知道他妻子定于明天从美国到来，就我所知，他爱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巴特里弗愿意不惜一切来避免一个丑闻。他知道茹泽娜习惯带一管镇静药，知道它们象什么样子，他是一个富翁，在国外有广泛的交往，对他来说，让某个人制作一片形状象茹泽娜的镇静药的毒药是很容易的。那个夜晚是美好的，当他亲爱的人入睡时，他悄悄地把毒药塞进药管。我相信，巴特里弗先生，” 检察员戏剧性地提高嗓门，“你是唯一有动机和办法谋害茹泽娜护士的人，我劝你还是交代吧。”

房间里很静，检察员直视着巴特时弗，后者以同样的平静回视着他，他的神情表现得既不震惊也不恼火，最后他说：

“我不惊讶你的结论，由于你不能发现凶手，你不得不找出一个会承担他的罪行的人。无辜的人应当承担罪人的罪行，这正是生活的一个奥秘，逮捕我吧，要是你需要的。”

为了告别的聚会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乡间，雅库布把车停在一个离边境只有几公里的村子里。他想在他的祖国品味一下最后的时刻。他从小汽车走出，沿着村子街道走去。

这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街道，生锈的废铜烂铁和陈旧的拖拉机轮胎乱扔在场子里，这个村子是缺乏管理、丑陋的。雅库布想，这些生锈的废铜烂铁就象他的祖国作为告别，啐向他的一句粗话。街道在村子的草地那儿结束，草地中间有一个小池塘，这个池塘也是没人照管，长满水藻。几只鹅在池中嬉水，一个男孩子正试图用一根枝条把它们从水里赶出来。

雅库布正要回到汽车那里去，这时他的目光被一个站在一幢屋子窗前的男孩吸引住了。这孩子还不到五岁，正透过窗玻璃望着池塘。也许他在瞧那些鹅，也许他在瞧那个用枝条挥赶鹅群的男孩。雅库布不能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这孩子的脸，但是吸引雅库布的是那副眼镜。这个小男孩戴着一幅显然是深度镜片的大眼镜，男孩的头很小，眼镜却很大。他忍受着它们就象忍受着栅栏，忍受着一个命运。他透过镜片凝望就象透过他被判终身监禁的一座监狱栅栏朝外望。雅库布回视着这孩子的眼睛，心里悲哀极了。

这感觉是突如其来的，就象一座水闸倒坍后突然倾泻而来的洪水。雅库布有很多很多年没有感到过这样悲哀了。他体验过痛苦、失望，但没有体验过悲哀。而现在它却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他不挪动一步他看到这孩子戴着他的枷锁，他怜悯这孩子和他的整个祖国。他觉得他已把祖国舍弃了，他拙劣地爱它，他那冷淡的、不成功的爱使他感到悲伤。

于是，他想到正是骄傲阻止了他爱他的祖国，一个崇高和优美所造成的骄傲，一个使他不喜欢自己的同胞，使他恨他们的愚蠢的骄傲，由于在他眼里他们只是杀人犯。他再一次回想起他曾把毒药给了一个陌生人，想起他自己就是一个杀人犯。他是一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杀人犯，他的骄傲已荡然无存。他已加入了他们，成为所有那些可悲的凶手的一个兄弟。

那个戴眼镜的男孩象一个石雕伫立在窗前，依然凝望着池塘。雅库布觉得这男孩没有伤到一个人，但仍被宣判终身承受一副可怜的大眼镜的负担。他的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他曾因为某些事人们不能阻止，某些事产生于他们，某些事他们不得不忍受而一直责备他们，正如判决是不可更改的。他想到他没有对崇高提出享有专利的权利，最大的崇高是热爱人们，即使他们杀了人。

他想到那片淡蓝色的药，在他看来，他悄悄把它放进那个可恶的护士的药里，是一个信息，一个恳求，一个要普通人群接纳他的乞求，尽管他总是拒绝被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很快回到汽车边，打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前面，开始朝边境驶去。今天之前，他还认为这会是一个轻松的时刻，他将会很高兴地离去，他将离开一个他出生错了的地方，一个他实在格格不入的地方。可是他现今懂得，他正在离开他唯一的祖国，他没有别的祖国。

“你不要异想天开，” 检察员说，“ 监狱不会是你的各各他，我们不会向你打开它的光荣之门。我从来也不相信你可能是杀害这个年轻女人的凶手。我为了让你明白一件事才指控你，她被谋杀的想法是荒唐的。”

“ 我很高兴你不是认真地提出起诉，” 巴特里弗以一种和解的口吻说，“ 你说得对，我企图对你证明茹泽娜的无辜，这是愚蠢的。”

“ 我很高兴你们已把分歧解决了，” 斯克雷托医生说，“ 至少我们有一个安慰：不管茹泽娜怎么死的，她的最后一夜毕竟是美好的。”

“ 瞧那月亮，” 巴特里弗说，“ 它像明天照耀得明亮，它把这

间屋子变成了一个花园，不到二十四小时前，茹泽娜还象一个仙女后统治着这个着了魔的花园。”

“十分强调正义是没必要的，”斯克雷托说，“正义不是一件人类的事，有盲目、残酷的法律的正义，也可能还有一个更高的正义，但是我没有听说过它。我总是觉得我是生活在正义之外。”

“你这是为什么？”奥尔加惊异地问。

“正义与我无关，”斯克雷托回答，“这是某种在我之外和之上的东西。总之，这个东西是非人性的，我永远不愿同这种令人反感的力量合作。”

奥尔加反驳道：“你是想说，你不承认任何普通价值？”

“我承认的价值同正义毫无关系。”

“譬如？”奥尔加问。

“譬如，友谊。”斯克雷托回答得很轻。

大家都陷入沉默。检察员站起身欲离去，在这一瞬间，一个念头闪过奥尔加的脑子。“顺便问问，茹泽娜带着的那些药是什么颜色？”她问。

“淡蓝色，”检察员回答，引起了新的兴趣加了一句，“可你问这干吗？”

奥尔加害怕检察员已经察觉了她的内心，竭力使她的问题显得无足轻重：“哦，我只是碰巧在她的钱包里看见过一管药。我不知道这是同一只药管吗？”

检察员没有察觉她的内心，他已经疲劳了，然后祝这伙人晚安。

他走了以后，巴特里弗对斯克雷托说：“我们的妻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去接站吗，好吗？”

“那我们走吧，顺便提一句，我建议你今天晚上服两倍你通常的药量。”斯克雷托关切地说。

巴特里弗消失在隔壁房间。奥尔加对斯克雷托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曾经给过雅库布一种毒药，淡蓝色的。他总是把它放在他的口袋里，我知道它。”

“这完全是胡说，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这种东西。”斯克雷托医生回答得很坚定。

接着，巴特里弗从另一个房间返回来，换了一条不同的领带，于是奥尔加向这两个男人告别。

巴特里弗和斯克雷托医生沿着白杨成行的街道朝火车站走去。

“瞧瞧那月亮！”巴特里弗说，“相信我，我们昨天在一起的确度过的良宵不可思议。”

“我相信你，但是你不应该冒这样的险，过分的激情对你会是十分危险的。”

巴特里弗没有回答，他的脸上显出的表情是愉快自豪的。

“你好象情绪非常好。”斯克雷托医生说。

“你说得对。如果是我设法让她生命的最后一夜成为一次美好的经历，那么，我有感到愉快的充分理由。”

“你知道，”斯克雷托医生忽然说，“有一件事我很久就想求你，可一直没有勇气。但是，今天这件事好象有某种不寻常的东西，它给了我勇气……”

“当然是应如此，斯克雷托医生，说吧！”

“我想要你收我做儿子。”

巴特里弗惊异地站住，斯克雷托医生开始解释他的要求的理由。

“我非常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你知道，”巴特里弗说，“我只是不知道我妻子的想法，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愚蠢的，她将比她的儿子小十五岁，这不会引起什么法律问题吧？”

“法律上没有规定养子必须比他的父母年轻。说到底，这不是亲生的儿子，更准确地讲，只是一个养子。”

“你绝对肯定？”

“很久以前，我就同律师们解决了这问题。”斯克雷托有点窘迫地说。

“你知道，这是很不寻常的，我有点吃惊，”巴特里弗说，“但是今天，我的喜悦是特别的，我想要让全世界幸福。如果它果真能使你幸福……我的儿子……”

两个男人在街道中间拥抱。

奥尔加在床上躺着（隔壁房间的收音机静悄悄的），对她来说，这是很清楚的，雅库杀害了茹泽娜，并且只有她和斯克雷托医生知道这一点。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她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她接着很惊异（我们知道她善于自我观察），这发抖是愉快的，她的恐惧充满了骄傲。

昨天晚上，当她满怀爱意地把雅库布拉到她身边时，他的心里一定怀着最可怕的思想，这些思想因此也变成了她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不扰乱我？她向自己发问，我为什么不向警察局告发他（而且永远不会）？我也是生活在正义之外吗？

但是，当她继续进行她的自我观察时，她越来越充满一种奇特的、极乐的骄傲，她感到象是一个正遭到强奸的姑娘，突然被一阵令人晕眩的欢愉攫住，她越反抗得紧，这欢愉就变得越是强烈……

火车驶进车站，两个女人相攀着走出来。

第一女人看上去大约三十五岁，她接受了斯克雷托医生的一个吻。第二个女人较年轻一点，穿着时髦，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巴特里弗吻了她。

“让我看看你们的小宝宝，”斯克雷托医生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瞧他。”

“要是我不很了解你，我会怀疑你有不忠实的行为，”斯克雷托夫人笑道，“瞧这儿，瞧他的上嘴唇！象你一样恰恰在同样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部位也有一个胎记。

巴特里弗夫人端详着斯克雷托的脸，大声叫道：“真的！我在疗养地的时候，这一点从来没有注意到！”

巴特里弗说：“这是一个如此奇特的偶然，我觉得可以无拘无束地把它形容成一个奇迹。斯克雷托医生是一个天使，他给了妇女们健康，把他天使的印记留在他帮助带到世上来的孩子们身上。因此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胎记，而是一个天使的印记。”

巴特里弗的解释使人人快活，并引得别人很愉快。

巴特里弗转向他那迷人的妻子，“另外，我还要特此庄重宣布，几分钟前，斯克雷托医生已成为我们的小约翰的哥哥，由于他们是手足，具有一个共同的标记是十分恰当的。”

“那么，你终于做了这件事……”斯克雷托夫人快活地叹道。

“我不懂，请解释！”巴特里弗夫人说。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今天我们有许多话要谈，有许多事要庆贺。我们将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周末。”巴特里弗说，挽着妻子的胳膊。于是，他们四人朝灯火辉煌的站台尽头走去，远远地抛弃车站。